

性與死



〈文化顯影系列〉

13

性與死

胡台麗 著

張老師出版社

文化顯影

13

胡台麗 著

胡台麗在完成紐約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的返國途中，單槍匹馬、豪情萬丈地奔向南太平洋，去探訪「性與氣質」的源頭，也是人類學祖師婆瑪格麗特·米德做田野的故地——新幾內亞，並前往超布連島追尋「庫拉之夢」，親身體驗人類學大師馬凌諾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中所描述的，用紅色貝殼串成項鍊去換白色手鐲的庫拉海上貿易……

翻開書頁，請接受「性與死」的邀約，進入似曾相識的人間。

ISBN 957-693-075-8



9 789576 930751

00220



性與死



文化顯影 13

胡台麗 著

〈文化顯影〉系列出版緣起

開拓文化心靈的視野

在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日益縮短的今日，瞭解不同文化的性格特質與深層結構愈發顯得重要。於是，出版有關文化研究與文化比較方面的書籍成為必然，也是最佳的溝通媒介了。

〈文化顯影〉系列叢書的推出，即以探討各種人類社會的文化現象為主旨，期能拓展讀者的文化視野，並增進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瞭解與關懷。我們期待，經由這份瞭解與關懷，映照出自己的歷史脈絡、社會現象、文化結構以及價值觀念。

此系列叢書所欲呈現的是最人性化的、最生活化的文化風貌與生活型態。藉著生動具體的文字敘述，與精緻真實的圖片影像，使各種不同的文化場景，猶如浸泡在顯影液中的相紙，由模糊而清晰，由陌生而瞭解。

在策劃此系列叢書時，除了從本土定點出發，探究發生在台灣社會中的文化結構與特性之外，也呈現台灣以外地區的異文化特色與變異，使此系列叢書之範圍涵蓋全世界之文化大勢，提供多種文化比較之參照。所邀請到的作者有國內知名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文化工作者，也極力搜尋各國獨特且具創見的文化研究著作，以流暢的譯筆展現多元的文化風貌，擴大文化比較的範圍。深願這樣的文化衝擊，能不斷激發我們去瞭解、去關懷，也去反省。

序

李亦園

胡台麗繼她的《媳婦入門》之後又有一本新書《性與死》要出版了，我得以先讀為快。

台麗在本書中重要的一部份是記述她去新幾內亞探訪她的祖師婆瑪格麗特·米德做田野調查的故地，那個半世紀以來為人類學家傳誦已久也引起很大爭論的「性與氣質」的源頭。米德在三〇年代初期與她的同好在新幾內亞研究三個不同的族群，她發現這三個民族的男女兩性角色差異極大，其中一個民族男性與女性都像我們理想中的女性溫柔細心，另一個民族則兩性都像我們刻板印象中的男性是粗獷外向，第三個民族則完全與我們相反，男的像女的，女的則像男的。這樣的現象使米德形成她著名的文化約束兩性角色與氣質的理論。經過半世紀的演變，新幾內亞雖然脫離殖民地地位成為獨立國，但是其「蠻荒」狀況尚無大改變，單就毒蚊滿天密佈就使旅遊者卻步，可是胡台麗卻單槍匹馬豪情萬丈地「五月渡希匹克河，深入不毛」去探險。我想除去要探訪她祖師婆的故地

之外，恐怕同時也有點想去尋找在她自己身上所顯露的有異於一般女性的氣質吧。我說她的有異於一般女性氣質，並不是說台麗「毫無女人味」，其實恰好相反，台麗是一位具有相當吸引力的女性，看到她的人都會想多看她幾眼；她的特別之處是具有中國女性的嫵媚細緻之外，卻又具有一般女性少有的獨立、剛毅、冒險犯難、鍥而不捨的精神。這種同時兼有女性與男性氣質的性格，假如讓瑪格麗特·米德看到了，一定會大為稱讚她的這一位「五傳弟子」，並且在她的三種性別氣質型態之外，再加上第四種型態。

讀者假如細讀《性與死》這本書，一定會同意我上面所說的話；台麗在完成紐約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返回中研院民族所的途中，特地繞道去南太平洋一行，目的不但要去探訪米德調查故地，同時也去了另一位人類學祖師爺馬凌諾斯基所調查的超布倫島。她在離開新幾內亞首府莫瑞斯比港上飛機之前尚不知棲身何處，但卻毫不畏懼地指向這個目前仍然有許多女性上身裸露的珊瑚島，目的是要親身體驗大師馬林諾斯基在他的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書中所描述的，用紅色貝殼所串成的項鍊去換白色貝製手鐲的「庫拉」(kula)海上貿易。這種貿易真的有那么大的誘惑嗎？對一般人來說，實在無法理解，但是你若瞭解人類學者心中所想要追尋的是什麼，也許你多少就會同情她冒險的意義了。胡台麗千辛萬苦，不畏艱難地追求她的「庫拉之夢」，看到島民如何仍然著迷

於那種貝製飾品的交易，以及村落與村落之間，酋長與酋長之間如何交互以炫耀之宴以取得其名望與地位，她終於真正體會到「這個社會給與取的原則。有價值的東西大都在流動，譬如去年甲得到的獎品今年頒贈給予乙，明年再由乙傳丙，沒有人永久佔有。地位和榮耀的取得不但靠積聚財富，還要靠分散財富。由有到無，由合到分的過程充滿了戲劇性」，這就是超布倫島社會最基本的準則，而人類學家的目的就是要在許許多多奇風異俗，幾乎無法理解的習慣中，去體會那個民族自己內在的行為意義與法則。這種我們稱之為「主位觀察」的立場，不但使我們瞭解被研究者社會價值的深處，而且進而體會到全人類社會關係的遊戲準則，就如超布倫島人所強調的地位與榮耀的取得，不但要靠積聚，同時也要靠分散給予，這豈不也正是我們自己社會經常用以諄諄教誨的原則嗎？

其實胡台麗全書都是以同一出發點而開展出去，她以無比的狂熱想去探索別人或別的社會心底的語言，並且為他們說話，為他們作詮釋，甚至於扮演一種代言人的身份。例如在「鱷之船」一篇中，台麗引述一節新幾內亞人的傳說：

世界之初一片汪洋，只有一條鱷魚居其中，鱷魚生人，人係賴鱷魚而生。後來人尋求獨立，便以石頭擊殺鱷魚。可是鱷魚一死，人後悔了，流淚不止，形成希匹克河。

台麗對這一節傳說的詮釋是要等到她自己親身渡希匹克河時受到無數大蚊子攻擊時才出現，她說：

返琶村途中，我躺在鱷魚船裡一直思索著：有沒有法子撲滅蚊子使這個美麗的河域成為適於人居的地方？可是我又憂慮如果使用化學藥劑滅蚊或許會把河裡面人類賴以維生的魚蝦也全毒死了，那則鱷魚傳說像在警告著悲劇的發生。我望著流淚不止的希匹克河默禱。

這就是胡台麗，她能用深刻的觀察去體會別人思維，她又能用無比的愛心去為別人著想。

胡台麗就是以這樣無比的愛心與深刻的觀察去探討斯里藍卡的錫蘭人、臺灣山地的高山族、甚至於住在基隆以及東部的退伍軍人。她在題名為「淘汰邊緣」一篇中，報導基隆碼頭的退伍軍人因載貨的馬達三輪車被強制淘汰所產生的困境時說：

基隆濛濛的碼頭呀！三十出頭的好友林君，在一個雨夜被急駛的貨櫃車撞死，沒有人會因交通安全的理由禁止貨櫃車行駛。馬達三輪車卻不一樣，它不好看、不現代，因此有礙交通，危害安全。人老了要退休，東西舊了要淘汰，這是生存競爭的定律，可是退而不能休，不能安，就像隨處散置炸藥，輕輕一觸就有爆炸的危險。……那天以後，

基隆港除了船啊，海水啊，綿密的雨外還增添了一層令我悸動不安，揮之不去的陰影。

這是胡台麗的愛心，她關心遙遠大洋上的島民，關心被忽略了的人，關心被遺忘了一群，為他們忿忿不平，也因此被人誤認為她有點愛管閒事了。

「淘汰邊緣」一文刊出之後，真的有人問我：「你這個學生為什麼如此好管閒事？」台麗是不是好管閒事？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台麗最近這幾年選擇退伍軍人的社區或家庭作為研究的對象，因為退伍軍人的生活與行動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就像都市中的山胞一樣值得探究。人類學家的研究一種現象，都喜歡採用「參與觀察」的方法深入去探討，一住經年，所以能對問題作很深層次的瞭解，因此也能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場去想問題，這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主位觀察」的意義。人類學家因為能夠這樣設身處地去看問題，所以也就會在撰寫學院式的報告之餘，為他研究的對象付出一些關愛，有時更會為他們做出一些不平之鳴，寫一些較通俗的文章為他們呼籲，最少把問題向社會披露出來。這不僅胡台麗如此，她在中研院民族所大半的同仁也都如此。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同仁關懷少數民族，關懷當代社會文化的動向，已是相當長久的事了。但是這種以社會為探討的對象並經常發表非純學院式的論文，對中研院的人文研究傳統多少已構成叛道的趨勢。中研院前此的人文研究傳統，是以全心全意浸淫於

書齋與資料之中，儘量避免牽涉到現實的問題，更不鼓勵在報章上寫文章，這是一種純學院式的研究傳統。民族學研究所成立較晚，它以研究少數民族以及現代社會文化變遷為重心，研究的儘是高山族、都市山胞、一貫道、新約教會、工廠女工、生態污染、民族特性、工業倫理，甚至乩童、祭祖、拜拜都在內，這些研究的結果當然也寫成很多專門的學術報告，可是也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因此研究者就不免主動或被動地寫一些較通俗的文章向社會說明。慢慢地這就形成另一種風氣，構成一種不完全以書齋，而以全社會為對象的學術傳統。二十多年來的發展，中研院內的這兩種研究趨勢已逐漸成為兩個相互激盪、相互刺激的傳統，使中研院的人文研究在學院興趣與社會責任之間取得一定程度的均衡。胡台麗的文章代表她自己的風格，但是也代表這一種學術傳統的新的發展。

序於一九八六年

島嶼戀情

胡台麗

——《性與死》新版自序

最近的這個冬天特別溫暖。我從台灣海峽對面廈門灣附近的村落做田野回來，思考著島嶼與大陸、文化的漂流與根植問題。

同時間，為將改頭換面出版的《性與死》重新挑選照片。腦中閃現的是晶亮洋面中大大小小島嶼的身影，撲鼻而來的全是海水的鹹濕味道，因而意識到潛藏在體內濃厚的島嶼戀情。雖然對大陸也滿懷好奇，但感覺最親切、最想擁抱的卻是島嶼。島嶼是我生命的源頭，旅程的起點與終站。

浩瀚的太平洋中有兩萬五千多島嶼，福爾摩沙只是其中之一。我們對於其他島嶼的關心與認知遠不及歐美大陸與中國大陸。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這個世界數一數二大島上隻身闖蕩的經驗是我年輕歲月中最浪漫也最冒險之舉，隨時都面臨性與死的陷阱與困惑。

可是，又好像所有的夢想都在碧藍的海天中揚帆，縱心所欲地飛馳，不亦快哉！

不同於真正的田野調查，這些旅程並沒有給我收集資料與整理發表資料的負擔。一路行來只是憑藉著我出生島嶼所賦予的向外探索的本能慾望以及人類學訓練所引發的智識上的興趣，以印證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共通感。我特別想知道：與台灣原住民同樣操南島語族語言的族群是否仍延續著一些共有的島嶼生存發展的習性？他們在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強力衝擊下呈現了怎樣的面貌？他們面對一個從台灣島來的完全陌生的女子會作出怎樣反應？

不可能忘記那些生動的面容。我的旅程追尋的並不是名勝古跡，而是土生土長的人。也曾在歐美大陸旅遊，可是視線大多為觀光手冊的巍然建築所導引，人反而成為模糊的影子。島嶼的族群建築沒有宏偉的形貌，不會把人壓成渺小的動物，人才是活動的主體。只有征服者才帶來那樣高傲的形式與美感，突出於人與自然原有的平衡點之上。

印度洋中的斯里蘭卡潮聲不斷。征服者對於島嶼有所偏好，茶葉與香料等能增添他們平淡生活的情趣，但帶不走也無意帶走的是沈浸在日落烏啼中的島嶼子民。和這些子民的因緣際會讓我浮起哀傷之情，久久不能自己。可是除了用筆記下內心的悲慟與祝福，我還能做什麼？

返回自己的島嶼就不同了。這是我生長、耕耘的土地，它的美與醜都是我的一部份，我無法置身其外。而我在其他島嶼的經歷也可以與台灣島上的人分享，這是促使我提筆的最大動力。我會不時離開這個島嶼，為求學、為會議、為影展、為田野採訪，或純為旅遊，可是我很清楚我歸屬台灣，我從來沒有興起背叛的念頭。

《性與死》的另一面向就是發抒我對自身所屬島嶼的感慨。它的虛偽、它的朦朧、它的冷漠、它的勢利、它的健忘，在日常生活經驗中俯拾皆是。可是我們又不甘心，總希望撥開雲霧展現皓潔的月。於是，對於新生世代，不免寄予青鳥的希望；對於親密的陌生人，懸掛自省的鏡子；對於虛偽的文明人，揭開他們的假面；對於一點點單純的心，刻意地灌溉維護；而在現實世界中彌足珍貴的浪漫之情，祝禱它開花結果；在砂石荒地上流血汗的，協助他獲得嚮往的土地；在淘汰邊緣的，給予他生存的保障。

不求理解、不肯付出、不夠專注的戀情終將為海水吞噬。島嶼戀情的維繫要有日升日落、潮來潮往的恆心。

一九九三年初春序於台北

《目次》

開拓文化心靈的視野《出版緣起》

序 李亦園

島嶼戀情《新版自序》 胡台麗

域外篇

項鍊與手鐲的誘惑

炫耀宴

鱷魚船

性與死

一頁被遺忘的歷史

日落·烏啼·星滿天

失落的茶園

1 2 25 41 67 87 98 112

域內篇

有理之脫與無理之脫

遙遠的炮火

一點點的心

合與分之間

親密的陌生人

青島學生

淘汰邊緣

劉必稼顯影

願嫁山地郎

附錄：虛懷若谷的善意 王桂花

——訪人類學者胡台麗

123 124 133 139 145 152 158 165 172 186 203

域外篇



項鍊與手鐲的誘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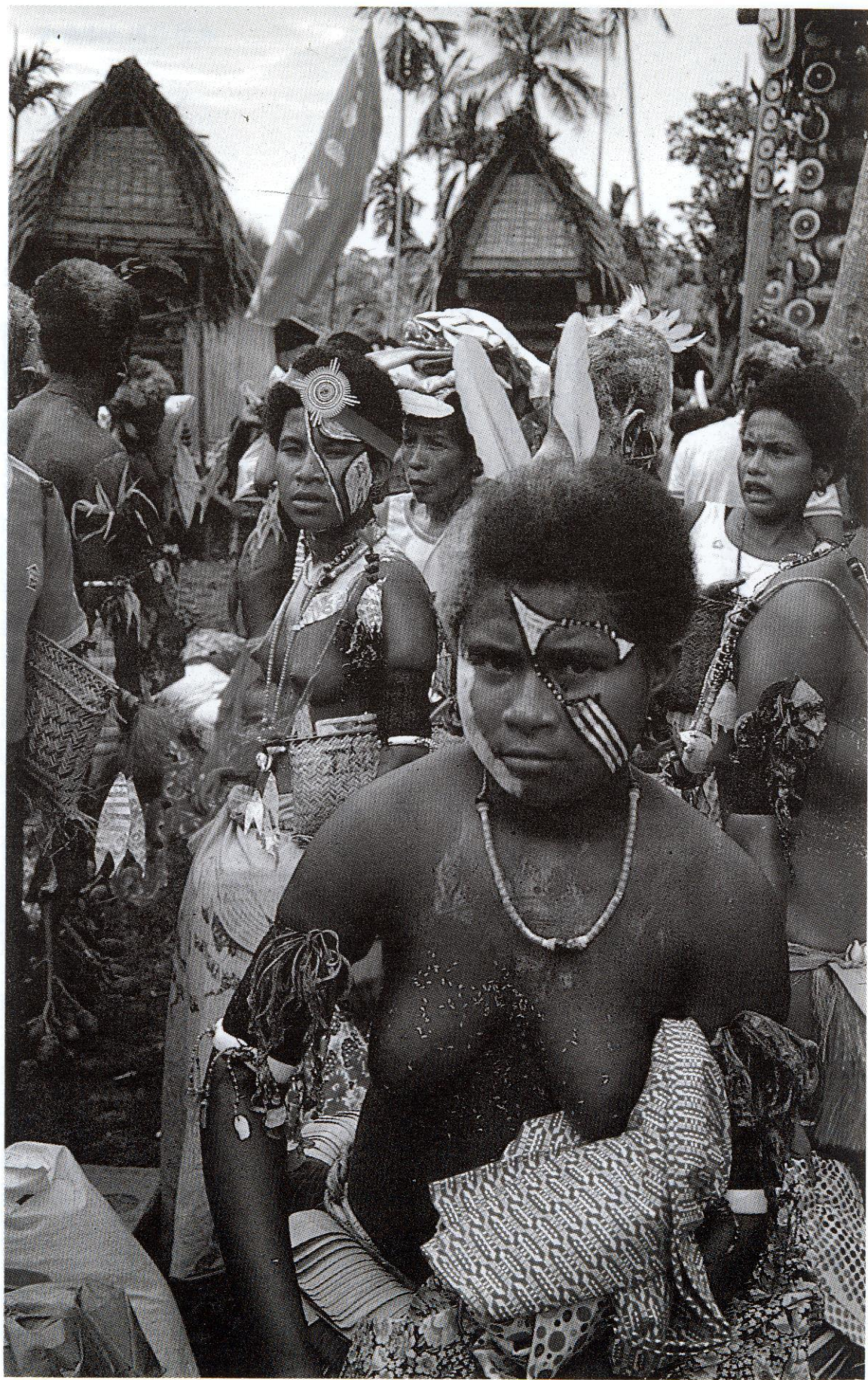
公雞啼聲此起彼落。草屋窗外黑漆一片，超布倫島 (Trobriand Island) 的第一夜仍留連不去。

我翻身坐起，從背包裡摸出蚊藥塗抹在手腳痛癢的部份。伊瑟克之妻依娃塔西也醒了。她點亮煤油燈，跨過兩個熟睡的孫兒，然後打開棕櫚葉編織的手提袋，放一顆檳榔在口中。她又從椰殼製的容器中挑了些石灰，和著檳榔與芥菜一併咀嚼。

出奇不意地，依娃塔西移到我身旁，手裡握著一串紅項鍊。

「壽拉瓦」，她指指項鍊，告訴我這東西的名稱。「一件禮物，送給你。」

我眨眨眼，不敢相信。貝殼項鍊，紅色的貝殼項鍊，這不就是我千里迢迢趕來超布倫島想親眼目睹的寶物之一？她怎麼會輕易贈給一個陌生人？我將信將



項鍊與手鐲是超布倫島難以抗拒的誘惑。

疑，任她把項鍊繫在我的頸子上。天明之後，我終於看清楚這是一串橡膠仿製的「貝殼」項鍊。我也以一串鍍「金」項鍊回贈。

在敘述項鍊與手鐲的故事之前，我得先交代一下伊瑟克收留我的經過。

新幾內亞航空公司的國內「天堂鳥」客機往超布倫島東飛之際，我的心在跳躍歡唱。這個島自從我接觸人類學以來一直活在我的夢想中。因此，我毫不遲疑地把它排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旅程的第一站。可是，島上我一個熟人也沒有，又聽說只有一家索價昂貴的旅館，遊客一到那裡似乎讓它吃定了。

接近澄明秀麗的 Milne Bay，機身急降而下，停落在中途站 Alotau。空中小姐宣佈飛機有點小故障，要請示總指揮部才能決定是否繼續飛行。幸好有這一段「不幸的」插曲，我得以結識伊瑟克。他在我前面下機，五十來歲，拄著木杖，轉頭對我友善地微笑。我靈機一動，向他求教：

「請問超布倫島上有沒有人家有房間出租？我願意以十 kina（約等於四百六十元臺幣）一晚的價錢租一星期。島上那家旅館太貴了，我住不起。」

他沈吟了一會兒，答道：「妳如果願意，可以和我一起回土夸武夸村，住在我家裡。我們村子是全超布倫島最大的。我們的酋長也坐在這架飛機上。那個抱著孩子的女人是酋長的甥女。」我喜出望外，馬上答應了。

「天堂鳥」居然帶著傷繼續向超布倫島飛去。酋長的甥女柔絲坐在我身旁，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架，求神保庇。她的舅舅不苟言笑地坐在另一邊靠窗的位子上，四十歲左右，穿襯衫、西裝褲與常人無異。柔絲告訴我他是全島第二大酋長，才繼位四、五年。

無法描述，這組詩樣的島嶼。不是沒見過碧藍的海水，但是很難想像捲浪拍擊著這群大大小小、形狀特殊、聚散有致的珊瑚島時，竟展現出如此豐富而柔潤的色澤！我的臉頰緊緊貼著機窗，貪婪地攝取無限美景。

「看哪！我們的祖先到過所有這些島進行庫拉貿易！」酋長站起身興奮地指點著窗外的島嶼以超布倫語叫道。透過柔絲翻譯，我的心跳加速了——「庫拉貿易！你們是不是還到這些島進行庫拉貿易，交換美麗、珍貴的項鍊和手鐲？」她不置可否地露齒一笑，忙著掀起衣襟餵乳。事實上柔絲對家鄉近況已不甚了然。她隨先生在首都摩瑞斯比居住，五年沒返家，這次回去是爲了參加娘家新居的落成禮。我注意到柔絲五歲大的兒子頸子上繫了一串貝殼項鍊。「這串項鍊是不是庫拉貿易交換來的？」柔絲搖搖頭，告訴我項鍊是她父親買給她的，中間穿了一顆她父親的牙齒。如果她父親去世，父親氏族的人會照顧掛牙齒項鍊的子孫。

看到這裡，不知情的讀者一定以爲我有首飾狂。我不否認某些別致的項鍊、

手鐲等對我有相當吸引力，但是和一般女孩子比較起來，我購買以及配戴首飾的興趣並不高。爲什麼到了超布倫島我會對項鍊、手鐲這麼神經過敏呢？這全是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祖師爺馬林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引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林諾斯基在超布倫島上作了兩年深入的參與觀察研究。他發現散佈在 Milne Bay 的珊瑚群島間存在著一種非常特殊的貿易活動，稱爲庫拉 (kula)，交換的物品只有兩種：紅色的貝殼項鍊 (soulava) 與白色的螺貝手鐲 (mwali)。有趣的是紅貝項鍊一直以順時針方向逐島傳遞，白貝手鐲則沿反時針方向交換。每個島、每個村落中參加庫拉交易的男子有他長期固定的貿易伙伴。每年當季節風起的時候，他從揚帆而來的貿易伙伴手中換得了有特殊命名的項鍊或手鐲，把玩一陣子之後，必須將此物品傳給另一伙伴。也就是說項鍊或手鐲一旦進入庫拉貿易，它們永久旅行著，沒有一個交易者可以據爲己有或長期保留。通常一個人參加了庫拉貿易，他的子孫會承繼下去，與世代之交的貿易伙伴交換被視爲無價之寶的項鍊與手鐲。

我是多麼渴望見識一下這奇妙的庫拉貿易以及美麗的項鍊與手鐲！



從小開始就與項鍊爲伴。

彎彎似釣鉤的超布倫島在望了。島上無山，青蔥村野間散佈著數百個聚落。我昂奮的心情在下機後五分鐘轉為焦慮。所有的行李都從機艙卸下了，却不見我的兩只皮箱。

酋長與柔絲受到親人熱烈的迎接，搭上一輛小貨車離去，柔絲臨走時對我說她會拜託在機場工作的親戚幫我追查。伊瑟克的兒子以諾西和另一些村人來接機，等在另一輛小貨車前。詢問結果發現，我的行李已在 Alotau 機場卸下，要等下一班飛機，也就是三天後才能運來。既來之則安之，能夠平安降落已經是天保佑了。我自我安慰一番，隨伊瑟克登車。

駛入一個幢幢草屋相連的村落。車一停，村人驚喜地衝上前來，觸摸我的手臂、頭髮。「臺灣」、「台麗」的呼聲不絕於耳。我的驚喜不下於他們，充滿新鮮感地左顧右盼。一位髮上插了一朵紅花的少女，非常親切地牽著我的手，引我爬上伊瑟克家的小木梯。伊瑟克的妻子取出一張新的草蓆舖在杆欄式住屋的涼臺上請我坐下。

接連不斷地有人趨前與我握手，說一聲「伊那古」。「伊那古是什麼意思？」

我問伊瑟克之子以諾西。「媽媽」，他回答。在這同時，有一位老頭子叫了我一聲「媽媽」，愉快地退下了。

伊瑟克打開背包分發從首都摩瑞斯港帶回的村人親友的信。最後，取出他在外工作的大兒子送給家人的禮物——塑膠運動鞋。「臺灣製的！」以諾西叫道。在無遠弗屆、唯利是圖的世界貿易體系籠罩下，不以營利為目標的項鍊、手鐲貿易顯得更神祕了。

烏雲密集，雨倉促落下。幾頭小豬避走架空的住屋下層，我也進入屋內席地進餐。盤內盛了幾條小魚和島上的主食薯芋 (yam)，是一種比蕃薯、芋頭好幾倍的根莖作物。

第二天我雖然掛著一串仿製的紅貝項鍊，我的注意力却讓即將來臨的一個盛大慶典以及酋長間的緊張衝突牢牢吸引住。我發現庫拉貿易自古以來在這個村落並不盛行，況且庫拉貿易一年在一地只進行一、兩個星期，我想在短短的停留期間見到庫拉貿易簡直是奢求。

下午隨鄰居女孩葛婉到水源處汲水。清泉從一洞穴汨汨流出，聚成一個小水潭。旁邊另外一個與海水相接的池塘是婦女和小孩洗澡、洗衣、洗碗的場所。有位婦女上身披草葉，葛婉告訴我那是婦女懷第一胎的標誌，要披兩個月才取下。

了。」強恩回答。

「天哪！」我忍不住呼叫起來。「船隊在那裡？已經交易完了嗎？」

馬里吉塔的突然現身重新點燃我的熱望。他告訴我，一週前他們五十人分乘三艘庫拉船到達超布倫島東岸的歐凱伊布瑪村。他帶來一個漂亮的手鐲，交給該村的庫拉伙伴。他的伙伴由東岸步行到西岸的喜那克達村，將此手鐲傳給另一位伙伴，並預期換得一串項鍊讓馬里吉塔帶回去。可是，住在超布倫島西南方的都布島的庫拉伙伴把項鍊送晚了。馬里吉塔他們等候了好幾天，一直到項鍊已送到喜那克達村的消息傳來之後，才訂於明日划往該村親自去取項鍊。

喜那克達！我明天要趕去喜那克達！

三艘庫拉船是體積較大的獨木舟，容量有限，而且停在盧蘇亞村，明早四、五點就要啓程，我是不可能隨船隊去的。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徒步的話要走一、兩天，雇小獨木舟不安全，並得花一整天工夫才能划到。看來只有向那家獨一無二的旅館租車了。

旅館老闆是個上了年紀的澳洲人，見到我這「脫軌」的觀光客不甚友善。我打量了一下這幢設備簡單、索價昂貴又遺群獨立的旅舍，不禁暗自慶幸沒有寄宿該處。老闆說他的小貨車明天有可能出租，租金是二十五 kina（一千餘元臺幣）。



婦女池畔的依娃塔西姐妹，胸前垂掛著紅貝項鍊。

我們又到亂草亂石堆中上完「廁所」，再返回伊瑟克的住宅。

寄居在伊瑟克家的男孩強恩與一位頭髮花白的長者坐在涼台上聊天。

「這是我的父親馬里吉塔。」強恩爲我介紹。

「他從克他瓦島來看你嗎？要住幾天？」我問道。克他瓦島是位於超布倫島東方的一個小島。強恩前一晚告訴我他的父親與伊瑟克屬於同一母系氏族，他與他的母親則是伊瑟克母親氏族的人。這些島嶼是母系社會，土地由舅舅傳給甥兒。強恩在克他瓦島唸完初中之後，寄宿超布倫島唸新近設立的高中。

「他是隨庫拉船隊來的，明天一早就要走

陪我同來的以諾西，一聽這價錢可嚇壞了，勸我打消前往喜那克達的念頭。「對了，神父不是也有車嗎？可不可以向他借？」我想起那天由機場到土夸武夸村搭的那部車子，聽他們說是屬於天主堂神父。

「妳可以試試看。神父是好人，我們雖然脫離了天主教改參加聯合教會，他有時還是願意幫忙。」以諾西不瞭解我為什麼這麼急切地想趕去喜那克達看庫拉交易。

●
傍晚我厚著臉皮，拉住葛婉的手壯膽，緩緩推開神父住屋的紗門。

「神父——」

對於別人有所求的語氣、神情，他必定是聽慣見慣了。眼鏡後的雙目露出了然的笑示意我坐下。

「妳為什麼來這個島？」他問。我答道：

「馬林諾斯基——」他立刻瞭解了，自然也明白我渴望一見庫拉的心情。可是，他在這個島上有特殊使命，沒有必要理會觀光客。

「從這裡到喜那克達大約要開兩個鐘頭，並且路況很不好，車子很容易拋錨

或受損。」他說。

我想神父是不可能借車子給我了。

「如果妳一定要去，可以走水路。我有一艘柴油汽艇明天可以租給妳，由我的一位工人送妳去。妳付十二kina租金。」他接著說。

「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謝你，就此一言為定，我明早出發。」我喜不自禁，雖然葛婉認為十二kina的價格還是偏高。

「神父——」

「嗯？」

「我還有一事請求。我的行李在Alotau，將隨明天的飛機抵達。我的照相底片都在行李箱裡面，您有沒有多餘的膠卷出售？我想把庫拉盛況拍攝下來。」

「我從來沒想到在教會附設的那間小雜貨店裡賣底片。不過我有兩卷過時的膠卷，你不妨拿去試試看。」

我又是千恩萬謝地從他手中接過那兩盒底片，然後塞給他五kina，他沒有推拒。在這物資缺乏的島上，神父扮演「有應公」的角色。他不但是神的福音傳佈者，也是文明的先驅。村裡的青少年、兒童，一到晚上喜歡湧到他的房內及窗口，觀賞去年才購買的錄影機放映的節目。

「神父——」

「嗯？」

「您來這裡多久了？」我的請求終於結束，開始閒話家常。

科寧翰神父告訴我，他離開家鄉澳洲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傳教已經二十七年。前十四年在拉堡（Rabaul），近十三年居住超布倫島。他剛來這島上時另外有一家旅舍，是中國人開的，經營得不錯，却不幸於一九七四年讓一場大火燒掉了。老闆後來遷到雷城（Lae）開了一家製餅廠，非常成功。神父說，他在這裡這麼久還沒有親眼看過庫拉貿易。

我的庫拉夢快圓了！美麗的項鍊與手鐲在向我招手。

次晨伊瑟克與以諾西忙著籌備慶典。伊瑟克的第三子威廉、葛婉和另一位少年潘尼亞斯陪我同行。

「船準備好了，快趁潮水退却之前出海。」神父說。

推船下水，岸上樹叢裡傳來孩童嘹亮的歌聲。

「他在唱什麼？」我問道。

「歌詞的大意是說，一個女人和丈夫離婚，另外嫁了一個人，可是新丈夫對她並不好。」潘尼亞斯為我翻譯。

水退得差不多了。船夫唐尼是同村的人，他吩咐兩個男孩划槳，他自己則跳下水裡撈起好幾把長著成串晶瑩顆粒的海草丟到船裡讓大家吃。我嚐了幾顆，味道不錯，只是非常鹹。陽光照在這片淺淺的水面，映現迷人的淡藍與鵝黃。碎絮般的白雲散了一天，像在俯視水中倒影，癡迷不動。風很輕，槳聲很脆，我們緩地搖入深洋。

引擎發動，破浪而行，把幾艘撐著帆的獨木舟遠遠拋在身後。有條小船上坐著五個七、八歲大的孩子，他們捕了幾條魚，生火烤食。

「小心！前面有礁石。」船險些撞上，害我捏把汗。船翻了怎麼辦？我不禁想起馬林諾斯基有關飛行女巫的記載——當地人相信翻船本身不一定會致人死命，最大的危險來自飛行的女巫。女巫住在村子裡與常人無異。但她們有千里耳，可以聽到遠方船隻的翻覆聲，然後以肉眼見不到的化身飛往該處，猛烈襲擊落在水中的人。庫拉船員在出航前、旅程中，尤其在翻船時要施行一套巫術，以期模糊飛行女巫的視線，或者吸引一條大魚救他們上岸。

撲嗞一聲，一條碧綠的魚由水底飛竄而出，令我們驚羨不已。我打開小店買

的日本進口的沙丁魚罐頭和雷城中國餅廠包裝的餅乾請大家吃。喜那克達愈來愈近了。

「啊！快看！那幾艘是不是吉他瓦的庫拉船？」葛婉手指東方海面，三艘船往超布倫島南端與娃庫塔島間的缺口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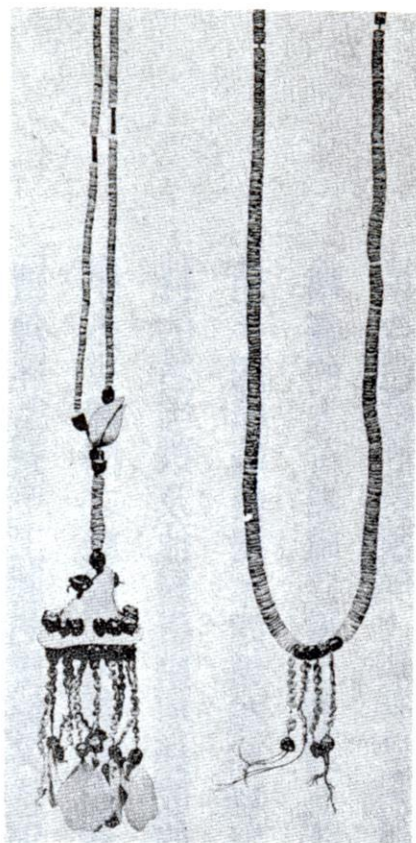
「不可能！庫拉交易不會這麼快完成，他們才到怎麼就走？」我叫道。其他人默默望著遠去的船影露出迷惘的神色。

喜那克達的椰子樹、喜那克達的教堂、喜那克達的茅屋、喜那克達村前寂寂的沙岸，都見到了，只是不見應該泊於該處的二艘庫拉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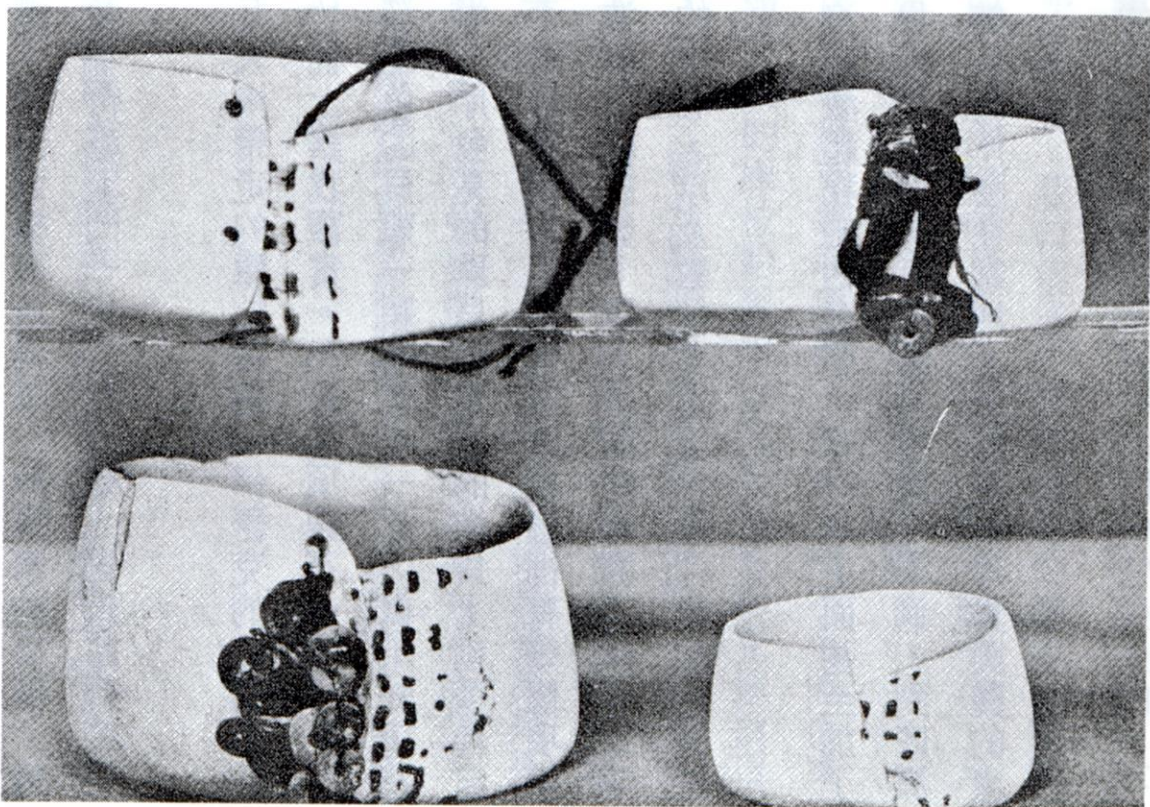
「該死的！搞什麼鬼？」我忍不住咀咒。

伊瑟克有個外甥住在這個村子裡，他迎上前來。一問之下，才知道真是死了人。

就在吉他瓦的庫拉船隊抵達的前一天，一位老婦人去世了。習俗規定喪事期間不得進行庫拉交易，因此吉他瓦的來客很快就離去，沒有帶走紅貝項鍊。至於他們上週送到的白貝手鐲已由喜那克達的伙伴傳往都布島。



庫拉交易中的紅貝項鍊。(馬林諾斯基攝)



庫拉交易中的白貝手鐲。(馬林諾斯基攝)

村子裡每個人手臂上繫了一條黑繩。我聽到樹叢後傳來一陣喪家的哀號。據說：死者的先生要穿黑衫哭一個月，並不得越家門一步；死去婦人的母系親戚要哭一星期，早、午、晚各一次。

既然來了，我當然希望見見吉他瓦人未帶走的庫拉項鍊。伊瑟克的外甥小心翼翼地把他保有的幾串項鍊掛在一根竹棍上讓我觀賞。和普通項鍊不一樣，庫拉項鍊非常長，上面的鑲飾又特別多。深紅色的貝殼一顆顆連在一起，真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才磨成。項鍊製作者在其中一片發亮的珠貝或圓形的螺貝上刻著他自己的名字以及他為這串項鍊取的名字。馬林諾斯基提到整個庫拉圈裡有幾條項鍊和手鐲極端美麗，如果在某地出現會造成情緒震盪、眾人搶觀的場面。擁有這串項鍊的人，名望立增，成為部落話題的中心，以及數個希望獲得這件珍品的庫拉伙伴巴結的對象。

展現在我眼前的這幾串項鍊，並沒有激起我的佔有慾。有一串上面甚至加了一些劣質的塑膠珠以及鐵片。我相信我沒見到最漂亮的庫拉項鍊。不過，到底漂亮的定義何在？粗麻繩穿成的紅貝項鍊，為什麼在當地人眼裡是最珍貴美麗的東西？

聽說喜那克達仍住著不少施邪術的女巫。葛婉陪我繞村的時候怯生生的，不

敢多話。同來的兩個男孩受伊瑟克之囑，在此村中採摘土夸武夸村缺乏的芥菜葉（嚼檳榔用）。船夫唐尼讓一位親戚請去午餐。我口很渴，見到滿樹的椰子，便問身旁的人可不可以買幾個帶回去。兩個小男孩口銜刀很快地爬上樹，砍下八、九個椰子。飽食了椰子汁、肉、以及煮熟的薯芋和小魚，我們準備告辭。

那些吉他瓦的庫拉船員下個月會再來喜那克達取項鍊，而我大概不可能再來了。強恩對我說過，他從七歲起常常隨父親的庫拉船隊由吉他瓦到喜那克達換項鍊。有一次他看到一串項鍊十分漂亮，要他父親分解開來為他做一小串，結果被打了一頓。「他們拿到項鍊的時候真正高興，並且相信拿到這些東西會變富有。庫拉不會中斷！」強恩說這話時眼睛閃著光。他還說從吉他瓦到超布倫島要經過死海（Dawuya），波濤凶險，船很容易翻覆。有一次強風把庫拉船吹到遠方的拉堡，船員困在那裡一個月才返家。「他們寧願為庫拉貿易死於海上，也不願好死在路上。」

船駛離喜那克達島，載著我滿懷的惆悵。有艘張紅帆的獨木舟像夢一般浮在碧波上，漸漸靠近……

「台麗，那船上有魚，要不要買？」葛婉問我。

「我昨天不是在海邊買了五條魚嗎？」

「已經吃完了。」威廉說。

昨天吃晚飯時只見到半條魚，怎麼就吃完了？我不由得納悶。而且——

「你們不是自己捕魚，為什麼要買魚？」

「我們捕的是小魚。」他們齊聲說。

這幾天他們要我買這樣買那樣，我已經有點煩了，這次決心不理。

傍晚時分，船行到一片淺水沙洲，又遇見早上那艘坐了五個小男孩的獨木舟。

「哇，好多魚！」他們全跳下船用雙手抓魚。

「這些魚好像瞎子一樣！」葛婉一手抓了一條魚往船上扔，快樂得像什麼似的。平常女孩子很少有機會出海，而且島民都是用魚網或魚叉捕魚，難得遇到這隨手可撈獲魚的情況。

我忙著照相和數魚，半個鐘頭下來船裡已堆了四、五十條手掌大小的魚。

夕陽餘暉快消逝，我好說歹說把他們勸上船。一條魚居然自己跳入船底，真是不勞而獲。

「魚在哭！」葛婉說。魚隻沈重的喘息聲清晰可聞。

「那個小孩怎麼了？」我們下水推舟的時候聽見一個孩子的哭聲。原來那五個小孩中的一個在叉魚時讓一條刺魚扎到腳，立時腫了一大塊，疼痛難當。他們的船也在沙洲上擱淺了，歸不了家。

我們把受傷的孩子抱上船。上岸後唐尼會騎神父的摩托車送他回村，並通知其他小孩的父母來搭救。

追蹤庫拉之旅，在孩子與魚的哀泣中結束。



剩下的幾天我參加了一個盛大的慶典，看到許多美麗的項鍊與手鐲配戴在與會者的身上。離開超布倫島的前一天清晨，我付給伊瑟克七十 kina 房租。那天下午，我請葛婉陪我到神父那裡看項鍊，很想買一串作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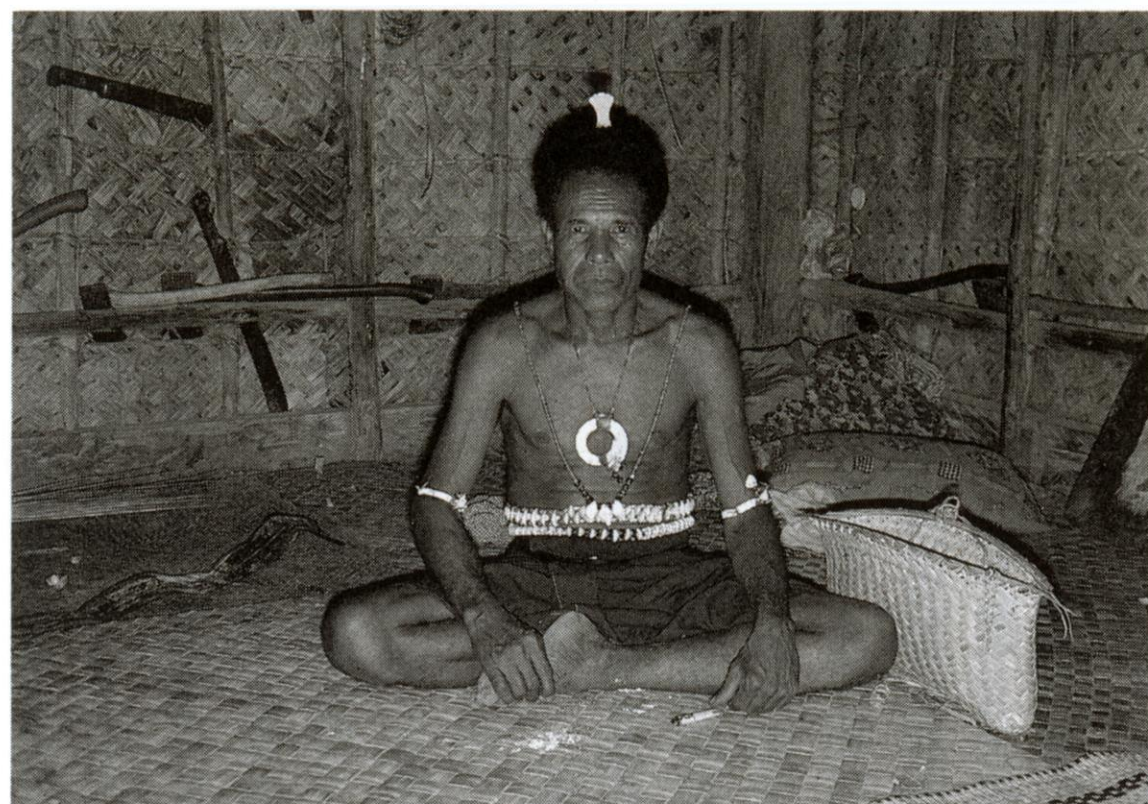
神父說他本來剩四串，今天早上伊瑟克到他那裡買走三串，留下的一串神父開價二十三 kina，但色澤不好，我沒有買。

「也許伊瑟克買回去要以高價賣給妳。我賣給他的價錢分別是十五、十六和十八 kina。」神父說。

「這些項鍊是從那裡來的？」我問道。



強恩——未來勇健的庫拉船員。



伊瑟克配戴珍愛的項鍊手鐲，其中最長的一串項鍊便是用房租向神父買進的。

「我向庫拉項鍊的主要產地魯素島訂的。去年訂了價值五百 kina 的項鍊，都賣光了。」我的確很驚訝伊瑟克才拿了房租就趕去買項鍊。四十九 kina 可以買許多他們渴求的進口物品。

晚上，我和伊瑟克一家在煤油燈下話別，我發現伊娃塔西的胸前垂掛了一長串紫紅的貝殼項鍊，配上幾顆黑色的芭蕉子和白色的貝殼非常醒目。

「塞那布埃那（好美）！」我靠近細看。「一定很貴！」我說。

「四十九 kina，向神父買的。」原來伊瑟克把那三串合成一串掛在妻子的脖子上。

「我可不可以向你買幾顆貝珠作紀念？」

「對不起，不賣。」伊瑟克說。

「真正的庫拉項鍊不是這樣子的。」強恩

在旁插口。

不錯，真正的庫拉項鍊和這不同，我更不可能買到，因為它們是無價之寶。

「妳要走了，我很難過。」強恩說。這男孩大眼裡露出的真摯情感差點引出我的淚。

「下次我回來的時候，你大概已繼承父親成爲一個強健勇敢的庫拉船員了！」我知道每年季節風起，我的心將隨著太平洋水飄向這庫拉之鄉，隨船隊遨遊。而當我觸摸伊娃塔西送我的項鍊時，一個實現的夢又會乘翅歸來。

（原載於72年8月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炫耀宴

「臺灣」！

星空永遠在訴說著神話。

「我們的名字叫臺灣。」這些活躍於南太平洋流環繞的超布倫島上的年輕人一本正經地說。他們的歌聲入夜以後潮湧般一波波襲來，把我捲到酋長糧倉邊的草棚。

這不是神話。不久前有艘臺灣漁船撞入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海域，被扣留了，停泊在這個珊瑚島附近的海港。這艘漁船給世代划著獨木舟捕魚的島民極大的震撼！「臺灣，偉大的漁人」之名不脛而走。「我們這樣年齡的年輕人也是偉大的漁人，所以就取名『臺灣』。」

「臺灣集團」一遍又一遍地練著由首都摩瑞斯比傳來的歌。本來是男女混聲的唱法，傳到這個母系社會的島嶼反而除去了女聲。

歌潮沒有退，茅屋中輕微舞動的煤油燈影送我入夢。我熱切期待即將來臨的慶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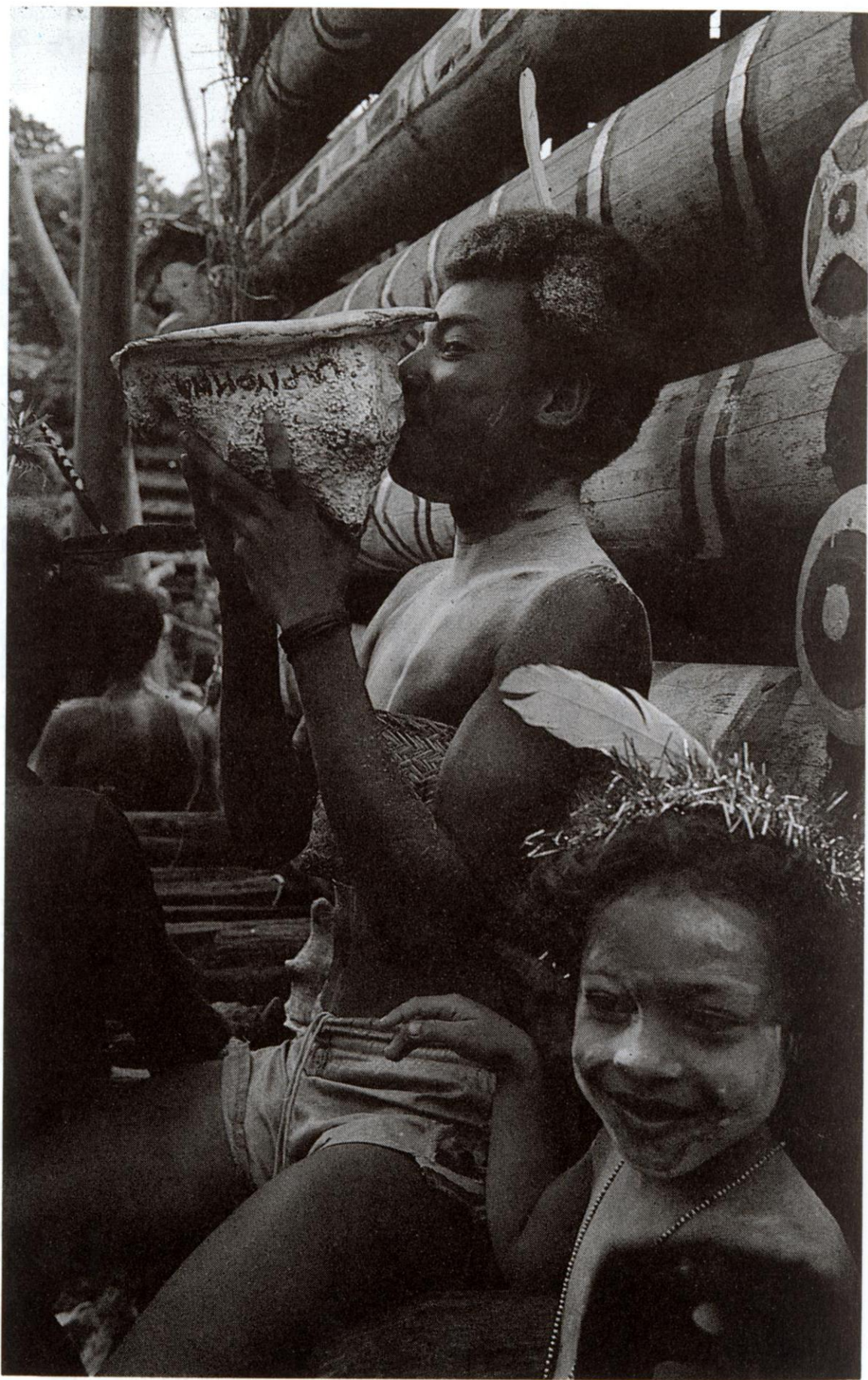
薯芋

「嗚——嗚——」螺號聲響徹土夸武夸村，震落滴滴露珠。

酋長圍著一條紫裙站立在鐵皮覆頂、飾以紋彩的專用客房平臺上宣佈：村中每戶男子今天必須把薯芋（yam）運往歐庫布庫布村，協助該村準備後天的盛宴。另外，奧瑪拉卡那村和卡巴苦村可能爆發戰爭，他要趕去聲援屬於同一亞氏族的奧村酋長。

慶典的興奮，戰爭的恐懼，同時擄獲了我。

各家男子紛紛到田裡挖掘慶典需要的薯芋。薯芋的質量可以顯示一個人的財富與地位。去年的豐收宴，土夸武夸村酋長的薯芋滿倉，招致鄰村的嫉妒，暗中把他的薯芋田搗毀。土村酋長帶領村民執武器、火把反擊，殺傷許多人。結果土村選出三十餘名青年作代表，入獄關了八個月才放出來，領頭的酋長却逍遙法外。



「嗚——嗚——」螺號聲響徹土夸武夸村。

奧、卡兩村又是爲了什麼事衝突？原來，超布倫島四百多個村落的酋長因所屬亞氏族階級的高低而有大小之分。奧村酋長的階級、權位一直最高，要求政府把議事廳建在奧村。階級較低但在鄰區居領導地位的卡村酋長反對，主張建在兩村之間。於是採取傳統較量財富的方式以決勝負——今天由卡村設宴邀請奧村村民，在他們面前儘量展示財富；明天奧村回請，如果薯芋、豬隻等不如卡村豐盛，就要讓步。

「妳最好不要去看，比財富的時候很緊張，萬一打起來，妳在那裡很危險。」村人顧及我的安全，不讓我去。

我於是閒閒地坐在樹下爲幾個少女看手相。我說一句，她們講十句。

「妳很早就有男朋友，可是一直結不成婚。」

「是呀，我以前很喜歡一個男孩，可是他父母不喜歡我。我們這裡父母如果不同意，會在發現男孩女孩發生關係以後勸阻往來，以防懷孕。我祖母說我曾經吃錯一種草藥，不能懷孕。我第一次做愛是十六歲，現在二十歲了，從來沒懷過孕。人家說我們這個島是愛之島，婚前有做愛自由。妳還好不是在薯芋收穫節時來島上，那時大家狂歌狂舞，男的在路上會把女孩拖到樹叢裡，妳一定會害怕，連我們都怕怕的。」

年輕男孩滿身汗淋淋地從我們面前走過，把一捆捆薯芋挑往歐庫布庫布村。

「在我們社會裡男孩地位較高，那也沒有什麼不公平，因為他們事做得多。」女孩子說。

日落時分酋長回來了。他神聖不可侵犯，一般人特別是女子不敢接近他。聽說卡村要贏奧村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奧村酋長養了一隻對方無法匹敵的大豬，是吃上好的薯芋長大的。

伙伴

鄰村的伙伴有什麼作用？慶典時他必須準備禮物共襄盛舉。

「今天我們在歐庫布庫布村的伙伴要來拿禮物。」我房東的次子以諾西掛上項鍊、戴好手鐲，腰圍金黃色布裙，頭插鳥羽，再摘採香草鮮花作裝飾。

「去年我的伙伴在我們村子收穫節時送來一頭豬、十四束檳榔、十塊錢和一條圍裙。我接受禮物的時候煩惱極了，因為我們村的土地乾燥不適合種檳榔，除薯芋、芋頭外又沒有什麼特產，真不知道他們村子舉辦宴會時要拿什麼東西回報。歐庫布庫布村的伙伴要我們不必擔心，他們說既然我們村子距離進口物品供銷站最近，可以買進口貨品作禮物。」

「進口物品不是很貴嗎？」我發覺島上仍是以生計經濟為主，賺取金錢的機會很少。

「他們知道我們村子年輕人到城鎮工作的人數最多，全村約八百人有二百人左右在外面做事，有能力幫助家中購買禮物。這次的花費都是我大哥寄回來的。我準備了一頭豬、二十五斤舶來米、糖、罐頭等，價值比對方上回送我的高多了。我們還的禮一定要比接受的多。」

聽說這種和外村結成伙伴的活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停止，戰後一直沒恢復。近些年超布倫島上的聯合教會走土著化路線，牧師等聖職由本地人擔任，並藉著恢復村際間結交伙伴的傳統把各村的力量結合起來，有計畫地增建教堂。這次歐庫布庫布村舉辦的盛宴就是為了慶祝新教堂落成。歐村與土村村民去年在教會鼓勵下結成友伴。

村裡大多數人家都忙著準備禮品以及宴客的食物。有一位母親做了一個好漂亮的花圈套在她懷中的小女兒頭上。我一走近，母親叫道：「dindim來了！」小女孩馬上咧嘴大哭。已經不只一次我把小小孩嚇哭了。dindim的意思是白皮膚的人。當初白人出現島上一定讓土著驚惶失措。父母對孩子說「dindim來了」，就像我們說「強盜來了」一樣可怖。我想辯解我不是白人，可是與他們的膚色一比，



我一走近，母親叫道：「dimdim來了！」小女孩馬上咧嘴大哭！

村南入口一陣騷動，伙伴們來了！



百口莫辯。

我還發現兩位婦女在整理一個少女的頭髮，很想了解女孩是怎麼打扮的，便走了過去。竟然在抓跳蚤！

那邊又在幹什麼？村子西南入口一陣騷動，怪叫聲連連，襯以嘹亮的歌聲。來了，伙伴們來了！

獻禮

山形尖頂，塗滿紅黑白彩繪的酋長糧倉俯視廣場中魔術般的變幻。先是繽紛的服飾為空曠的場地鑲了層層花邊，聖詩的音符一個個飛昇上藍天，獻給白皮膚的聖父聖子。接著像是萬花筒搖晃了一下，整個圖案改變了。主人飛奔返家又迅速跑回場內，找到自己的伙伴，興奮激昂地高聲叫嚷，把禮物放置在對方面前。一趟一趟地跑，禮物愈堆愈多，整個廣場滿溢了，沸騰了，還有那不歇止的歌聲與歡叫聲刺激我不斷地按照相機快門——。

這人扛了一個黑色大陶鍋，那人手中是一顆顆金黃色的老檳榔。啊！這女孩臉上怎麼塗了這麼怪異的斜紋和三角？那男孩蓬鬆的髮上插了朵嬌艷的紅花。一袋袋米、糖攤在地上洋味十足，主人獻花布時往伙伴身上猛灑粉，用的是美國進



酋長的糧倉俯視廣場中魔術般的變幻。

口的痲子粉！

以諾西的伙伴四十來歲，穿T恤和牛仔褲，腋下夾著草葉編的檳榔袋，不怎麼起眼。隨行的兩個妙齡少女則婀娜多姿。她們袒露的胸前垂掛紅貝項鍊，臀部的迷你草裙搖曳生風，動靜之間嫵媚中含有端莊。吃完午餐，把禮物搬上獨木舟，目送伙伴一行乘波而去。

赴宴

綠蔭夾岸，槳聲清脆，獨木舟平順地往歐庫布庫布村划去。房東邊搖槳邊教我辨認鳥聲。Sakawu的叫聲最婉轉，像在敘述動人的傳說故事：人本來不會死，老了之後脫一層皮又可以還童。很早以前有位祖母在河裡洗澡時蛻皮變成少女；她的孫女見到她很害怕，拒絕相認。她傷心之餘跳回河裡找到老皮重新穿上。從此，人不再蛻皮，也難逃死亡的命運。

水波紋裡映現房東太太和她孫女的倒影，似真似幻。等悠長的螺號聲傳來，獨木舟靠岸了。

歐庫布庫布村新落成的教堂成為全村最精美的建築，前方豎起丈高的薯芋架，旁邊吊滿檳榔。每家門口都搭了一個展示臺，整齊地排列著檳榔、甘蔗、薯



以諾西引領他的伙伴返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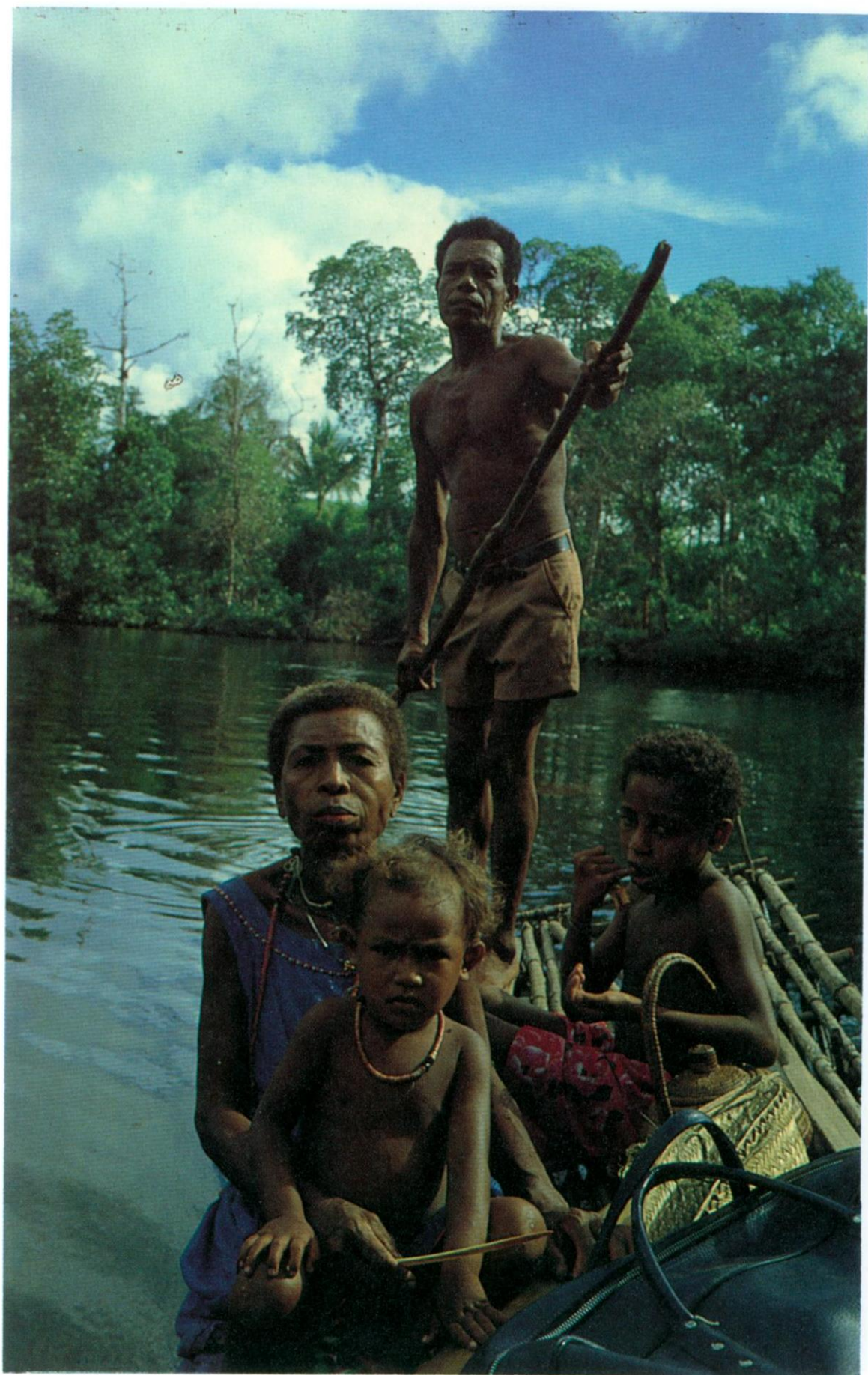
廣場中一隊少女奔跑去取薯芋。

芋等農產品。人頭在展示臺前鑽動，評賞每家展示的財富。

幾時看過這樣的頒獎典禮？

螺號每鳴響一聲，就有人跳到場中間宣佈他的獎額和頒獎對象。譬如手中舉起價值很高的石斧叫道：「誰是村中甘蔗收成最多的，我就把這東西給他。」接著，馬上有人飛奔入場受獎。以諾西的伙伴也進場高叫：「誰能給我兩袋檳榔，我就給他錢。」結果他一共拿出九十五 *king* 分給二十餘人，其中獻出最多檳榔的人還得到一個陶鍋。

我逐漸體會出這社會給和取的原則。有價值的東西大都在流動，譬如去年甲得到的獎品今年頒贈給乙，明年再由乙傳給丙，沒有人永久佔有。地位和榮耀的取得不但靠積聚財富還靠分散財富。由有到無、由合到分的過程充滿



綠蔭夾岸，獨木舟往歐庫布庫布村划去。



凡是貢獻食物的村落都可以獲得再分配的食物。



分配完畢，大家迫不及待地想品嚐別村的特產。

戲劇性，炫耀的意味很濃。我目不暇給地觀賞以下這一幕：

場地中央每隔一段距離插一根木柱。號令一發，青年男女列隊奔跑入場，在每根木柱下面放置幾束甘蔗，再置薯芋、檳榔……。他們喘著氣不停息地跑，把食物堆成一座座小山。

約莫半個小時，場外展示的所有食品，包括土村贈送的進口米糖都進了場，井然有序地圍繞著根根木柱。

每根木柱代表一個出錢出食物協助歐庫布庫布村建教堂的村落。凡是付出的都有資格分得一份禮物。土夸武夸和伊拉利瑪兩村貢獻最多，因此分給他們的食物也堆積得特別高，上面並增添雞和豬隻。

分享

分配完畢，男孩抱著吉他，女孩聞聲起舞。炙熱的陽光下滿溢青春的氣息，只見長串的紅貝項鍊在健美的胸乳前跳盪，肚臍下的小紅裙更是情不自禁地搖擺。賓客群集，在一堆堆食物前流連，等待著進一步的分配。

每村的食物一分而散。有人遞給我一段甘蔗，我如獲至寶，學他們用牙齒把皮咬掉再啃。物以稀為貴，甘蔗是歐庫布庫布村的特產，別村很少看到，可以想

見賓客迫不及待品嚐甘蔗的喜悅。清涼的甘蔗汁入口，我的精神爲之大振，連帶想到這樣的慶典讓不同文化經濟條件的村落互通有無，有助於維持生態體系的平衡。歐庫布庫布村不單是爲自己向土夸武夸村要進口米糖，同時也滿足了其他村落居民的口腹之慾。

歐村的伙伴贈給土村一隻燻豬，我在旁津津有味地看著他們以漂亮的刀法把肉切割成一份一份。這時傳來一聲刺耳的豬叫，原來幾步之外有一頭活豬綁在十字架形的木架上扭轉哀號。土村村民無視於活豬死活的鮮明對照，喜孜孜地把分得的豬肉放進竹籃裡，再爭相舔食分剩的豬骨頭。我把視線移轉到樹蔭下安然靜坐的一個小女孩。她的頭上頂了七、八截甘蔗，手上抱著從木柱頂端放下的母雞，輕輕地撫摸。我趕緊舉起相機，讓動人的炫耀宴在女孩的微笑中淡出。

回到我們這個敏於積聚、吝於分散財富的社會，每天從滿腦子「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人群中穿過，時日愈久愈有一股力量驅迫我提筆，把超布倫島民教導我的分合藝術敘述出來與大家分享。

（原載於74年7月1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鱷魚船

真是既好氣又好笑，蕾塔由我這頭到那三位男士那頭已經來來回回走了不下十趟了。

「蕾塔，妳去叫他們直接來跟我談，把道理說個清楚。」我有些不耐。這三個男孩到底想怎麼算計我？

「他們說如果妳只去可婁勾，要付三十 kina（約等於一千五百元臺幣）。」

「開玩笑！昨天不是說好從這裡到可婁勾的價錢是十 kina ㄟ。」我生氣了。

「怎麼回事？」一位坐在樹蔭下看這場戲上演的先生走過來詢問。

我告訴他昨天我乘了六個鐘頭車，於傍晚抵達這裡（希匹克河畔的琶桂），想雇船到可婁勾村。那三位男士中的兩位來兜生意。講了許久價，最後同意以十 kina 的價錢把我載到可婁勾（約一小時的航程）。一共七、八個人上了那艘馬達發動的

獨木舟。可是才航行二十餘分鐘，馬達就壞了。他們都住在距離較近的尼亞軟蓋村，便以木槳將船划回尼村，並保證第二天馬達修好之後送我去可婁勾。

「妳昨天晚上住在尼村？為什麼今天不去可婁勾，又返回琶桂呢？」他好奇地問。

●
事情是這樣的：

昨日黃昏獨木舟搖入河右岸岔入的一條小水道，撥開水草，緩緩向尼亞軟蓋村靠近。

派垂克和阿諾這兩個男孩把我請上岸，讓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蕾塔招呼我，他們則忙著去找這艘船的主人傑夫瑞修理馬達。蕾塔是阿諾的堂妹，派垂克的表妹，傑夫瑞的小姨。她幫我把行李提到架高的木屋，然後用手上的布毛巾用力在我頭髮和脖子上揮打。我也奮力揮舞著手臂想把密密環繞四周勇猛進襲的大蚊子驅開。揮舞了一陣我放棄了。這河流沼澤邊的蚊子有千千萬萬隻，以蚊海戰術向數目不多的部落居民攻擊，那有不得逞的道理？

入夜，我撐起一頂租來的小蚊帳和睡在另一頂大蚊帳中的蕾塔及她的兩個表

妹閒談。派垂克的聲音從屋門外傳來：

「不用擔心，傑夫瑞已經把馬達修理好了，明天一早就出發。」

「台麗，妳可不可以要求派垂克把我們三個女孩一起帶去可婁勾？」蕾塔問我。

「好的，我明天一早會向他說。可是，你們為什麼不直接問他？」

「男孩子在這裡很神氣，我們怕他們。」女孩子隔帳回答。

「如果價錢合理，我也許會繼續雇這艘船由可婁勾到堪各那曼以及千波里湖。你們願意的話也可以和我一起。」我實在希望這幾個女孩伴我同行，以增加安全感。

話才說完，蕾塔很快地溜出帳外幫我問價錢去了。

派垂克又現身屋外，說道：

「船的主人傑夫瑞願意把妳載到千波里湖。從那裡妳可以另外雇船去堪各那曼。他還說妳只要付汽油錢就好了。千波里湖有一個尼亞軟蓋分出去的小村子，阿諾的家就在那裡。」他們顯然想借機會到千波里探親。

「汽油錢要多少？」我問道。

「二十king左右。」派垂克說。

「好吧！大家快睡，明天早上就先去可婁勾，再轉往千波里湖。」我非常疲倦，在蚊子的嗡嗡叫與女孩子們細碎的談話聲中闔眼。

天明之後，蚊子絲毫沒有遁隱的意思。每個人還是不停地擺手踢足做「健身操」。

十數艘獨木舟泊在岸邊，船首雕成鱷魚頭的形式與花紋，據說是爲了讓鱷魚產生「同類」的錯覺而不向船上的人攻擊。

傑夫瑞怕船重耗油，只允許蕾塔隨行。另兩個女孩失望地站在岸上與我們告別。

「油不夠，我們必須先去琶桂買油。」阿諾向我解釋。

於是，折騰了一晚，我又回到原處。

沒料到，一下獨木舟三個男孩就搬出四個紅色的空油桶向我要錢買油。

我心知不妙，沈住氣問道：

「要多少錢？」

「大約五、六十 kina。」傑夫瑞說。

「派垂克，你昨晚不是說二十 kina 左右？」

「我不確定。」這個十八、九歲的男孩閃爍其詞。

「我們再去問問油價。」他們三個男孩走到另一邊謀商對策。蕾塔擔任傳話的工作……

陌生人聽完我的陳述，招招手要傑夫瑞他們三人過來。經過他的調解，傑夫瑞同意以七十 kina 的價錢帶我去可婁勾、千波里湖、堪各那曼等處，最後負責把我送回琶桂。可是他們要我先付錢買油。來此大河區之前，一個家庭客棧的老闆（曾經是神父）告訴我一些旅客在琶桂雇船受騙的事例，要我千萬不可先付錢，講價錢時也要說清楚，否則他們會想出許多名目加價。事情演變至此，我如果不拿錢讓他們買油恐怕很難成行。

「我可以先付錢給你，可是讓我們立個字據，請這位先生作證人，你不得任意改變行程和加價。」我對派垂克說。

我們三人在一張草草寫就的紙上簽字。巴布亞新幾內亞雖然部落林立，還不是一個沒有國法的地方。

再度上船，蕾塔很沈默。

「蕾塔，妳有沒有生我的氣？我並不願意這樣做，只是我一個人在外旅行不能不特別當心。」我爲自己的「小人」之舉感到歉然，只希望在事情講清楚之後，彼此能以君子之風坦然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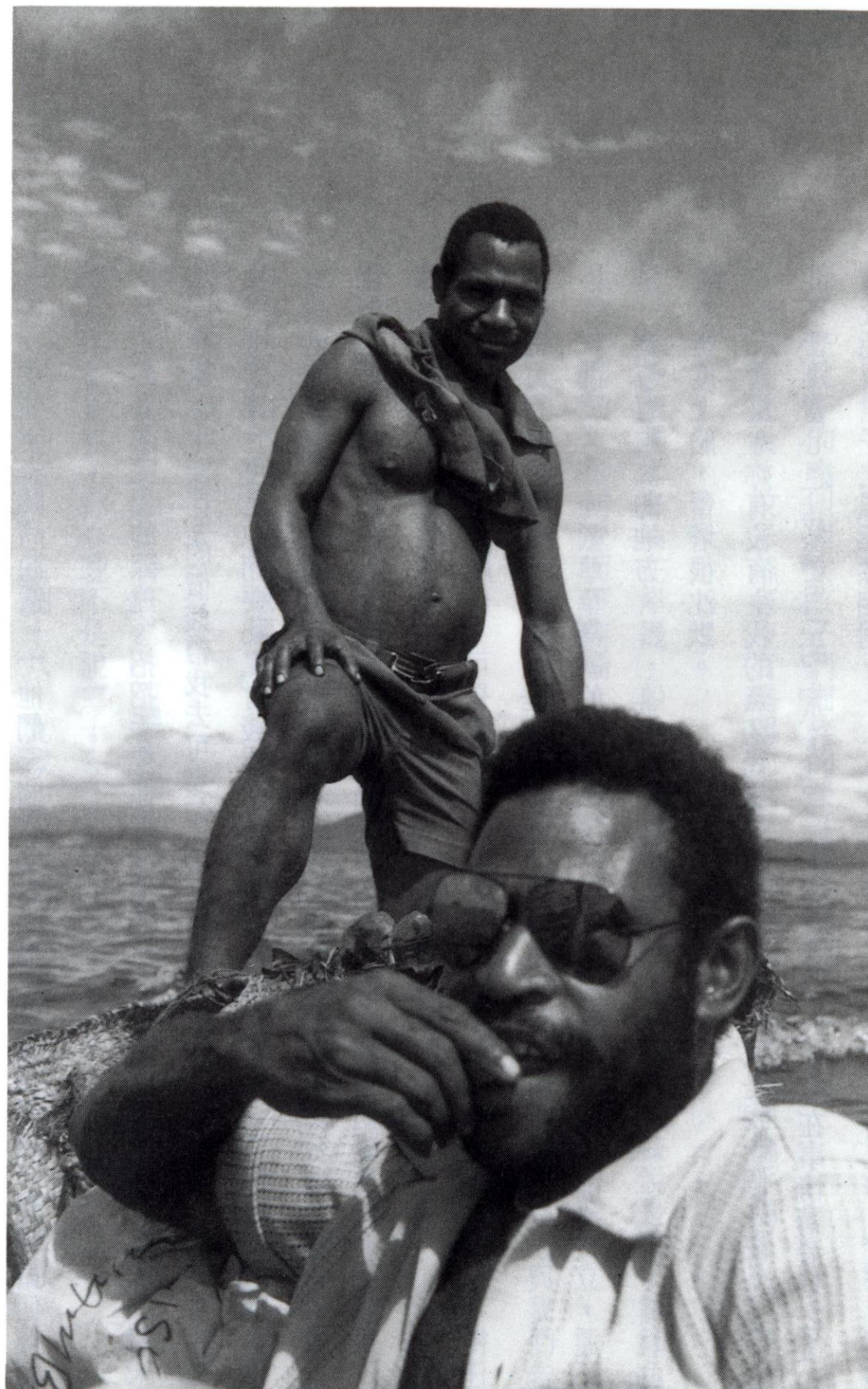


希匹克河流經莽莽的熱帶林。

獨木舟泊在村落邊，船首雕成鱷魚頭的形式與花紋。



男子會所內許多老舊的獨木舟。



鱷魚船上的希匹克男子——傑夫瑞與阿諾（戴墨鏡者）。

她搖搖頭，露出笑容。氣氛轉輕鬆，我這才有閒情逸致欣賞河上風光。

希匹克河 (Sepik River) 長一千一百二十六公里，全程可航行。它流經莽莽的熱帶林，與南美的亞馬遜河、非洲的剛果河比美。關於這條河，當地有則傳說：世界之初一片汪洋，只有一條鱷魚居其中。鱷魚生人，人依賴鱷魚而生。後來人尋求獨立，便以石頭擊殺鱷魚。可是鱷魚一死，人後悔了，流淚不止，形成希匹克河。

這故事多麼生動地表達了人對生命的創造者及自然界懷有的愛憎之情！

「阿諾，你胸、臂上像鱷魚皮的疤紋是怎麼回事？」他黑亮的皮膚上有許多小疤構成的長條圖紋，乳頭周圍還刻畫圓圈。

「這表示我是真正的希匹克男子。我十幾歲的時候和村裡另外幾個同年齡層的男孩一同進入男子集會所，經歷成年禮的儀式。」

「割皮膚一定很痛吧！」我想像刀鋒在皮膚上切割數百次血流如注的痛楚場面。

「我不太覺得，因為村裡的長者先給我們喝一種草藥水，等我們昏睡過去再



男子會所內許多怪異顏面從樑柱垂掛而下。

割。不過醒來很痛，我們在男子會所休養六星期才回家。妳看，可婁勾村到了，那幢特別高大的長方形房子就是男子會所。」

「我可以進去參觀嗎？」男子會所也是神靈居住的地方，當地女子絕對不准進入。

「妳是外地來的觀光客，沒關係。」

踏入光線微弱的室內，我立時瞠目結舌——

這麼多、這麼多怪異的顏面對著我，有的從樑柱垂掛而下，有的直立牆邊，有的平躺在架子上。真是不可思議，在毒蚊子每分每秒擾人情緒的狀況下，這個村子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年男子，會有耐性一刀一刀地雕刻神明、祖先的像以及面具、木鼓、椅子、吊物用的大掛鉤、房子的樑柱等。

十幾二十位男士坐在兩旁架高的木榻上，見我走過，驕傲地指著他們各人身邊的雕刻品，告訴我那些是他本人的作品，問我要不要買。

我曾經在博物館、美術館、畫廊參觀過許多展覽，面對原始藝術品常常有「失樂園」的聯想，很希望和那些未受科學、邏輯思考訓練的無名藝術家晤談，瞭解

他們創作靈感泉源之所在。

出類拔萃的希匹克河雕刻，竟是在瘡疾的陰影和成年禮的刀光血色中孕育出來的！雕刻面具主要是在一年一度的男子成年儀禮中使用。執行儀式的年長男子掛上面具嚇退婦女和小孩，嘲弄新入會的少年，並集體跳舞。透過儀式，希匹克河的子民得以和神靈祖先溝通，融合為一。

船上增加了我購自可婁勾村的兩個面具和掛鉤，稍嫌擁擠。我們一左一右地靠坐著，以平衡船身。下一站——堪各那曼。

希匹克河兩岸有數百個村子，我為什麼選擇可婁勾、堪各那曼和千波里湖三個地點呢？去可婁勾自然是爲了它特別豐富的雕刻。另兩處吸引我的，則是一段人類學上著名的因緣際會——爆發了學術及情感上的火花。

「傍晚我們的船停泊在貝特生 (Gregory Bateson) 作田野工作的堪各那曼村。我們走上貝特生古怪的帳屋。有一株樹穿過他的屋頂，因此他的貓（當然還有蚊子）可以自由出入。……貝特生比我和李奧更渴望交談。他獨自一人做田野工作，並且爲工作進展的不順利感到沮喪。……貝特生拿出一本我寫的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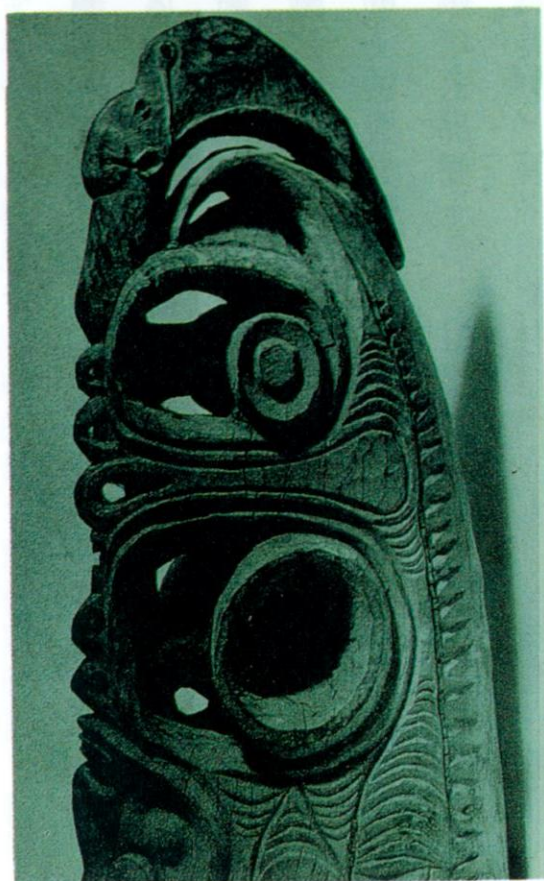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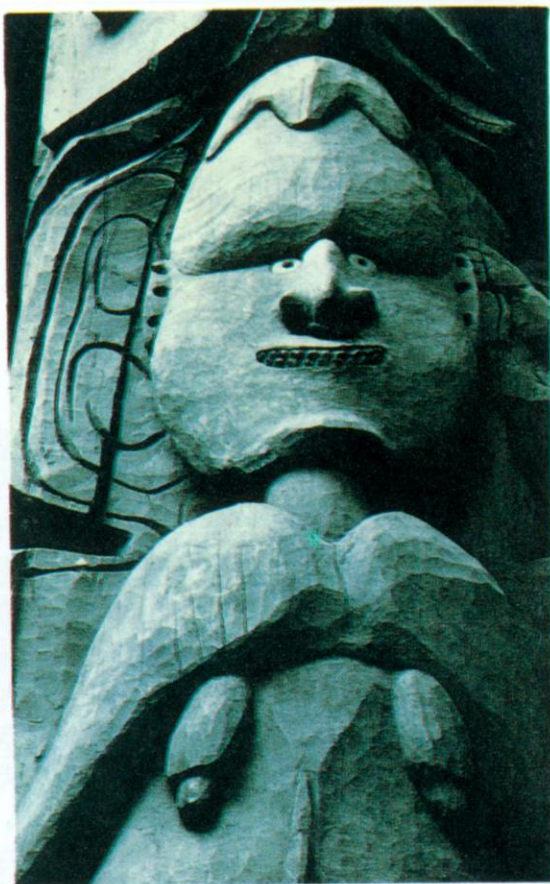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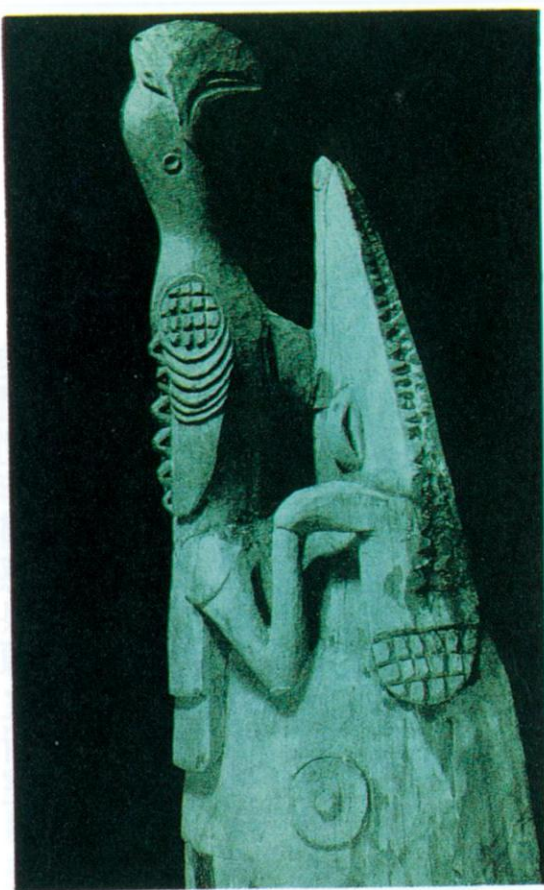
穿過獨木橋，我又被迎入一幢分爲上下兩層的男子會所。屋內的雕刻品沒有可婁勾多，最顯眼的是正中大柱旁一張和我差不多高的人像座椅。人像臉部的雕刻非常有趣：雙圈中加一點是天真無邪的眼，長條鼻子附著向上掀起的鼻翼，舌頭頑皮地伸出，兩頰還有兩大團「胭脂」。

新幾內亞成長，質問我是否馬努斯島的男子真的不知道女孩在婚前有月經。我解釋說，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爲他們知道，事實上男孩並不知道。這就像我們社會裡許多女孩雖然發育成爲婦人，却没有生殖的基本知識。……」

著名的女人類學家馬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在她的回憶錄「黑草莓的冬天」裡敘述她和丈夫李奧（也是傑出的人類學家）於一九三二年與貝特生邂逅的經過。後來米德夫婦到千波里湖做田野，三人經常切磋討論，對學術理論有重大的貢獻。在那同時，三人的情感關係產生微妙的變化，種下日後米德與李奧此離改嫁貝特生之因。

我正想得出神，馬達聲靜止了。

傑夫瑞東敲西弄了好一會兒還是發動不了馬達。風移雲動，聚集成灰黑一片，雨點毫無顧忌地灑下。船底積水，我和蕾塔由坐改爲蹲，頭上頂著我隨身攜帶的塑膠布。阿諾和派垂克忙著搖槳靠岸，登上一個名叫鹽津的村落。



出類拔萃的希匹克河雕刻是在瘧疾的陰影和成年禮的刀光血色中孕育出來的。



蕾塔一路和我作伴。

我懷著朝聖的心情仰觀俯視這幢全希匹克河流域最雄偉、精緻的男子會所。大柱上的雕刻真是鬼斧神工，鮮活的人物、動物好像要從柱上跳下擄奪我的心。

「這張臉是什麼？」我問。

「森林裡的魔鬼。」一位老先生回答。

在「魔鬼」兩隻凸出的大眼逼視下，我的神思恍恍惚惚地游走四壁，耳際充滿了貝特生描述的滔滔雄辯聲。爭執的氏族各自宣稱某一組名字與神話只屬於該氏族所有，並展示樹葉、項鍊、弓箭等實物作為證據。這些人的思考記憶方式，是否真的像貝特生所說的不是機械性的強記，而是偏重感官視覺的聯想？他們會爲了水波紋產生的原因（一方認爲水波是東風揮動她的驅蚊扇造成的，另外一方則堅稱是一個人形化的鼓落到水中引起的）大開辯論庭



男子不畏毒蚊侵擾耐心地雕刻。

這張人像椅子是權威的表徵，當村內發生爭執時，辯論者用一束束葉子抽打椅身來加強自己的論點，並求取神明祖先的支持。

雨過天青，彩雲滿天。傑夫瑞一身濕淋淋地繼續和馬達奮鬥。

「台麗，我們不去堪各那曼好不好？」蕾塔又來傳話。

「可以，但是照約定要退還我二十 kina。」

「傑夫瑞說我們還是去堪各那曼好了。」

答話不出我所料。

謝天謝地，修了兩個多鐘頭，馬達終於有反應了。

●

堪各那曼村的房舍隱在林木之中。蚊子緊隨不捨，傑夫瑞催促我快點參觀，天已近黃昏。

爭執不休？還有那奇特的男女角色行為對調的「奈紋」儀式，又是怎麼回事呢？

那天晚上，我們寄宿在離堪各那曼不遠的替卡威村，接受傑夫瑞姐姐姐夫一家人的款待。我早早鑽入蚊帳，打亮手電筒檢視濕黏皮膚上的顆顆紅斑。我雖然忍住熱，穿著厚厚的牛仔衣褲，這些毒蚊還是有辦法刺入。我往身上一抓，紅腫的點就連成一片，痛癢難當，怎樣也無法入眠。我翻開筆記簿寫道：

我明白「森林裡的魔鬼」是什麼了，就是自然界中那些不斷侵犯人體、威脅人命的有形物體及無形力量吧！希匹克河的子民建立男子會所，強調男性的勇與力，大概也是爲了和惡劣的環境抗爭。

我不由得想起深入亞馬遜河流域拍片的德國名導演何索的話：

「叢林是未完成的創造，是集體謀殺，我愛它，因為它超過我能忍受的程度。」我也服了像貝特生、米德這些親身投入這樣的社會中作研究，以求瞭解其文化奧祕的人類學家。他們辛苦收集來的資料或許有偏差，其功過却不是坐在安樂椅上寫評論文章的人三、兩筆所能評定的。

次日清晨，傑夫瑞的姐夫拿出三件小雕刻品希望我買。我選購了其中一個魚



水天一色藍極了，遊雲奔放極了。

河邊草樹有鷹鳥棲息，不覺孤寂。



形盤子。這盤子作為手把的魚尾部份已經磨得發白了，因此也就更具有生活氣息。如果和乘坐在美拉尼西亞豪華大遊艇中暢遊希匹克河的觀光客比較，我實在是一個小兒科，無法大肆採購。我向傑夫瑞的姐姐討了一把她用草葉編織的驅蚊扇作紀念。蕾塔還搬了十幾個我最喜歡吃的椰子上船。

我已經和這幾個年輕人處得很熟了。他們常常不先徵求我同意，停這個村那個村訪親探友、任意閒談逗留。我也不爭不求，樂得隨他們東看看西瞧瞧。河上的時間是以日出日落來劃分的。

坐在鱷魚船裡沒有蚊子，不落水也招不來鱷魚。炎陽有涼風相伴不嫌其熱，河邊草樹有鷹鳥棲息不覺孤寂。我們駛入一條通往千波里湖的水道，美得讓我不相信是人間景色。成群白鶴展開羽翼以優美的姿勢掠過水面。靜極了，水天一色藍極了，遊雲奔放極了，遠處千波里湖的一座山峰浮現在碧草之上俊秀至極。

「糟糕！水草把水路封起，進不了湖。」傑夫瑞臉色凝重地說。

「那裡不是有一條小通道嗎？」我看見一位婦女划一艘獨木舟從左前方的小缺口冒出。

「那是湖邊村民撥開水草開闢的水道。可是阿諾家住在湖中心的一個小島上，船必須從村子這頭經由陸地拖到另一頭，才能避開這片密集的水草進入千波里

湖。」他們為我解釋。

「去那個村子看看嘛，如果到不了湖中小島也就算了。」我說。

他們在水裡繞來繞去，爬上樹頂瞭望，用槳擊撥水草，到村裡求援（請一個拖夫要一個 *king*，而這艘獨木舟要五、六個人以上才拖得動），再費力地沿狹窄水道返原處打轉，再回村裡討價還價……

看他們這麼竭盡心力，而且傑夫瑞一直沒有開口要我出錢拖船，我便自動表示願意負擔一半的拖船工資。

結果是談妥價錢，該村長老發動了十幾二十個年輕男孩合力推拉我們的船。長老先在地上每隔一段距離放置一片乾的椰子樹葉，一聲令下，船底滑過這些葉片，在陸地行起舟來。好像一場運動會，村人在旁吶喊、歡呼，男子會所上掛的大面具也含笑注視。

困境解除，我又被帶入會所欣賞千波里湖的雕刻。不同形式、不同的色彩，却同樣地迷人。

傑夫瑞趁其他人不注意遞給我一張紙條：

「台麗，我一路對妳非常好，妳回臺灣以後可不可以買一隻精工錶送我？」我望望自己手上的廉價電子錶，不知如何作答。

「我不要電子錶，要精工石英錶。」他補充說明。「我本來要向妳收許多船租的，後來見妳是一個女孩就心軟了。」他繼續說。夕陽快沈落湖面，不用看錶就知道我們得趕緊啓程，在天黑前到達阿諾家。

這個湖以「萬頃碧波」形容不爲過。好些獨木舟往湖邊村落划去，操槳者都是婦女。米德的書上記載著：

「千波里湖的男女關係與我們的社會相反。婦女活潑能幹、誠懇踏實、掌理生計。……表面看來男人是一家之主，事實上婦女經管珍貴物品，爲丈夫、孩子打扮。他們自己却不重修飾，專注於交易活動，精打細算、信心十足。男子們聚集在湖邊的會所內雕刻、上油彩、閒聊，發發脾氣，相互鬥爭。」

這樣的現象讓米德悟到，男女的角色與氣質因文化而異。她也發現，她與貝特生的氣質相近——

「我們的討論因三角關係的存在而益形激烈。貝特生和我陷入情網，但這份戀情是在嚴密控制之下。我們三人都設法把熱情轉投到田野研究上以求突破。當我們處理阿拉帕希、蒙都古莫、千波里和以阿特模文化的差異時，我們也談論到



千波里湖的男子會所。

湖邊一個村落有人大聲呼叫傑夫瑞的名字。他把舟泊在水中，跳上岸去，讓朋友拉到酒店灌酒。我們坐在船裡一直等，一直等。阿諾急了，他說天馬上要黑了，湖面會刮起西風阻礙我們前往湖中小島。派垂克發動引擎催傑夫瑞上船。他興高采烈地提了半打啤酒歸隊，而肚子裡也裝了七、八瓶，便把掌舵的責任交給派垂克。

風起了，船身搖晃得很厲害。西天一片暗紅，周遭的黑雲慢慢合攏來。引擎又壞了！派垂克每用力抽一下，我的心就像要從喉嚨跳出來一般，血液也快凝固了。

「怎麼辦？」我的聲音在發抖。

「不要怕，台麗，船翻的話我會抓住妳的皮袋，保護妳的東西。」阿諾說。那我呢？餵鱷魚算了。我怎麼樣也笑不出來。

國人屁事？只因爲米德著作的發表，引起美國這個求新求變的社會的反省，配合其他因素，使得傳統的婚姻家庭制度、男女角色及性關係有了革命性的改變。如今這爭論像千波里湖的水波起伏不定，盪漾不已。



千波里湖以「萬頃碧波」形容並不爲過。

我們三人各自代表的文化——美國、紐西蘭和英國——對男女氣質的不同要求。……持續不斷的討論，自然而然地引起我們自省。貝特生和我都覺得，我們各自在自己的文化中是異類。他對英國文化要求男人表現的積極侵略性無動於衷；而我對孩童的濃厚興趣也不符合美國職業婦女的標準型。我很高興在對文化作過剖析抽出標準型之後，終於認清了自己是誰。」

接觸別的社會文化以增進對自己文化的瞭解，是人類學研究的重大功能之一。米德已經去世四、五年，今年度有另一位人類學家傅瑞曼，集畢生心血著書攻擊米德的成名著「三毛亞人的成長」，造成美國學術思想界的大震盪。主要爭執點圍繞在：「三毛亞的少女是否真的像米德所述的未經過青春期的風暴，享受無憂無慮的性生活？」本來三毛亞人的性生活干美

訝異。

「現在乾季開始，千波里湖的水位降低，陸地乾燥，蚊子也少了。」阿諾解釋給我聽。他還說乾季有許多好處，他們可以集體獵殺鱷魚、捕烏龜和拾蛋，生活較容易。

阿諾的父親說他們本來住在尼亞軟蓋村，戰後遷到這個小島，蓋屋墾地，但仍然和母村維持密切關係。

傑夫瑞從另一個親戚家轉來阿諾家，問我有沒有藥治胃痛。我想一定是他剛才喝的酒在作怪，便給了他幾顆助腸胃消化的藥丸。這時沈默了半天的阿諾母親說話了：

「我的胃也不舒服，還有頭痛。」我只好也給她幾顆藥丸。「阿諾的妹妹也頭痛。」她接著說。我又倒出幾粒百服寧，並告誡她一次不能多服。「阿諾說他腳扭傷腫起來塗妳的藥很有效，妳還有沒有？」

「對不起，我的驅風油真的用完了。」我把一小瓶空罐打開讓她看。

「台麗，我爸爸說請妳回臺灣幫我們買一只精工錶。我們不太會雕刻，但是會幫妳收集寄給妳。」說著，阿諾從頭頂取下一個雕刻掛鉤，一定要送給我。身上被蚊子叮咬的部份愈來愈癢。和阿諾他們一樣，我幾天都沒有洗澡。我



阿諾（後立者）與他的家人。

「上岸以後妳可以住在我家，我請妳吃自己種的橘子。」阿諾的話還沒說完，船身猛地往右傾斜，舊塔尖叫起來——引擎發動了。

小島只是一團黑影，我們大聲呼叫，岸上出現火光，我歡喜得想哭。

阿諾把我介紹給他的家人：一個父親，三個母親和弟妹。很大一通間杆欄式木屋，三位母親各據一角，擁有自己的陶鍋、爐臺。剩下的一角留給阿諾和他未來的妻子。我進去的時候阿諾的父親坐在他親生母親那個角落用餐。他們吃的東西主要有兩樣：烤魚和烘餅。魚自然是河湖中撈的，餅則是用魚與內陸居民交換西米粉（sago，取自樹莖）製成。

「台麗，妳有沒有發現這裡的蚊子很少？」阿諾問道。

「是阿！你們這裡是仙島吧！」我的確很

開始想家了，想念一轉開水龍頭就有清水冒出來的日子，想念在紗門窗護衛的室內展卷閱讀的舒適。而他們念念不忘的是精工石英錶！

至於我如何離開阿諾他們那個風光旖旎的小島，如何又遇到鈴木牌引擎故障的喪氣事，如何在他們叮嚀卡車司機好好照顧我的關懷聲中告別等等，都不必細表。返甯村途中，我躺在鱷魚船裡一直思索著：有沒有辦法撲滅蚊子，使這個美麗的河域成為適於人居的地方？可是我又憂慮，如果使用化學藥劑滅蚊或許會把河裡面人賴以維生的魚蝦也全毒死了。那則鱷魚傳說像在警示著悲劇的發生。我望著淚流不止的希匹克河默禱。

（原載於72年9月18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性與死

第一次接觸

「他和我們一樣有性器官。我和他做愛之後才知道他是人不是神靈。」說這話的是李麥可（Mick Leahy）的眾多妻子之一。

李家兄弟於一九三〇年代懷著尋找金礦的美夢來到巴布亞新幾內亞中部。結果探測隊意外地發現，「杳無人煙」的高地竟然隱藏著許許多多的部落民，依舊生活在石器時代。

可以想見白人現身引起的騷動與驚恐。有的土著以為這些白皮膚的人是祖先復活，返家探視他們；有的將之視為妖魔鬼怪，以矛箭攻擊。李家兄弟拍攝的珍貴記錄片中，就有部落居民圍觀他們表演「神蹟」的鏡頭——轟然幾聲一頭大野

豬倒斃：超級大鳥起飛降落，肚子裡面可以裝人。高地之外存在著一個怎樣的世界？

高地內又是怎麼樣的世界？這塊「最後的未知地」(the last unknown)，成了探險家、地理學家、傳教士、澳洲殖民地官員、人類學家急於探索的神祕領域。如果你要沈思文明、體會原始，去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中部高地！

「我想去高地，您有什麼建議？」我向曾經在西部高地做人類學田野工作並以「血的衝突」(Blood is Their Argument) 等書享譽學術界的麥吉特 (Mervyn Meggitt) 教授請教。

「妳一個人去？要小心！最好乘飛機，不要搭乘高地的公共卡車PMV，自從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傳入經濟作物咖啡，土地爭執日益嚴重。那時有澳洲殖民政府壓著，部落戰爭受到控制。一九七五年獨立以後，高地的治安情況不佳，時有戰事爆發。」他叮嚀著。

神的僕人

眼前崛起於地面，乳白與灰黑雲層罩頂的就是東部高地了。車子往上爬，往上爬，把寬廣平坦不見人跡的馬堪谷地棄置輪下。我沒乘飛機，也沒坐PMV，一



「杳無人煙」的高地竟然隱藏著許多部落民族。



對射。」他笑著回答。

「那怎麼辦？有危險嗎？」我緊張起來。

「沒關係，他們看見車子經過，會暫時停戰，甚至讓你拍照。等你離開了，

「他們怎麼打仗？您看過嗎？」我好奇地問。

「看過，看過。說不定我們再往前開一段路就會見到兩批人在公路旁持弓箭

限感嘆。

有人認為這是部落以往啖食死屍的風俗造成的。

「那是不是墳墓？」我們進入一個叫做貝那·貝那 (Bena Bena) 部落的領域，我指著公路右方的白色突起物問道。

「是的，躺在墓地裡的人兩個月前和她妻子的哥哥發生口角，為對方所殺。

我的一位朋友本來在這區的國小教書，兇事發生以後立即請調，因為他和肇事者同屬馬堪谷地的部落，會成為被害者部落報仇的目標。也就是說任何個人的衝突很容易昇高為部落間的戰爭。你的親友如果殺人你也同罪，要替他分擔血債，以生命或財物賠償。唉！多麼愚蠢啊，為了雞毛蒜皮的事殺人。」蘇埃夫搖搖頭無限感嘆。



中部高地的市集。

位神的僕人仁慈地讓我搭便車前往東部高地城哥婁卡 (Goroka)。

「我今年底退休，要回荷蘭了……」蘇埃夫的聲音伴著「夢中佳人」的旋律響在陰冷的高地。我望望他花白的頭髮，再瞥了瞥窗外灰沈沈的雲，蒼涼之感湧上心頭。他現在擔任哥婁卡路德教會中學的校長，曾在荷屬新幾內亞做了十年傳教士。後來印尼政府把荷蘭人趕走，蘇埃夫就轉來澳屬新幾內亞，一晃又過了十三年，仍然孑然一身。

「在這裡住久了，到了人多的地方很難適應。我回荷蘭住住看，如果不習慣也許還會回來。我收養了三個本地孩子，兩個在這裡，一個送到荷蘭讀書。」傾盆大雨唏哩嘩啦落在車頂，車外幾幢圓頂無窗的茅屋在雨中縮著身子，悶不吭聲。

他們再繼續交戰。吃飯時間到了，他們也會休息，吃飽了再打。」

二十世紀，核子戰爭的時代還有民族這樣你一箭我一箭地過招，真讓我「羨慕」，至少人命在這裡比較值錢。

「在高地開車的人都知道要非常當心，不能壓死人或豬。萬一闖禍，千萬不能下車，否則會讓人打死。你必須開足馬力到最近的警衛中心報到，尋求保護。最後你免不了要罰款，那數目字相當高。」蘇埃夫接著說。

公路邊偶爾出現幾個步行的人。男子留著濃密的腮鬍，年紀較長的下半身圍了一塊樹皮布；婦女們則穿著鮮艷的衣服，以前額支抵著一個垂在背後的繩袋。在神的僕人的座車裡固然安全舒適、談笑風生，我最渴求的還是和高地人、高地社會直接接觸的機會。

「我明天也許會去拜訪一個貝那·貝那的村子。」我告訴蘇埃夫，昨天在雷城 (Lae) 街上購物的時候有位年輕男士趨前向我打招呼，問我是不是菲律賓人，因為他有位菲律賓好友。他又自我介紹名叫勞勃，是首都行政大學的學生，這禮拜放假，返鄉探視。他的英文非常流利，不像島上大多數沒受什麼教育的人講的是詰屈聱牙的土英語。我提到我次日就要去哥婁卡，他說他母親的村子在貝那·貝那，離哥婁卡很近，他正好也要回去。我如果有興趣，他後日晨可以到我寄宿

的哥婁卡招待所找我，帶我去那個村子參觀。

「我可以跟他去嗎？」我想起在雷城遇見的一個中學男孩對我說，他不信任高原人，雖然他自己也是高原來的。

「很難說，如果他真的到哥婁卡找妳，妳可以考慮是否前去。」蘇埃夫答道。

到達哥婁卡已是黃昏。我和蘇埃夫握別，怎麼說呢？謝謝，未免太客套。這份溫情只有來日回報給任何陌生求援的旅人了。

精靈現身

——她是一個野女人，一位精靈婦女，住在高地的木沙威 (Musave)。她和村裡的婦女一同耕地，但在白人到來之後突然失蹤了，巴布亞新幾內亞一九七五年獨立後才又出現。

一個滿頭亂草的偶人像邊上有這麼一段說明文字。小小的博物館陳列室裡只有我一位訪客，並且情有獨鍾地站在這位不願見白人的女精靈像前不忍離去。她的名字叫伊瑟瓦儂塔 (Izevanonta)。早上勞勃沒有如約來招待所，我便自己在城內瀏覽，尋到這間博物館。

中部高地從被發現納入殖民體系到獨立歸屬國家系統，才不過短短數十年。

如果我是高地人，大概會讓這麼快速的轉變弄得精神錯亂。對於這位反映某種複雜高原心態的女精靈，我不禁多打量幾眼。

再踏上灑著陽光的街道已近正午。這個城也是白人來後圍著飛機場發展起來的。望著滿城盛開血一般的耶誕紅，我有很奇異的感受。因為是六月，我長年居住的北半球仍是盛夏，而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之外的地區也像火爐，只有這兒是清涼的，蚊子的數目很少，相對地人口密度最高。迎面來的一個人，頭上戴了一頂稀有動物 kuskus 毛做的帽子。啊！他不就是勞勃嗎？這樣毫無心理準備的碰面，真覺得他是忽隱忽現的精靈。

「我剛從 PMV 下來，打算去找妳。這位是我的表弟。」他指指身旁一位短小粗壯的男子介紹著。

「還沒吃午飯吧！我打電話回招待所請他們多準備兩份請你們共餐好不好？」我說。

「好的，不過我想先去我姑媽那裡沖個澡，十二點半到妳那裡。」勞勃很快答應了。

返回招待所看見女管理正在和一個美國女孩聊天。

「台麗，快來，珍妮和妳是同行，她剛進城，妳有什麼問題可以問她。」

珍妮是人類學博士班研究生，來這裡做田野，想研究貝那·貝那區域的婦女活動，才住進一個村子沒多久。

「在村子裡我取了一個當地的名字，屬於其中一個氏族。那個氏族的人很注意我的安全，派了一個女的和我同住，不讓我一個人獨自走動。我感到自己在村子裡很拘束、很孤立，這樣的田野工作真寂寞啊！」珍妮進城「透氣」，想待一個星期再回村子。

電話鈴響，勞勃打來的，他說親戚強留他吃飯，他不能來了。「可是，招待所已經把你們的份準備好了，我也付了錢。」我說。「非常抱歉，今天我請妳在村子裡晚餐。下午一點半我們在郵局門口等妳。」

我吃完飯，把勞勃的姓名、他母親的村落名以及一大件行李留給女管理，然後半玩笑半認真地說：

「我最晚明天回來，如果見不到我可以報警了。」

「祝妳玩得愉快。」女管理把勞勃他們未吃的三明治包起來讓我帶走。

聖地

我們橫七豎八地擠坐在一輛無頂的 PMV 卡車上。我前方的一對夫婦，男的鼻

「我曾經在天主教學校唸書，常參加辯論比賽。有次在獅子會辯論one-talk system的利弊。有人說我們社會不進步是受到這種制度的影響。也就是說，每個人都許多鄉親（one-talk係指來自同處說相同語言的人），你有義務要照應你的one-talk。譬如我在首都有一個one-talk在戲院收票，我去看電影就不要錢。」勞勃滔滔不絕。

「那麼你的表弟也是你的one-talk，要盡力協助你，對嗎？」

「當然！等到一九八六年我年齡達參選標準後便要競選哥婁卡區的議員，那時很需要one-talk的幫助。如果有一天我以總理的身份訪問妳的國家，妳不要驚

同條路上向往來車輛行注目禮。

「台麗，妳來這裡要花很多錢吧！」勞勃問道。

「是啊！你們國家的幣值和物價好高，地形崎嶇多靠空運，旅遊設施少而貴。我計劃了許久，並向一些親友借了一筆錢才啓程的。不過我來到這裡以後碰到許多好人，熱心幫助我，介紹我寄宿便宜的民家和招待所，不但花費省，見聞也較豐富。」我心中充滿了感激。我一直相信人與人不管語言膚色多麼不同，仍然可以溝通。你只要誠心待人，別人也會善意待你。

「勞勃，你的英文怎麼這麼好？」

子穿孔掛了一件飾物，女的臉上刺了許多花紋。風很大，上了高地公路，陽光又隱去了，飄來一大塊烏雲。頃刻間雨點打下，我們無處可躲。

「下車，下車。」勞勃叫道。

我撐起傘，隨著勞勃和他的表弟奔跑，隱入一片樹蔭中。勞勃點燃煙，把我的背包交給他的表弟拿。

「你表弟不抽煙？」我問。

「他是七日教會（seven-day church）的教徒，不抽煙，不喝酒，不嚼檳榔，不可多妻，不可犯強姦罪。每星期六不工作，上教堂。」這位表弟非常沈默，我拿出蕃茄和餅乾請他吃，他接受了。

一陣雨過後我們沿公路前行。人生真有意思，我昨日坐在車中望車外行人，今天則走在



勞勃（左一）帶我擠坐一輛無頂的 PMV 卡車。

訝。」怪怪，好大的口氣。

我們走走，停停，我帶的三明治和飲料讓他們分食了。只是村子怎麼還沒有到呢？

「快到了，村裡人如果看見我們三人同時出現一定會嚇一跳。台麗，進村子以前我先帶妳去參見一塊聖地。」勞勃指指公路左邊的一片林地對我說。

小路好滑，我跌了一跤，不想再走。

「好吧，換別條路試試看。」另條小徑上的落葉較厚，我們窸窸簌簌地移動腳步。勞勃俯身撿了一塊白色的石頭捏在手掌裡。

「到了。妳看，這一株樹是母，另一株是子。到這裡要很安靜。請妳把手放在石上跟著我唸。」

我依言按住石頭，附和著唸一段我不懂的語文。

「現在，我要帶妳進去，告訴妳每一株植物的意義。請把衣物除掉，我們不能帶任何東西進去。」

我的眼睛睜得好大，他的瞳孔也像貓一樣閃著光。

「可是，勞勃，我們國家的習俗不允許我這樣做。我尊重你們的習俗，如果我進入你們的村子會帶給你們危險，我可以不去。請你也尊重我們的習俗。」

對立片刻，貓眼的光轉黯淡，他的頭也垂下。

「好吧！那麼妳也不能去我們村子了。我送你回哥婁卡。」

招手攔住一部PMV，我們三人登車。勞勃拉了拉衣襟說：「好冷。」一路無言。到了哥婁卡，勞勃說不送我回招待所，又隨車折返。

那夜我數度驚醒，入耳的是屋外的風雨聲。

血仇

「妳一定是遇到活躍於高地的歹徒 (rascals) 了。」瑪姬聽完我的敘述一口咬定地說。這時我坐在西部高地城哈根 (Mt.Hagen) 附近一個村落的茅舍裡。煤氣燈的火光搖擺不定，照亮我對面三位女子憂喜交集的臉。

「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生，他們還把我送回哥婁卡。」我腦中的疑團一直沒有消。

「那是神保佑妳。我知道有許多年輕人為學校退學或失業，無惡不做。在我們這裡妳不用怕，明天叫兩個女孩帶妳到村子和田地走走，傍晚參加我先生傑克酒館的開幕宴會。」瑪姬的熱忱、周到、幹練，讓我產生賓至如歸之感。她是哈根租車站的經理，負責調度十餘輛轎車和旅行車。她昨晨到哈根機場接客，順道

權位的酋長為中心的部落社會。大人物大都以能力服人，口才好，善於排難解紛。

瑪姬的婆婆，這位初見面抓住我兩手跳躍不已的可愛老婦人，抱了一個兩歲大的女孩進門。

「哎唷，她怎麼了？」我驚叫起來。小女孩的身上包著一塊布，露在外面的手腳一塊白一塊黑。兩顆眼珠滴溜轉，含著淚水。

「我上星期點火，觸犯煤氣燈的神靈，把我的女兒燒傷了。醫生說她身體百分之三十五的皮肉受傷，非常危險。她是我們的小寶貝，是傑克表兄的女兒，我們從她六個月大時抱回領養。以前還抱了一個男孩，他父母捨不得，又要回去了。」瑪姬才二十幾歲，自己生了一個女兒名叫加西，現年七歲。另外收養了十六歲大的女兒維娜，和傑克的妹妹塔妮莎年歲相當，形影不離。我第一天一直沒看見傑克，聽說他在忙著張羅酒館重新開張的事宜。

次日瑪姬上班，兩個大女孩帶我繞村。村人知道我是傑克家的客人，對我非常友善。許多人家門口晒著咖啡子，咖啡樹也隨處可見。幾位男子在砍柴，把我叫去和他們握手。「傑克去年運氣不好，我們把他的家移到村子後面，住在前面的人家可以保護他。妳今天晚上一定要來吃 munu 喔！」

「什麼是 munu？」我問維娜。



我和大人物傑克（右一）全家合影。

帶我進城，又慨然邀我住進她家，品味高地的村居生活。

「瑪姬，你們這兩幢草屋造得真好，院子也整理得這麼漂亮。」我由衷讚嘆。另一幢住著傑克的母親和兄弟。

「我們原來住的比這還好。去年傑克的一個弟弟在我們開的酒館裡喝醉了，用酒瓶往鄰村一人的頭頂砸去，那人不治身死。他的族人一怒之下燒毀了我們的酒館和住屋。我帶著幾個女孩在外面躲了好幾個月才敢回來。傑克是這個村的大人物 (the big man)，村人幫我們建新房子，並做了圍欄不准閒人進入。」瑪姬心有餘悸地說。

大人物！怎麼這麼巧，我居然住在大人物的家。我曾讀到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的政治組織比較初級，以大人物為領導人，有別於以高



以石頭烤煮高地的上好宴席 mumu。

「妳傍晚就知道了。我們現在去挖蕃薯。」
往蕃薯園的路上，維娜指指右手邊的一個村落說：
「就是他們攻擊我們。我們兩村原來是好朋友，屬於同一氏族。快點走，前面是那人的墳墓，我不敢看，死靈的威力很強。」我們快步跑過。女孩告訴我，傑克賠了一千kina（約五萬臺幣），六十頭豬和兩隻似鴛鳥的珍貴高地動物（cass-away），對方還不十分滿意。

雲深不知處

先升起一堆旺火，把一塊塊手掌大小的石頭放在火上烤；同時在不遠處挖一個大坑，準備許多香蕉葉，鋪幾片在坑底。大約一個鐘頭，石頭的溫度很高了，以火鉗夾起數塊移置坑內，上面放蕃薯，再加石頭，放豬肉、野菜，再放蕃薯、玉米……這樣層層覆蓋，最上面用香蕉葉封住坑口，並以茅草樹枝壓頂，一、兩個鐘頭以後掀開，就是高地的上好宴席 mumu。

坑頂冒煙的這段時間裡傑克出現了，略發胖的身軀爲他增加了幾分威儀。和我打過招呼，他召集了一批男子在酒館裡面訓話，婦女兒童迴避。酒館是部落男子工餘聚會休閒的場所，只出售啤酒。另外有些村落仍保存傳統的歌舞（叫做sing-

sing）娛樂場，男女都可以出入。高地社會男女分工明晰，不少學者認爲，男女處於隔離和敵對的狀態。

兩個女孩帶我憑弔被燒掉的酒館和茅屋的遺址。旁邊的香蕉樹也遭腰斬，幸好沒有把咖啡園毀掉。

雲、雨是高地遣不散的頑童。mumu的煙不斷冒出，不畏雨點的侵擾。躲在側屋避雨的婦女邊編織袋子邊閒談，小孩拿著空酒罐在屋簷下接雨水喝，年輕人聚集玩撲克牌。

瑪姬踩一腳爛泥趕來，mumu也掀蓋了。分豬肉時傑克喊我的名字，把手上一條豬腿遞給我，說是大家給貴賓的禮物。我不知所措，道謝之後轉交給瑪姬保管，另外拿起一個香味四溢的蕃薯。這蕃薯味道特別好，大概是因爲混和著我持木棍奮力掘蕃薯的苦樂滋味吧！

吃完mumu，男士在酒館內圍成圓圈唱歌。傑克捐五箱啤酒讓他們盡情地酌飲。我抓住維娜在窗口窺視，看見圈子中間敬酒高歌的男子不時移坐另一人面前，和對方摩擦面頰和鼻子。

「他唱的是什麼？」我問道。

「歌名是——扭轉你的屁股，通常是情歌的調子，可以隨情況不同而變換歌詞，他們現在唱的是，祝福傑克和瑪姬的幸福像流水一樣無止盡。」維娜解說著。那晚的歌聲不知什麼時候才停止。

我離別前夕，瑪姬買了一隻雞在自己院中準備mumu為我餞行。封好坑口之後我們進城買東西，返家時已天黑。幾個女孩拿盤子把坑裡的食物取出。「天哪！雞被偷走了！」我們聽到大呼小叫聲。瑪姬趕出去查看，面色凝重地歸來：「台麗，很抱歉，雞也許被狗拖走吃掉了。希望不是敵人幹的。」



豬是高地最受重視的家畜。

瑪姬送我登上十人容量的小飛機。穿過重重雲層，高地失去蹤跡。我翻開報紙，頭版新聞摘要裡寫著：

昨日有四件強暴案。一件在首都摩瑞斯比港，七名男子強暴一名十六歲少女。另三件發生在高地——一名哈根女子在睡眠中為人拉出室外輪暴，另一名為三人強暴，還有一女子在返家途中遭強暴。

我趕緊閣上報紙。游目所及，雲深不知處。

（原載於72年12月2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一頁被遺忘的歷史

巴布亞新幾內亞東北海岸的威瓦克市 (Wewak) 有燦麗陽光、悠然白雲、金色沙灘和湛藍海水。青翠山林裡還迴盪著孩童笑語——

「哥哥，我看見一隻好漂亮的鳥。」棕髮白膚的盧維格，從口袋摸出彈弓和泥彈興奮地凝望樹梢。他黑髮黑膚的兄弟弗朗契鑽入草叢為我摘了幾片庫乃葉，並告訴我空手捕魚的技巧。若干年前，一位年輕的德籍神父愛上希匹克河畔的土著少女，脫去白袍，回歸塵世，生下這對兄弟。雖然外表形相有如此大的差異，他們，不，我們血管裡却是流著同色的血。

「妳要不要看一塊石碑，上面刻著日文？去年有位日本客人來我們家住，我帶他看了之後，他高興得不得了。」弗朗契見到我這個黃膚的東方人很快想起一個地點。我是受了一夜五king廉價房租的引誘，投宿這間僻處山頭的家庭客棧。

「好哇！好哇！」我抑不住好奇心，欲一探究竟。

兩個小導遊引我來到一個小聚落，暮色蒼茫中見一老人在清理園地。

「巴卡拉先生，這位女士是臺灣來的，可不可以讓她看看你院子裡的石碑？」
啊！碑頂蓮花座上立著的石像，不就是慈眉秀目的觀世音菩薩嗎？

我幾乎是奔跑著趨近石碑，碑文寫著：

戰友 御靈 清

綠 大地

戰友 功 永久

我 日 本 礎

世界平和 礎

獨立自動車第三十九大隊猛軍諸部隊

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三日建立

（碑文中譯為：

安息吧！戰友的靈魂

在這青青大地

戰友的功績永垂不朽

為我日本國奠基

為世界和平奠基

我的呼吸變得急促，激動地問巴卡拉先生：

「大戰期間有許多日本兵死在這座山頭嗎？」

「這裡，那裡，到處都有屍體。他們讓美澳軍隊追得往山裡逃。」

「你知不知道，他們，他們中間有臺灣人嗎？」

「有的，我見到一隊逃兵，他們說我們這半是臺灣人，另一半是日本人。」

巴卡拉先生比手劃腳，歷歷如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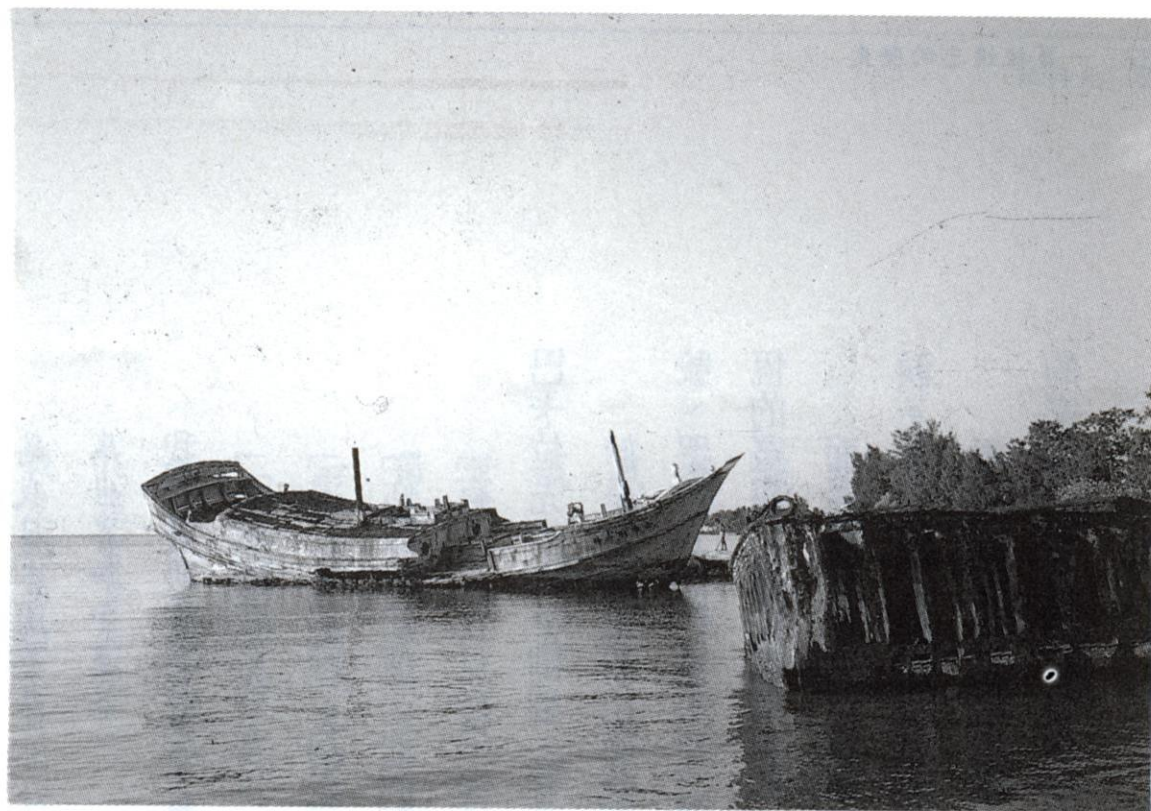
於是，寂寂的山頭騷動起來。他們沒有安息！他們在痛苦地翻轉、呻吟、哀號、哭訴。他們被困在這陌生的山野，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們沒有功績，只有永恆的冤屈。日本國破碎的夢裡，崩塌的瓦礫裡留著他們的血痕。

面對這塊日本生還者於戰爭結束數十年之後返原地豎立的慰靈碑，我欲哭無淚。每句碑文都像是充滿了反諷的意味，特別是對那些來自臺灣的戰魂。

兩兄弟在我身旁追來逐去，一黑一白，相映成趣。是誰把炮彈洒在他們青青的家園？有誰願意見到父兄溫熱的血凝成冰冷的漿？



日本在別人的土地上發動戰爭並立「英靈碑」。



掩埋在沙灘裡的二次大戰戰艦遺骸。

客棧主人雷爾夫告訴我：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不久，就攻佔了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東北地區，再向南推進。一九四三年美澳軍隊反攻，逼日軍向北撤退。海岸地帶河流沼澤遍佈，雙方陷入苦戰。一九四五年，威瓦克落入美澳軍隊之手，日軍退入山區，為盟軍追殺殆盡。

這家人第二天驅車帶我到海邊看掩埋在沙灘裡的戰艦遺骸，不遠處停了兩艘廢棄的船——那是數年前闖入新幾內亞海域的臺灣漁船，被扣留了，零件拆除，剩下的部份成為觀光對象。」雷爾夫說

船身有中文：「金結財號」和「昇陽號」。它們陪伴生鏽的戰艦受海水無情的侵蝕。

在另一座山頭的大石上看見「英靈碑」三個大字，不僅刺目而且刺心。在別人的土地上發動戰爭已經罪孽深重了，還堂而皇之地立「英靈碑」，其上堆著槍枝和鋼盔，豈不過份？這樣的心態，能像碑文所說的促進世界和平嗎？

雷爾夫講了一個笑話：日本人在威瓦克市建立的「和平公園」(peace park)，當地人用土語發音，成為fish park (魚公園)。因此他常聽人抱怨「魚公園」的池塘裡怎麼沒有魚。同樣地，我在慰靈碑上也找不到和平。

無庸懷疑，他們是在這裡了，流離的戰魂。從此，我每旅遊到一處總是先探詢他們的音訊。人們還清楚地記得他們臨死前的掙扎和屍骨暴露野地的慘狀。

「他們逃到我們的村子，用污泥把臉塗黑，潛入河裡用一根稻草管呼吸，以逃避搜索……」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後來我還是去了，不是和鮑爾，而是和「超級土人」老賴及兩個小賴。素昧平生，只因爲同樣來自臺灣，在首都經營汽車裝潢生意的林義雄夫婦慨然邀我到他們家住宿，並建議：

「妳如果想入山，最好請『超級土人』老賴帶妳去。他最有辦法了，可以和土人同吃同睡。」林先生指著站在隔壁汽車修養廠門口的一位老者說。他乾乾瘦瘦的，正操著流利的土英語指導幾名工人修車。

那晚老賴喝了些酒，話比較多：

「沒有人敢把我老賴從巴布亞新幾內亞趕出去！妳去問問看，大家都知道Mr. Lai。我老老實實做事，不欺騙、不吹牛。土人都很照顧我，他們去的地方我都能去；他們吃的東西我都能吃。」

「你爲什麼來這裡？」我問道。

「我一直想來這裡，年輕的時候就想來。」

「怎麼會？」我很訝異。



超級土人老賴。

在瘴蚊肆虐的希匹克河畔，我揮著驅蚊扇聽長者描述。

「對面山裡的亞維加先生的好友爲日軍殺死，他爲了報仇，用石斧陸續殺了一百五十個日本兵。」也有這樣的「英雄」故事在山林中流傳。

「我們家住在東岸的波旁德塔 (Popondetta)，我爸爸親眼看到那場最慘烈的布那 (Buna) 之役，他說血把整個沙灘都染紅了。」就讀於新幾內亞大學的鮑爾提供消息。他並問我：

「妳有沒有興趣參加學校社團舉辦的可可達小徑 (Kokoda Trail) 徒步健行活動？這是最著名的戰爭山徑，由首都摩瑞士比港通往波旁德塔。」

我當然有興趣！只是要等到他們學期末，

「那時候受日本教育，認為效忠天皇，參加大東亞戰爭很光榮，我很多朋友都來這裡作戰。」他打了一個酒嗝。

當我提起很希望到可可達小徑看看，老賴興致很高，雖然他最近胃痛加劇，不宜遠行。好在他的兒子和姪兒從臺灣來探望他，可以幫忙開車。

看到老賴千瘡百孔的私家車誰都會嚇一跳，更讓人驚嚇的是，通往可可達小徑的山路千迴百轉，只要車子稍稍鬧點脾氣，我們就會陷入困境，甚至葬身溪谷。我心中唯一的憑藉是：老賴會修車，兩個小賴有在臺北開計程車和在蘇花公路開貨車的經驗。

「早知道是這種路，我不敢來了。」小賴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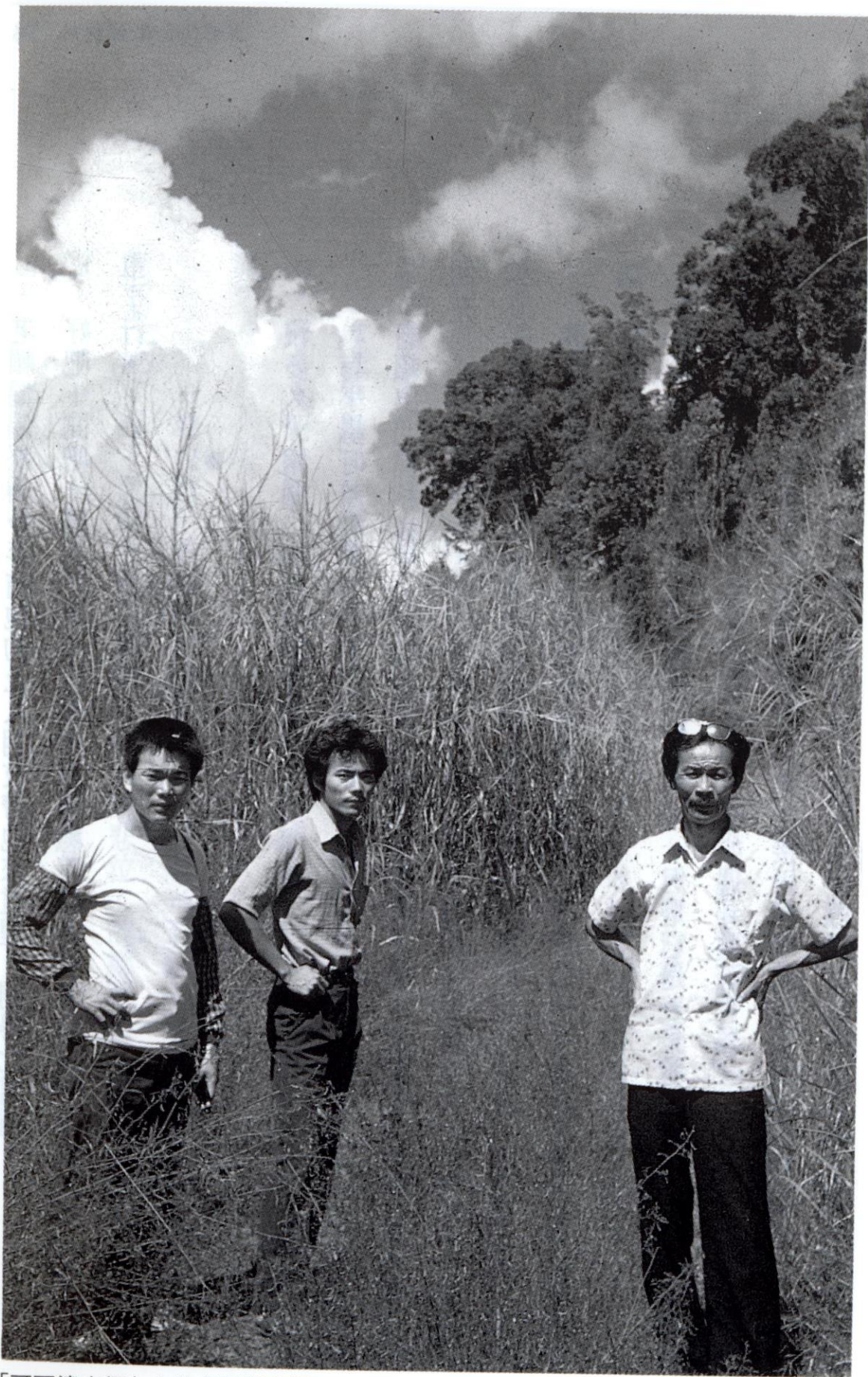
「這麼危險，我們回去好了。」我說。

「沒關係，繼續開。」老賴倒是挺有信心的。

成片橡膠樹林落盡了葉子，剩下褐白的枝幹，遠望有蕭颯之氣。

一路提心吊膽，直到「可可達小徑」的標示牌出現才舒口氣。

「你們最好不要往前開了，路窄，泥土又鬆軟，上回我們的車輪陷在泥裡動彈不得。」一對澳洲傳教士夫婦帶朋友來憑弔戰爭遺跡，看看老賴的車，搖搖頭發出警告。



「可可達小徑」上的老賴與小賴。

老賴偏偏堅稱多年前他的土人朋友帶他來這裡，開得比這遠。

好吧！開吧！路真的愈來愈窄，愈來愈泥爛，到了實在不能開的時候我們下車步行。

沒多久，兩個小賴就開始抱怨了：

「有小蟲叮咬我的腳！打仗怎麼打到這種地方！真要命！」

老賴出門前和在車上還胃痛，這時候却精神抖擻，穿著露空涼鞋快步走在前面。

「你們看，日軍就從那座山頭翻越過來。」他指著。

聽說日軍一九四二年中旬登陸波旁德塔，打算抄「可可達小徑」攻佔首都摩瑞士比港。

這條小徑兩端的直線距離是六十公里，但是它是五十餘個陡坡組成，實際步行里數為九十餘公里，不但上坡難，下坡如遇到雨天更難。

日軍花了兩個月時間向前推進，在快接近摩瑞士比港的地方攻勢受阻。一方面由於澳軍防禦力量加強；另一方面——因為可可達小徑的地形不利車輛運行，糧

食彈藥補給不足。而且毒蟲疾病的侵擾，泥地的牽絆，日軍終於功虧一簣，被迫撤退。

我們先上坡，再下坡，聽到淙淙水聲，來到戈弟河（Goldie River）邊。兩個小賴顯然沒有徒步旅行的準備，沒帶食物，沒穿球鞋。我背包裡有一罐核果和幾罐小魚，只能讓他們稍稍充飢。老賴不要，他說自己可以幾天不吃飯。

我們把腳浸在水裡，四野傳來蟲鳴鳥語。老賴默不作聲，若有所思。他是不是在遙想那「神聖」的戰爭和從此未歸的友伴？我們這三個戰後出生的又在想什麼呢？如果老賴參戰，就沒有小賴了吧？如果在這小徑裡餓上一、兩天，我們還能活嗎？

休息完畢，循原路折返。而那些日本兵（還有臺灣兵）是往另一個方向撤走的，許多人死在路上。至於那批掙扎著脫離小徑到達波旁德塔的，又面臨什麼命運？

——一場血戰，布那海灘的血橫流，在陽光下凝成漿，讓藍色的海水沖去，留下白沙，留下流離失所的戰魂，在風中悲泣。故鄉路遙，親友安否？

（原載於73年2月21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日落·烏啼·星滿天

時針稍稍地挪移開5字，我在冷氣侵人的會議室裡再也坐不住了。我敢確定，又是窗外那逐漸加深的金紅在撩撥著我的心意。上回從可倫坡動物園看大象表演出來，禁不住椰林後絢爛色彩的誘惑，催趕著司機駛往海邊，結果只見幾抹殘暉伴著亙古擊岸的浪花。日頭再升起之時我就要揮別這燦爛之島了，我怎能拒絕夕陽最後的邀宴？

招了一部綠色的三輪小計程車，坐在裡頭全身都震盪著，筆直的Galle路旁的店舖隨之搖晃起來；成串吊垂的芭蕉和椰子，像是要掙脫束縛，飛到人行道上；婦女身上輕軟的紗里和男士纏住下半身的沙籠，也在風中翩翩起舞。

沒喝酒却帶著微醺的心情漫步在Galle Face這片面海的大草坪上。藍天的一角有幾隻風箏款擺著腰身，小販手中一紮彩色風車不住地旋轉。捲浪連綿，海濤

聲不絕於耳，令人憶起一波波的潮水曾將不可一世的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推送上這個梨形的香料之島，歷四百餘年，日升、日落，印度洋水最後吞飲了所有的滄桑。

一位婦女帶著四個兒女赤足戲浪。她對捧著相機坐在堤上凝望夕陽的我發生興趣，過來聊天。

「……我們家在尼弓布 (Negombo)，你下次再來斯里藍卡，一定要來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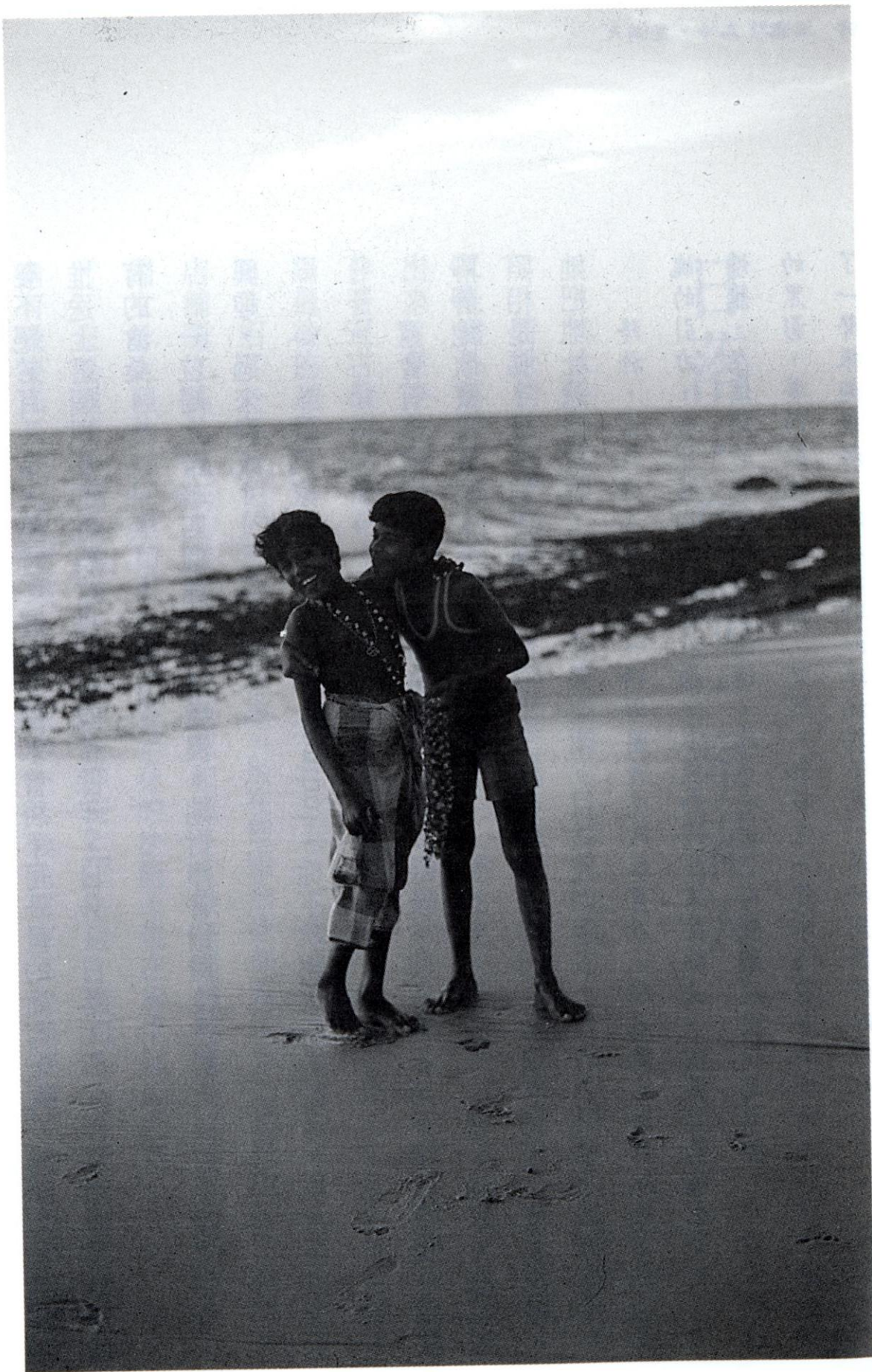
還會有下次嗎？太陽快下去了，這是我最後一個黃昏，請不要打擾我，讓我靜靜地欣賞落日吧！不成，無法下逐客令，她的笑太真純了。喔，是了，你們想照相是嗎？這下她可樂了，忙招來了好幾個親戚合照，像是承受了一個大恩惠。她把地址遞給我時，說了好多聲謝謝。目送他們離去，我的心隱隱地被刺痛了。

終於，億萬道光凝聚成一顆渾圓透亮的紅寶石，那光艷流轉的紅彩有勾魂攝魄的引力，我頓時化為一尊石像，不能動彈。又彷彿是一盞燃著熊熊生命之火的燈籠，在熠熠的金藍洋面上流連、尋覓……。有艘船沈浸在光暈裡，只現出朦朧的黑影，夢幻般地難以捉摸。突然，岩石上一隻沐浴在夕陽裡的烏鴉沙啞地呱叫了一聲振翅飛起，就在這時紅球沈沒不見，草坪周圍的路燈也亮了。

既滿足又惆悵，我原先絕沒想到能從緊湊的時間表裡擠壓出一個月，這樣盡情盡性地在十一、十二月仍溫熱如夏的土地上馳蕩。落日與烏啼再度勾起了許多美麗和哀愁的回憶。

尼弓布——我在第一個週末便拜訪過了。那裡的海濱有一群孩子死纏住我們不放。「有沒有糖？原子筆？錢？」「買條貝殼項鍊吧！」「幫我們拍張相片！」「我們很窮，來，到我們家看看吧！」「我看見你們坐的亭子裡有吃的東西，拿點給我們好不好？」一些同伴受不住，逃回圍牆裡。圍牆裡有許多躺椅，觀光客優游自在地享受陽光。綠草如茵，有花、樹、游泳池，高級的歐式旅館，據說「藍色珊瑚礁」這部影片就是在這裡拍攝的。

斯里藍卡朋友艾朗格尼曾感嘆地說：「我一向以我們國家的美景為傲，我們的人民也是最純良友善的。有一天我帶外國友人經過一處稻田，看見一隊婦女在田間播種，那景象真是美極了。但是沒想到她們播種的手突然伸向我的朋友乞討。我太驚愕了，怒叫著：『妳們不是乞丐啊！做點別的事吧！』唉，後來想想，實在不能怪她們，我們的人民和觀光客比起來真是太窮了。我們的婦女、孩子向觀光客伸出手時，我感到國家的尊嚴全喪失了。我們不是乞討的民族啊！如今政府為了吸引觀光客，賺外匯，還驅使我們最好的藝術家到機場表演迎賓，真讓人痛



日昇、日落，印度洋水吞飲了所有的滄桑。

心。」

尼弓布的夕陽就在孩子們的喧嘩聲中落下。也是在尼弓布，月亮升起時我隨著米力士斯 (Mellitus) 前往一個更北的漁鄉西勞 (Chilaw) 作客。

破舊、暗紅車身的公共汽車內燈光微弱。乘客黑褐的臉上最醒目的是兩顆大而亮的眸子。斯里藍卡人的眼睛怎麼都這麼漂亮？已經有五十萬以上的人同意死後把眼球捐出來。臺灣也從去年起獲得斯里藍卡「國際眼庫」的捐贈。這個從西元前三世紀起就受佛教薰陶的國度，原來具有慈悲、平等的胸懷，並不吝於施予。相傳，佛祖在逝世前曾把眼球挖下贈給盲人。

開車前一個手綁繃帶的四十餘歲男子站在車門口訴苦，他說手被燒傷了，請求協助。見沒人理睬，就下車了。接著身後傳來童稚的歌聲。一個沒有腿的小男孩不知怎麼上了車，手撐著身體在乘客腳邊移動，銅板叮叮咚咚地落入他繫在身上的鐵罐中。周遭有一股濃濃的由人體汗腺發散出的氣味，像是辛辣的咖哩與椰油的混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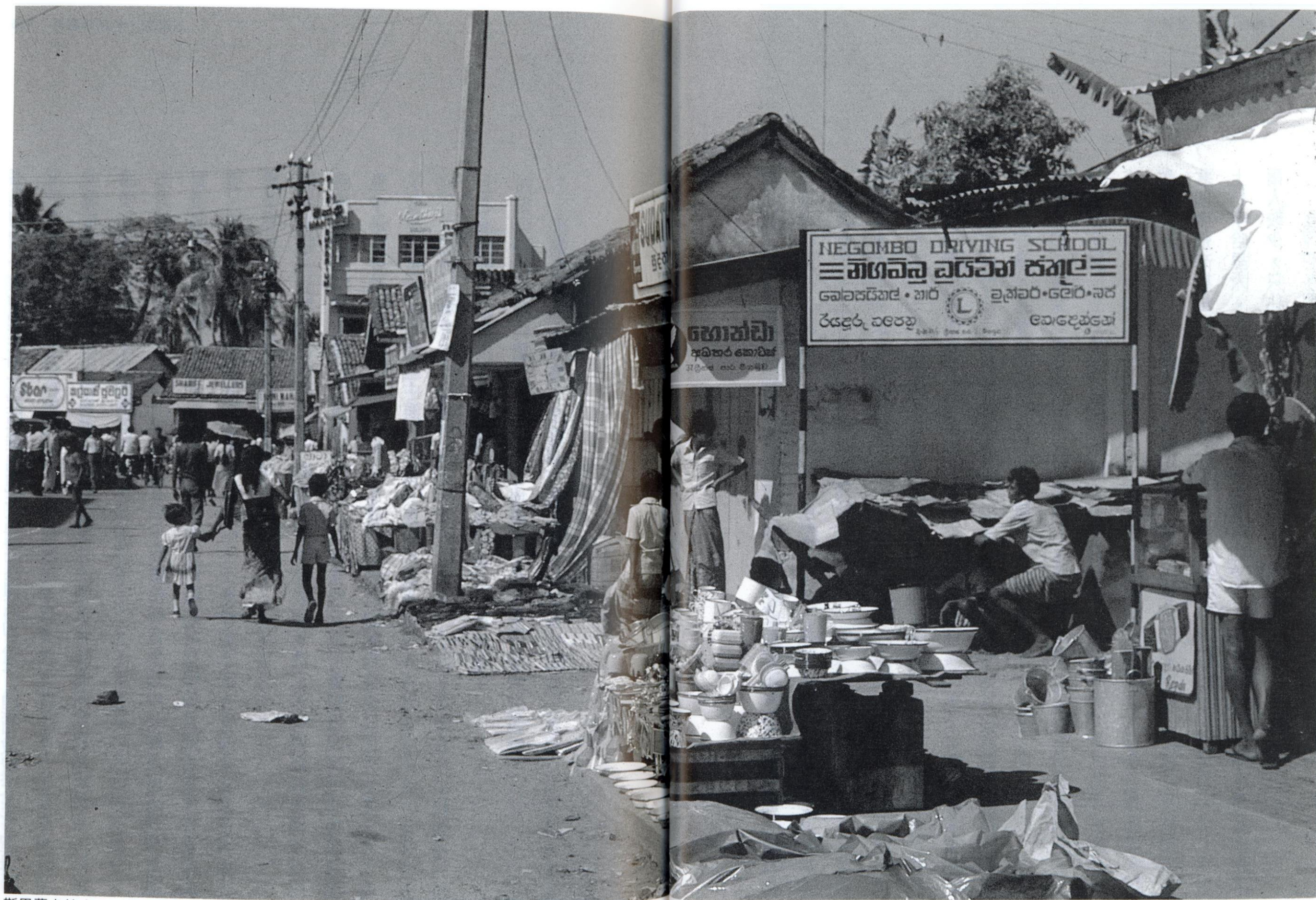
坐在我身邊的米力士斯今年三十二歲，是尼弓布一家美國資本開設的電磁工廠的工人。他平時在工廠附近租屋居住，每逢週末返西勞與家人團聚。尼弓布是

斯里藍卡工廠最集中的地區，會議主辦單位邀請了一些工人與我們會面，讓我們有機會瞭解當地的實情。米力士斯是應邀者之一。我和他聊得很愉快，並表示希望見見他的家人。他立即慷慨地邀請我去他家住一晚。我欣然答應之後，才發現從尼弓布到西勞要乘兩個鐘頭車。

柴油公車的噪音太大了，必須費力吼叫對方才聽得見。米力士斯說西勞是他妻子的故鄉。斯里藍卡的風俗是結婚時女方準備嫁妝，男方不必致送聘金。他的岳父送了一幢房子作為嫁妝，婚後米力士斯就搬到西勞去住。我說斯里藍卡的男孩真是好命，在臺灣男孩如果籌不出聘金，很難娶到妻子。我又問他一般人會不會因此很怕生女孩。他回答不會，男孩、女孩一樣喜歡，也許稍微偏愛男孩，但是差別不大。有錢多給一點嫁妝，沒錢少給一點。假使自由戀愛，就不必嫁妝。

米力士斯的父母住在尼弓布。父親是小公務員，母親在一間泰米爾語的小學教歷史。「你是泰米爾人？」我問道。「不是，我們是辛哈里人，兩千年前祖先由北印度遷來斯里藍卡。泰米爾人是較晚由南印度移來的。斯里藍卡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辛哈里人。不過尼弓布區以泰米爾人佔多數，我會講泰米爾話。西勞的泰米爾人較少，只佔三、四成。我太太家也是辛哈里人。」

我還想多問一些，結果喉嚨鬥不過引擎，又乾又痛，只得閉嘴，把視線投向



斯里蘭卡的十一、十二月仍溫熱如夏。

漆黑的窗外。路邊每隔一段距離出現一座燈火通亮的小亭，裡面放置天主、聖母、聖子或聖徒的雕像。這一帶的漁鎮、漁村居民都信奉天主教。米力土斯說西勞有一個很大的天主教堂，他家就在教堂邊上。不過這個月他們全住在岳父家，因為妻子一個月前剛生了一個女兒，搬回娘家休養。

西勞是終點站，我們一下車便看到十餘頭牛躺在小鎮中心的馬路上睡覺，白日炎陽下拖車的辛勞換得一個清涼自在的寬敞臥鋪。穿過一長條街道，走上一座橋。橋下的沙地上有一家人圍著一艘漁船，正在掀網，把一條條小魚撥落，盛在簍子裡。月光下，魚鱗閃著銀光，十分搶眼。

「我岳父家在河和海之間」米力土斯說。我望見海了。月圓之夜，潮汐受到感應，一起一落音響特別豐厚。天幕以往從來沒有這麼逼近過我，成千成萬顆星星像是一齊伸手招喚。我一眨眼，所有的清光一古腦地從瞳孔流入心底，我也成了發亮的星體，在夜空中游動。

「水泥路兩旁的一幢幢房子是公家的宿舍。」米力土斯帶我在這條海邊的路上走了十幾分鐘，沒遇到一個行人。

「聽！好美的歌聲。」我驚喜地叫道。

「那是年輕人集在一起練唱，聖誕節快到了。」

繁星滿佈的夜晚有耶誕歌聲傳來，是多麼美妙的經驗。可是已經走到水泥路的盡頭，再往前行就是海邊沙地了，米力土斯的岳父家在那裡呢？

細砂灌進涼鞋，有那麼幾秒鐘心頭浮起不安與猶疑：

「米力土斯，你們住在什麼地方？」

「在那裡。」他往左前方一指。我這才看見一排黑黑的樹影中有一絲燈光透出。米力土斯的步伐加快了，我則一腳一個坑地尾隨在後。

推開木門，有個小庭院。米力土斯走近窗口，叫了幾聲：「奧伊拉。」房門開處站著一個矮矮胖胖的女人，瞪著我不明所以。米力土斯一面請我進門，一面向妻子解釋，她的臉上立即堆起笑，為我倒了一杯熱茶。

「普林斯，快醒醒，有客人來看你了。」米力土斯進入一間昏暗的房間，一個小男孩在水泥地上的一張蓆子上睡覺，讓父親搖醒，睜著大眼好奇又害羞地注視我。地上還睡了三個人：奧伊拉的姐姐和她的小女兒，以及罩在一個用樹枝撐起的小蚊帳中的嬰兒。門簾開啓，米力土斯的岳母、妻弟和妻妹也朝我領首微笑。他的岳父則住在離家半個多小時路程的椰林地看管，一星期才回家一次。

斯里藍卡人晚餐吃得很晚，米力土斯請我上桌和他一起用餐。只有一盤咖哩小魚，一碟咖哩洋芋，和發紅、毫無香味和黏性的米飯。他先在一碗盛清水的碗

裡洗手，然後抓幾條魚，打一點咖喱汁，五根指頭靈活地在盤裡攪拌，再把飯菜從手送到口中。我一星期以來差不多每餐、每道菜吃的都是咖喱，胃已經麻辣得吃不消，雖然感到飢餓，望著這樣的菜飯怎樣也提不起食慾，胡亂塞了幾口，堅稱「飽」了。

米力士斯唸高中的小舅把房間讓給我睡。清晨四時多，就被耳邊嗡嗡叫不休的蚊子鬧醒了。天漸明，烏鴉叫聲比我在可倫坡聽到的還要響。朝陽從河面升起的時候，對岸的回教寺院傳來陣陣歌聲與鼓聲。奧伊拉走到井邊打水洗衣，孩子們把兩隻尖嘴小豬放出，米力士斯和我在廊下喝茶閒聊。沙地上十餘株椰子樹上結滿黃澄和青綠的果實，既好看又有經濟價值。

「米力士斯，你喜歡目前的工作嗎？」我問道。

「還算不錯，我在工廠裡是技術工人，每個月賺一千一百盧比（折合二千二百元臺幣），一般工人的工資為八百盧比左右。我們工廠雇的都是男工，工資和別的工廠比起來要高一些，不過這是我們前年和廠方爭鬥了九十九天後的成果。」

米力士斯生動地敘述事件發生的首尾經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們像往常一樣早上六點到達工廠，大門却上鎖了。門上掛了一張牌子：

『由於你們紀律不良，工廠決定停工。』

我們商議之後撐起寫著『我們沒有罷工，而是被無理解雇』的木板遊行示威。幾小時後警察來了，強迫我們解散。大多數人到一塊空地上集合，建了一幢茅屋，住在裡面一起討論對策。我們每天派人到工廠門口把守，不准廠方把機器或成品運出；另一批人在附近地區挨家挨戶尋求支援，不少人捐錢和食物給我們，並簽名向總統、總理，以及政府的工會組織陳情。他們回信說會處理這件事，但三個禮拜過去了，未見採取任何行動。」

「廠方為什麼說你們紀律不良呢？」我還沒有弄清楚原委。

「是這樣的，工廠要我們增加工作量而不增加薪水。我們建議多雇用兩個人，廠方不接受，便想把我們趕走，另外換一批工人。停工後一個月，我們在報上看到該工廠徵工人的廣告。我們於是到應徵處的門口阻止任何人進去申請工作，許多申請者在我們勸說警告下離去了。」

又過了一個月，廠方要求我們回去工作，我們說必須請獨立的錫蘭工會派代表參加商討和作證。結果討論了一個月，廠方最後同意增加兩名員工，並給我們加薪。」

米力士斯告訴我錫蘭一九四八年獨立，成為英聯邦內的自治領。一九四九年

產生了第一個工會，以後各種工會組織蓬勃發展。這家美資工廠一九六九年設廠，次年就成立工會，由廠內七個部門各選一個代表組成工會的委員會。因有日、夜二班，共十四名代表每月集會，每年改選一次。米力士斯今年當選工程部門的代表。

斯里藍卡失業問題非常嚴重，可倫坡市有一半以上就業人口找不到工作，全國失業率百分之三十幾。米力士斯他們被解雇後，奮戰不懈達三個月之久的精神以及社區民眾給他們的支持深深地打動了我。他們並不是溫馴任人宰割的羔羊。

奧伊拉問我早餐要吃什麼，我見桌上只放了一條麵包，便說茶和麵包就可以了。她另外遞了兩根芭蕉給我。看見五歲大的普林斯渴求的目光，便分一根給他。奧伊拉輕斥了一聲，他縮手不敢拿。水果在一般家庭中還是奢侈品。

清新的空氣、陽光、海水是免費供應的，只是人在餓肚子的時候絕沒有心情感謝這些自然的恩賜。順海邊的沙路往西勞橋下的魚市走去。隆背的印度種牛拉著蓬車從身邊擦過，牠們的神態和臺灣的牛一樣謙和而有耐力。

烏鴉在中國人的意象裡是不祥的鳥，一身漆黑又發出刺耳的怪叫。可是牠們在斯里藍卡這慈悲為懷的佛教國度裡却生活得自由自在，是最常見的鳥。一走近魚市，放眼望去，幾十隻烏鴉棲息在茅草屋頂上，另有一些在天空盤旋飛轉，使

得擁擠紛擾的市場更加雜亂。

西勞橋下的漁船忙著卸貨。河面上帆影片片，天主堂的倒影在水中晃動，米力士斯父子的身影緩緩拉過橋面。不知不覺中，我的腦海裡留下了許多理不清的浮光掠影，而日落、烏啼、星滿天是其中最難以磨滅的印象吧！

（原載於71年2月23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失落的茶園

加塊方糖、倒點牛奶，錫蘭茶的苦澀滋味就掩蓋住了。

喀沙馬拉旅館的頂樓樂聲震耳。

「來吧！跳吧！」庫馬爾首先躍入舞池。他的手、腳，青蛙般地伸張開來，扭腰、擺頭，模仿的是斯里藍卡的傳統舞姿。我們一個個都以自由式忘情地隨音樂搖動。

「來斯里藍卡以前我沒跳過舞呢！這個國家令我瘋狂，像今天從茶園到植物園就是兩個極端，不這樣亂蹦亂跳發洩一下，我不能保持身心平衡。」我說。

「我如果在可倫坡跳會成為醜聞，人家會說那個社會主義的怎麼這麼腐化。誰說社會主義的人就該像苦行僧一樣板起臉說教？社會主義就是要讓人快樂，而舞蹈音樂最能愉悅人。我以前也不會跳，後來在倫敦唸書的時候突然開竅了，舞

蹈細胞活躍起來，坎弟舞者的古老舞姿就這樣溶進我的體內。今天的經歷妳受不了了嗎？這就是斯里藍卡。我們要讓你們看見真相，那些裸胸露體躺在沙灘上的觀光客做夢也見不到。」庫馬爾眨了一下眼又跳開去了。

我是做夢也沒料到自己的雙足踏上了這個中國史籍上記載的「獅子國」、「錫蘭山國」，一九七二年才改名為斯里藍卡的島嶼。從貧乏的史地知識裡搜尋，我只記得錫蘭的首都是可倫坡，最有名的產品是茶葉。抵可倫坡以後，每天都有機會品嚐紅茶，也在觀光手冊和風景明信片上欣賞到笑容可掬的婦女採茶的悠然神采。一本書上記載茶葉是斯里藍卡第一外銷產品，國庫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全國有六十英畝左右的茶園，佔可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五，雇用了七十萬以上的工人。

「我想看看茶園。」會議第一週，我就向主辦單位和斯里藍卡朋友表露我的心願。

「好的，我們會安排。」果然，第三個週末的坎弟之旅中穿插了這個我盼望已久的節目。

海拔一千六百餘呎高的坎弟是景色宜人的山區。秀麗的山脈起伏伏，十三世紀起辛哈王朝在此建都。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初葡萄牙和荷蘭殖民者先後征服了這個島嶼的大部份地區，只有坎弟的辛哈里人頑強地抵抗，未受他們統治。英

一高一低，清脆悅耳，又閃著動人的大眼，我看沒幾個人真正在聽她講話的內容。

「太美妙了。她看起來像是泰米爾人，可是却告訴我她是辛哈里人。」庫馬爾說。

窗外走過的一隊婦女立即把我吸引到鐵窗口。每個人頭上披著布巾，粗麻繩從上面輾過，繩子下垂的兩端繫著一大簍剛採下的茶葉。她們看到我，好奇地湊近觀望。就這樣互相凝視了一會兒，我想用英語和她們交談，她們聽不懂，庫馬爾的辛哈里語也不管用。我想起皮包有一包機場買的糖，遞出去請她們吃，她們快樂地拆開，像是從來沒嚐過。

滿山遍野的茶樹蒼蒼鬱鬱，我照了幾張相。

「注意！下車以後主管單位禁止我們照相。我們進來參觀很不容易，這是很敏感的地區。這次多虧天主教的社區工作人員幫忙，等下到社區中心會有一些工人來和我們會面。」

我嗅到一種不尋常的緊張氣息，下意識地把相機由胸前移到身側。

我明白為什麼不准照相了。走在碎石泥土的坡路上，映入眼簾的是一排排土磚堆砌、黑褐色石棉瓦覆蓋的陳舊房舍。門內黑漆漆的，窗子上則釘著橫直木條。這是人住的嗎？糞便的惡臭一逕地衝入鼻腔，使呼吸困難起來。看見婦人、小孩



茶園中工作的婦女好奇地湊近觀望。

國人一八〇二年從荷蘭人手中接管了沿海的重鎮，但一直等到一八五一年趁辛哈王朝內爭之際才成功地佔領坎弟。因此火車把我們送抵坎弟時，我對這個山城懷抱著仰慕的心情，佛牙寺在清澈的湖水襯托下顯得份外地聖潔與嫵媚。

週日清晨我們租了一部車往哈那尼茶園進發。途中拉莉塔和彼得的談話引起我的興趣。拉莉塔說一九七五年斯里藍卡政府將茶園國有化是正確的作法，這以前茶園多由英國公司管理。彼得詰問她為什麼國有化以後茶產量不斷地下降。她說人謀不臧可能是主因，詳情她也不清楚。

先參觀一間製茶工廠，茶香直透肺腑。工人當天休假，特別請了一位接待小姐為我們講解各種步驟。她的音調非常特殊，有如鶯啼，

的悲哀。在斯里藍卡他們被稱為「印度泰米爾人」(Indian Tamils)，有別於「錫蘭泰米爾人」(Ceylon Tamils)和佔人口百分之七十幾的「辛哈里人」(Sinhalese)。辛哈里人從西元前四、五百年開始就由北印度移居錫蘭，目前多分布在濕潤的平原區和坎弟山區。錫蘭泰米爾人也是在兩千年前就從南印度遷到這個島上居住，現在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傑夫那(Jaffna)區，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印度泰米爾人有一百餘萬人(約佔斯里藍卡人口的百分之十)，是一八三〇年以後英國殖民政府為發展種植業由南印度招來的奴工後裔。一九四八年錫蘭獨立後一直不願意給這些印度泰米爾人公民權。他們的去留問題成為印度和斯里藍卡兩國政府的爭議焦點。

參觀「排屋」的人回來了，還有幾個十幾歲大的女孩隨他們一起來接受我們訪問。

透過翻譯，我們毫無組織的問題得到的回答是零碎散漫的。即使如此，拼湊起來的一些材料還是令我心驚不已。她們說——

「茶園工資是以日計算的。工作繁忙的月份裡有二十三天每個男工日薪十四盧比，童工九盧比。剩下的八天，男工、女工的日薪都是九盧比。但平均每個月只有十六個工作天，雨季的三、四個月幾乎沒有工作，沒有收入。」



「社區中心」外有一群小孩守候著。

在屋子前面走動，我才相信這些排屋(line rooms)是茶園工作者的家。

「社區中心」不過是間小小的空屋，放置幾張長條木椅。只准我們派三個代表參觀「排屋」，其餘的人被「關」在這小塊空間等候他們回來報告。我覺得很難受，溜出室外。一群小孩守候在那裡，有個小女孩手中握著一束白色的小野花，赤著腳，有一股奔放的野味。我管不了那麼多，提起相機連照了好幾張。見到一位年輕的母親，懷裡抱著一個小嬰兒。她會講一點英語。

「妳喜歡斯里藍卡嗎？」我問道。

「不喜歡。」她回答得很乾脆。

「想回去印度嗎？」我再問。

「不想。」她再度搖頭。

我從她簡短的答覆裡體會到這些茶園居民

「爲什麼你們不利用周圍的空地種點菜蔬、養點家畜？」我傻傻地追問。

「那些地不是我們的，也沒有人爲我們這樣計劃。一家只配到一小間房子，前後空地很小。曾經有人種一點菜，還沒有長好就被別人偷拔走了。」

「有沒有食物配給？有沒有免費教育？」有人問。因爲斯里藍卡社會主義的思想很濃厚，雖然經濟情況不佳，失業率高，獨立後却一直實施米糧配給制度，每戶每月可獲得若干免費白米和食油的配給。教育也是免費的，如果能通過大學入學測驗，連大學都完全免費。

「沒有，政府沒發給我們糧票。學校大多數人只唸五年，老師很少，有的學校沒有課桌椅。」她們回答。

「有醫院，有醫生嗎？」

「有一個醫務室，一個醫生，他常常不在。」

.....

後來從卡斯波斯神父口中聽到更多有關這些茶園泰米爾人的際遇。他說英國殖民者於一八二〇年到六〇年在錫蘭山區推展咖啡種植。由於待遇差，錫蘭本地的辛哈里人不願受雇爲工人。英國人便到南印度招了一批工人，將他們集體安置在咖啡園內做工，與外界社會隔離。等到咖啡走下坡便改種茶，將錫蘭轉變成一



「排屋」——茶園工作者的家。

這樣的工資真是低得嚇人，一個月才兩、三百盧比（折合五百元左右臺幣）。據我所知，茶園以外，一個女工一個月平均賺五百盧比，男工賺六、七百以上。

「有沒有很多人到茶園外找工作？」我問道。

「很少，很難找到工作。我們不是公民，工作機會更有限。辛哈里人現在有不少到茶園裡來把比較好的工作搶去做，我們的人很生氣。」

一家六、七口人，只靠這麼一點收入怎麼生活呢？

「我們有的時候一天只吃一餐，情況糟的家庭也有兩、三天吃一頓的。」

「真的嗎？妳相信她們說的嗎？」我猛搖坐在我邊上的蘇珊。她點點頭。

個茶的出口王國。茶園內部階級森嚴——層層監督，最下面的工人受到殘暴的對待。

斯里藍卡一九四八年獨立以來所訂的法案，對茶園泰米爾人相當歧視，設了許多限制不讓他們成為公民。坎弟的辛哈里人基於選舉代表的配額、種族的仇恨等等因素，視印度泰米爾人為眼中釘，曾發動攻擊想把他們除去。

印度和斯里藍卡政府經過多年的談判，終於在一九六四年簽訂西瑞馬——沙斯崔合約，以七比四的比例把部份印度泰米爾人送回印度，部份轉為斯里藍卡公民。原訂十五年完成，可是到現在還有四十五萬到五十萬人仍留在茶園。回到印度的三十六萬人中，有許多適應不良很快地去世。只有十七萬人得到斯里藍卡的公民權，可是他們在選舉時不能平等地投票。不論是統一國民黨（UNP）、自由黨（SLFP）或馬克斯主義的政黨，都沒有真心誠意地為他們爭取利益，因為他們沒有投票權。

卡斯波斯神父最後用三個詞來形容茶園泰米爾人的慘境：Depress（沮喪）、Oppress（壓抑）、Suppress（鎮壓）。

我們憂傷地走下坡路。我在隊伍最後面又偷照了幾張相，作為對壓制的反抗。「沙利油！」孩子們在車窗外猛揮著手道再見。

車子把我們載到坎弟佔地一百五十英畝的皇家植物園午餐，這世界又變得如詩如畫般地美麗。一株一八六一年由馬來西亞引進的爪哇柳樹的綠蔭覆蓋了好大一片草地。十位青年在低垂的枝桠邊載歌載舞。一個鄉村女教師帶著一群孩子散步，走到他們身旁，唱了幾首民謠，音色是那樣的美，神情是那麼坦然自若。我以為我到了天堂，天堂裡的茶都是甜的。

（原載於71年2月22日臺灣時報）

域内篇



有理之脫與無理之脫

之一

睽違了我們這個據說快擠入已開發國家之林，榮居東亞五小龍排名榜的島一年多，又從最「前進」的紐約輾轉到最「落後」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村落遊歷了一陣子歸來，對於「色情與大眾傳播」這樣的論題，似乎應該表達一點新鮮的看法。

首先，我想提供一張照片，是在新幾內亞的超布倫島攝的。照片中的少女坦露著胸部，友善而好奇地站在車窗外探視我這個相貌、膚色、服飾與她不同的觀光客。她見我舉起相機，非常興奮，很大方地讓我攝下這張在某些人眼中可能「有問題」，不宜在大眾傳播媒介（譬如中國論壇）出現的照片。事實上，大多數生活在這島上的女子平時都穿著由外界輸入的衣裙，只有年紀大的婦女才依舊晃盪著

乾癟下垂的雙乳操作家事與農事。我照這張照片的那一天剛好經過一個國小的操場，正逢巴布亞新幾內亞政府規定的每週一天的「傳統日」，所有女生都赤裸著上身圍草裙，男孩子則穿丁字褲上學。爲了保有和復興文化，少女們展示了胸部，可是她們的下體是絕對不露的。另一天，我在村子裏要爲一個一歲多的小男孩照相，他的父母請我等一下，然後從屋內取了一條褲子爲他穿上。他們說：「否則小孩長大以後看到沒穿褲子的照片會很丟臉。」

其次，我要講一則在新幾內亞中部高地聽到的故事。有一次我和兩位婦女在草屋中聊天，其中一位婦人說她的先生曾在澳洲採礦，認識一對在澳洲大學任教的夫婦。數年前，這對夫婦帶了女兒到他們家住了幾天。她告訴我那個澳洲女人「不懂禮節」，在村人面前把衣服、褲子都脫了，跳到河裏面洗澡。還有一次村裏舉行慶典，她和女兒都脫上衣、穿草裙參加跳舞。跳到一半，她的女兒忽然把裙子扯下。村人都把臉轉開，不好意思看，男孩子也停止打鼓。那個「不懂禮節」的澳洲女人却若無其事，不禁止她的女兒這樣做。我問道：「她的女兒多大？」她回答：「五歲。」我不禁呆了。您聽到這個故事的反應，或許也和我一樣吧！

許多文明人對不穿衣服的部落人產生誤解與幻覺，以爲他們生活在不受禮法約束、性解放的社會裏。殊不知每個社會不論多麼原始都有其道德規範，如果公

片，是受到她的純潔笑顏、健美體魄以及對自己文化尊重的精神感動。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張照片百分之百不含色情的意味。可是，如果我不瞭解這少女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而以異樣的眼光攝下她的胸部特寫，再寄到「花花公子」或「封面女郎」之類的雜誌刊登，並且附上「男性的樂園」、「性解放的少女」之類的渲染文字，同樣的少女裸胸照就「沒有道理」會造成色情污染。

在紐約一年，我看了不少各國製作的名片，片中含半脫及全脫鏡頭者佔相當大的比例。除了幾位導演（譬如義大利的帕索里尼、德國的法斯賓德）的某些片子裸露鏡頭過多，有濫用之嫌外，其他的名導演拍的裸體戲都相當節制，出現得既自然又合理，而且畫面安排儘量不落俗套，兼顧美感與真實感。這些鏡頭如果剪掉，片子的銜接以及意義的傳達都會有問題。對「色情」有興趣的觀眾，絕對不會耐著性子在戲院裏坐上兩個鐘頭等待那幾個裸體鏡頭的出現。臺灣的電檢處對這類藝術水準極高的影片動手腳，實在是沒道理到極點。色迷心竅的人真能進電影院看這種電影，相信可以減少他在家裏看色情錄影帶的時間，而且可以提高他的欣賞水平，區分一下「脫得有道理」和「脫得沒道理」之間的界線。分清了這界線之後，見到亂脫的色情畫面必定覺得索然無味。審檢單位見脫就殺的態度與作法，表面看來是在防止「色情氾濫」，其後果却是降低民眾對藝術的鑑賞力與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女學生在「傳統日」赤裸著上身圍草裙上學。

然展示不該裸露的部份以及性交行為，實會受到輿論的攻擊與制裁。

返臺以後，得知四月間有幾位女星在「封面女郎」雜誌「不小心」暴露了下體，輿論羣起圍攻，指她們「不要臉」，她們也頻頻聲明是受人陷害，而不是自願暴露私處。結果「封面女郎」遭一年停刊的處分，被禁的「封面女郎」一夕間洛陽紙貴搶購一空；新聞局繼而加緊審查影視節目，要求傳播界自律自清，一時間，大眾傳播媒介與色情氾濫便成了熱門話題。

坦白地說，我不反對電影、電視以及書報雜誌中出現脫的鏡頭，只要脫得有道理。「脫」和「色情」並沒有必然的聯帶關係。什麼叫脫得有道理呢？像我提供的這張少女照片，我就認為脫得有道理，我也把她脫的文化背景與理由說明清楚了。我之所以照這張袒胸露乳的照

創造力，以及對以脫為號召的色情影片與雜誌缺乏抗拒力。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因外國名片大都有脫的鏡頭就認為非脫拍不出名片；或者是外國書報攤上色情畫報充斥，便指責我們的社會禁止這樣的雜誌發行是不夠先進。也許並不足怪，看了許多名導演的作品之後，情感上最接近，最引起我共鳴的還是印度的沙特亞傑·雷和日本的小津安二郎及黑澤明導演的片子。這些片子裏面沒有一個裸體鏡頭，却洋溢著東方民族特有的溫情與哲思，在世界電影史中閃著恆久的光輝。除非我們能脫得像歐美影片那樣的自然，並在自己的社會文化中找到合情合理的依據，否則沒有必要東施效顰。就像那位「不懂禮節」的澳洲女人，以為脫了衣褲就更接近她所崇仰的原始文化，却沒有意識到別人只脫衣不脫褲，而且脫得有道理。膚淺的模仿只是徒然留下笑柄罷了。

（原載於72年8月25日「中國論壇」）

之二

對不起，超布倫島的姑娘

——有理之脫見不得人嗎？

姑娘，當我發現妳的照片隨「有理之脫與無理之脫」一文出現於中國論壇第



巴布亞新幾內亞部落中的年長婦女依舊是晃盪著雙乳操作家事與農事。

十六卷第十期而橫遭塗改時，內心極為難過。我想立即寫一封信向妳道歉，却不知道妳的姓名、地址。在那篇文章裏我已說明：「我照這張照片的那一天剛好經過一個國小的操場，正逢巴布亞新幾內亞政府規定的每週一天的傳統日，所有女生都赤裸著上身圍草裙，男孩子則穿丁字褲上學。……我之所以照這張袒胸露乳的照片，是受到她的純潔笑顏、健美體魄以及對自己文化尊重的精神感動。」我實在想不通，這麼純正，百分之百不含色情意味的圖片，為什麼不能以完整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

我不單單要向妳道歉，還要向你們全部落、全國（包含六、七百個不同的族）致歉。我生存的社會以這種方式處理妳的照片，等於侮辱了你們引以為傲、苦心孤詣設法保存的傳統文化。為何我們這個有五千年歷史的禮儀之邦會做出這麼失禮的事來，我不甚瞭解。我請教了一些人，他們作了如此的解釋：

「塗改這張照片是因為雜誌社怕落人口實，以為要藉裸照促銷。」

「影視書報雜誌的審檢尺度本來就是這樣的嘛，只要裸體就認定是色情，會危害我們的倫理習俗。」

「社會大眾的水準太差了，他們只看裸體照，不會看你附加的說明文字，更不管你照相的動機與用心何在。」

「氣什麼？這不正應了你文章裏所說的，審核單位見脫就殺的態度與作法，表面看來是在防止色情氾濫，其後果却是降低民眾對藝術的鑑賞力與創造力，以及對真正以脫為號召的色情影片與雜誌缺乏抗拒力？」

「文明人一向瞧不起部落民，認為他們粗俗不雅，強迫他們穿上衣服。你看，照片中的少女胸前不就多加了一條精緻的花邊嗎？你不說我還真以為他們的服飾就是這個樣子的呢！」

姑娘，這麼複雜、奇特的理由妳能夠接受嗎？我想妳一定慶幸自己生活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超布倫島上，而不是置身於中華民國的寶島臺灣。

關於最後一點理由，我有一些聯想不吐不快。幾年前我隨幾位同事訪問蘭嶼。像許多觀光客一樣，我們一拿起相機就遭到島上居民，尤其是年輕人強烈的抗議。聽說，曾經發生他們把觀光客手中相機搶下往地上摔毀的事情。「多麼野蠻的部落人啊！」也許有的觀光客在驚魂卜定之後作這樣的結論。後來我和幾位島民聊天，問他們為什麼這麼憎恨觀光客拍照。「這些照片拿到外面去給別人看不好啦，別人會笑我們不進步。」他們深深知道，許多外面人是以怎樣的眼光看他們的服飾與其他習俗。丁字褲是不准在國慶場合亮相嗎？

我真擔心，我在新幾內亞的朋友們得知「傳統日」的服飾為「先進」國家塗

改之後，也產生憤怒和自卑的情緒，甚而為「文明」同化，棄傳統文化如敝屣，迷失了自己。讓我再鄭重地說一聲：對不起，超布倫島的姑娘。

之三

本刊第一九〇期「性與文化」專題中，刊載胡台麗小姐大作「有理之脫」。為配合該文比較說明方便起見，加附一張胡小姐提供之「超布倫島女孩」上身赤裸之照片；同時為避免因引用該照片招致對本刊無謂的誤會，乃對上胸暴露部分略加掩飾。雜誌出刊後，胡小姐來函提出異議，特將來函全文刊載，並藉此說明本刊立場。

中國論壇半月刊自創刊以來，一貫秉持的信念是倡導開放社會的多元價值觀。本刊製作「性與文化」專題，基本上即是從這個立場出發。對胡小姐附刊照片之處理，係鑑於該少女之裝飾，已受西方文明影響，並非原部落傳統穿著，故在暴露部分略加掩飾，以避免誤會。

中國論壇敬啟

（原載於72年9月25日「中國論壇」）

遙遠的炮火

很遠了，那場戰爭，一九四五年結束的。我的生命還沒有開始，沒有悲劇的記憶，沒有，什麼都還沒有。

五月的紐約，春的氣息猶濃，枯乾的長春藤努力發出綠葉，企圖遮掩老態龍鍾的建築。從不同膚色的顏面上，快速交錯的步履中，體會不出戰爭。丟下三角錢，換得一疊厚厚的報紙——商業廣告的沈重壓著你，終於，戰爭的畫面出現了。一艘英國巡洋艦浮在冰冷的南大西洋面，中彈後受著熾熱的火浴。它的名字叫「羚羊」，獻祭於一個喚做「福克蘭」的小島前，為的是什麼？

鑽入「不立刻」街的电影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波仍在盪漾，每一迴旋都觸及心頭那團難解的謎。「飄揚的軍旗下」，東寶影片公司出品，深作欣二導演，被譽為日本一九七〇年代最傑出的反戰片，還是第一次在紐約上演。

燈暗了。一九七一年，日本天皇照例在「全國戰歿者追悼會」中致詞、獻花。鏡頭轉到一位中年婦女，她每年此時都坐在厚生省的戶政事務所內，壓抑著內心的苦怨，要求查明丈夫在南洋戰爭死亡的確切原因與時間。她接到的通知書上，只含糊地說她丈夫在戰爭結束後受軍法處決而死。如此不名譽的死因，使她與丈夫離家後才出生的女兒無法得到撫恤金，不能接受天皇的慰問，並受到鄰人的恥笑。她認為丈夫含冤莫白，靈魂難以安息。新換的戶政長官同情她的際遇，要她向幾個與她丈夫可能有過接觸的生還者探詢。一幕幕的戰爭回憶於是呈現——

戰爭雖然結束二十餘年了，但是導演成功地顯示出戰爭的夢魘以各種形式——逃避、遺忘、失落、嘲諷、欺騙、誇張、掩飾……纏繞著生還者，在他們的生命裏留下令人驚悸的刻痕。

婦人尋找的第一個人，住在東京市一片廢棄的垃圾場內。是的，他也像是一片廢鐵，自慚形穢，乏力而無用途。他說婦人的丈夫救了他，為他製造機會，幫助他逃走，而他自己想必是在後來的戰役中犧牲了。婦人要他作證，他則推說那只是他的猜測，沒有證據，而且他已失去了信心，不敢面對人羣。

第二位證人在戲班裏演丑角，演述有關戰爭的笑話。他說他已不記得任何戰友的臉了。美澳軍隊合攻新幾內亞叢林中的日軍，當時他們那部隊只剩三分之二

的人有武器裝備，在叢林裏艱苦求生。他回憶隊伍裏有一個人因偷當地人種的馬鈴薯而被處決，那人可能是婦人的丈夫。最後，在傷心、迷惘的婦人面前，一邊塗粉一邊對鏡苦笑：「我告訴你的也許只是我台詞的一部份，我真正的生命已經留在那裏了。」

接著訪問雙目失明，載著墨鏡的憲兵軍曹越智（Ochi）。他講述了一個恐怖的故事：有一個人受到軍法處決，因為他把戰友殺死，割下肉當作野豬肉與人交換食鹽等物品。他不知道那是不是婦人的丈夫，不過那人袋裏有一張照片，裏面有位婦女背著孩子。婦人踉蹌地告辭出來，跌倒在汽車旁，不能確定她的丈夫到底為何而死。在這同時，瞎子在屋內喃喃自語：「沒有人知道真相！」然後粗暴地將妻子推倒，猛烈地做起愛來。

原來是陸軍少尉的第四位受訪者，戰後在一間小學教書。他說他已經喪失了思考的能力。不過他記得，婦人的丈夫與其他幾位士兵是以反叛長官的罪名，未經審判而被處死刑。他們反叛的原因是那位隊長俘虜了一名美國兵，以殘忍血腥的手段把他殺死之後，自己喪失了理智，要加害同隊的士兵，婦人的丈夫和隊友為自衛就把他除去了。私自執行死刑的那位軍官，戰後沒有受到任何處分。教師說：「我有一天在橋邊遇見他，想把他推到河裏，可是我太懦弱，沒有勇氣那樣

做。我是一個做不了任何事的男人。」

婦人找到了那位軍官。他爲自己的行爲辯解：「我們戰敗了，但是爲了國家的榮譽，維持秩序是重要的，他們殺害長官應該處刑。我記得他們隊裏剩下五人，其中一個招供殺害長官的經過，只有三人被處刑。」長官說出了那個出賣隊友者的姓名，居然是住在垃圾場的拾荒老人！

老人痛苦地道出了實情：他們的隊長有一日瘋狂了，要他們毫無道理地攻擊。婦人的丈夫等人出言頂撞，遭到拳擊，並要置他們於死地。於是其中三人合力把隊長殺死，並相約到總部報到時謊稱隊長發狂自殺身亡。那時，「老人」在極度飢餓與瘡疾發作的虛弱狀況中倒在一旁未參與行兇。等另外四人離開後，餓火中燒，看見草草掩埋的隊長手臂露在外面，求生存的意念使他忘了一切，砍下手臂吃了，恢復氣力，也返回總部。長官不相信自殺的說法，迫他們招供，他爲了自救，出賣了隊友。

「剛回到東京我很習慣，大家生活都很苦……後來愈來愈繁華……那樣的世界不屬於我，便退居這片荒地……調查的時候我什麼都說了，就是沒講我吃了長官的肉……」

婦人想知道丈夫臨死時的情形。老人問：「瞎子越智難道沒有告訴你？他是

執行死刑的人。」

行刑前——

婦人的丈夫一把捏爛碗裏的香蕉：「我是日本人，受刑前一定要吃米飯。」越智爲三人煮了一些米飯，他們和淚吞下。海邊沙灘上，受刑人跪在那裏。婦人的丈夫問：「日本在那一個方向？」面向日本，三人抖顫地抱在一起。槍聲響時，聽到婦人丈夫高呼：「天皇——」

「他是想說天皇萬歲吧？」婦人問。

「不，那聲調更像是抗議。」老人回答。

走在人潮洶湧的街頭，婦人默默地對丈夫說：「我想你是得不到天皇的獻花了。就算是他向你獻花，你也不會安息。」

燈亮了。婦人悲愁的容顏、新幾內亞叢林中的屠殺、拾荒老人茫然無依的眼神……都鑄在我的心裏，沒有隱沒。許多反溯的鏡頭，導演採用凝定的畫面也是爲了加強這種效果吧！戰爭並沒有真正結束，它印在人們的心版上，塑模著思想行爲。

誰說戰爭遠去了呢？我們還活在它的陰影中。

我不禁想起陳映真筆下那位悲劇性的鄉村教師，日據末他充軍南洋，打那場

不知所到的戰爭。「人肉是鹹鹹的」，他也嚐過那樣的滋味。如果說日本人死得冤枉，那麼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島上的父兄，在南洋戰場上又是扮演著何等荒謬的角色？他們死傷得多麼不甘心！日本天皇的獻花對他們有何意義？還有像臺東山胞李光輝那樣的「逃兵」，在叢林裏過著最原始的生活，經數十年才被發現，重返文明世界。賠償金又能賠償什麼？

這真是一個文明的世界嗎？殺人的武器製作得更精良、殺傷力更強了。中東的戰火方興未艾。有誰聽見那些士兵臨死前最後的吶喊？抑或是無語問蒼天——？

（原載於71年7月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一點點的心

一點點的心把我帶回這個以為永別了的城市——紐約。

「再見」是非常奇妙的名詞，一生中不知要覆述多少遍。分別時說再見，強調的却是再次的聚合，透露人世間牽扯不斷的網絡關係。離開時思潮澎湃過，淚眼婆娑過，再見面時別有一番滋味。

尚未剝落的記憶融入現實的紐約街景，人車匆忙閃逝。林肯中心歌劇院透明玻璃窗內，依舊輝煌著夏格爾充滿夢幻色彩與情調的大壁畫。往對街林肯廣場戲院的看板一望，「點心，一點點的心」(Dim Sin: A Little Bit of Heart) 掛在那裏。再見紐約，再見王穎導演的片子在首輪藝術戲院上演是一大驚喜。

王穎是個有心人，這可以從他兩年多前拍攝的低成本影片「尋人記」(Chan is Missing) 看出。美國華人社會第一次這麼真實地在銀幕上呈現。這以前，華人在

政治夾縫中的徬徨，在次文化中的日常生活點滴，從來不構成美國劇情片的主題。王穎的「尋人記」幸運地得到紐約名影評人的識拔，當時在美國四十五個城市的戲院獲得放映權，賺了錢，再攝製第二部影片「點心」。

說來有點心酸，不論在何處生存，中國人常為環境所限，必須具備刻苦和忍耐的本領。阿Q精神適量的發揮，也能產生相當的成效。「尋人記」最讓美國電影界驚訝的是，它只花費了兩萬兩千多美元。對拍攝記錄片心癢難熬的我，那時候趕緊買了一本電影雜誌——為瞭解王穎如何以低成本攝製這部記錄片風味的劇情片。這位來自香港的年輕導演，先在加州中國城找了一份工作，真實地投入華人社區。再根據他親身的觀察與體驗發展電影劇本；同時建立了各種人際關係，得到許多免費的協助。這不是與人類學田野工作強調的參與觀察不謀而合嗎？這個發現印證了我原來的推想，並佩服王穎肯下這樣的工夫。

影像的東西企圖用純理性分析，往往徒勞無功。我一向直接以心去測度一部影片。片尾字幕消失，幕徐徐拉上時，如果有全然滿足和依依不捨的感覺，我認定它是好片。點心，一點點的心牢牢扣住我的心。

「點心」沒有濃烈的佐料，可是由口入心，滋味無窮。同一天看了另一部描述華埠的影片「龍年」，滲入各種刺激性調味品，也許是刺激過度，演到一半，我

的感官疲憊得昏睡過去。再睜眼，男女主角床戲剛結束，真是抱憾不已。平常一部節奏緩慢、沒有高潮的影片，會使觀眾注意力分散。「點心」或可歸入「淡」「慢」類型，不過看的時候一點沒有滯悶感，我一個鏡頭都沒漏失。戲院內觀眾不時發出會心的笑聲（不是歇斯底里的爆發），和我一樣的入神。

這樣的美感經驗並不陌生，多年前在紐約接觸小津安二郎的影片時就愛不忍釋。後來看了幾部師法小津的影片，包括他的門生拍的「白蘿蔔與紅蘿蔔」（大根人參），都是貌似而神離，表現不出小津影片那麼豐厚質美的精神內涵。我的心的告訴我，「點心」達到了小津的高遠境界。

有人因為「點心」帶有小津的「日本味」而減少對它的喜愛。我想，如果小津不是日本人，也許中國朋友不會覺得與小津影片神似有什麼不對勁。其實，它的片名就標明不是西餐或日本料理，而是中國味的廣式點心。

「點心」一語雙關，它是一點點食物，也是一點點心。這部影片從稀鬆平常的飲食起居、打掃應對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洋溢著中國文化特有的口味與人情味。小津的影片正是如此，藉著家庭人物日常生活的細節顯現日本文化的神貌。小津片中常出現一對父女，「點心」的主軸則是一對住在中國城相依為命的母女和一位叔叔。飾演母女的聽說在現實生活中就是母女，王穎編劇便是根據這個女兒

的構想。

攝影機沈穩地捕捉鏡頭——窗簾輕飄，繡花鞋並立，波光水影晃盪，人物自在移動、悠然地對話。每一片斷都是一小碟精緻可口的點心。對白精簡，淡淡幾句却有豐富的意含。譬如：

——母親與叔叔坐在室外捧著餐廳帶回的麵盒邊吃邊聊。叔叔說：「女孩即使離開中國城，中國城不會真正離開她。」

——母親要女兒把蛋糕端出去給麻將桌上的女伴吃，女兒斷定他們會問：「什麼時候吃妳的喜酒？」果不出所料。

——叔叔接到生日禮物時發現：「這不是我送出去的那瓶洋酒？怎麼又轉回來了？」

——女兒為母親準備公民口試：「誰是美國第一任總統？」母親茫然以對。

——「中國男孩如何？」女兒朋友問。「dead woods (死板)！」

——「嫁給我怎樣？」叔叔問。母親不答。她相信算命的話，今年會死，死前要返鄉一趟告別。

——叔叔躺在床上感嘆地說：「現在吃不到蝦醬鴨了！吃不到鴨雲吞了！吃不到魚翅湯了！」

——女兒為母親梳頭、拉棉被，一句話沒說，情意無限。她有男朋友却不急著出嫁，全爲了母親，特別要在母親的「最後一年」伴隨她。

——母親由中國老家返回美國住所的那一天，女兒嘗試包粽子：「看多了就學會了。」

——母親欣然轉向女兒：「六十年一輪迴，我又遇到算命的，他說我不會死。」淚珠從女兒眼中流到帶笑的唇角，是全片的句點。

從編導精挑細揀的這些日常瑣事中，觀眾品嚐著中國文化。中國倫理親情不需刻意雕琢便自然呈現。不少中國傳統的美味「點心」，在八十年代的美國華人社會失去了，但還有一些隨著習俗傳下來。片子裏白光低沈的歌聲一度響起：「花落水流，春去無踪，祇剩下遍地醉人東風……」

以單純的形式讓一個民族文化的「心」點滴流露，確是小津首創的。王穎取用了這個樸實無華的坯，燒出中國味的陶器，自有其獨特的藝術地位。

只要有一點點堅持的心，就可以走上嚮往的路。王穎的「尋人記」，當年這樣鼓舞著我。這一點點的心，把我帶回紐約。

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連著四晚燈火通明。人潮湧向售票口，魚貫進場。「瑪格麗特·米德紀錄影片展」已經舉行第九屆了，主辦單位從世界各地數百部有關社會

文化的紀錄片中挑出了四十四部，公開展示。「神祖之靈歸來」這部我回臺灣以後拍攝的克難紀錄片，被安排在第一晚宗教部門的首場展出。

三年前在紐約僅修過一學期共兩門電影製作的課程。回臺灣決定拍部紀錄片，真有點不知天高地厚。第一回到排灣族舉起老式上發條攝影機手都在發抖，實在只有一點點信心，深怕底片沖洗出來是見不得人的怪物。最難堪的是只有一點點的錢。王穎的「尋人記」也是用十六釐米拍攝的，後來才放大成三十五釐米。他的用片率是五比一（每拍五呎選用一呎）。紀錄片公認要耗費較多的底片，但限於經費，我們的片子是三比一。全片三十五分鐘只花了臺幣二十萬左右（約五千金）！

如果論技術與畫面品質，這部影片絕對無法和影展入選的其他紀錄片相比，却受到主辦單位的垂青。這片子我在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盡了力，但距離理想還遠。

看完「點心」，我那一點點的心更加堅定。真正的美與價值存在於那些看來尋常的人事物中，值得投入畢生心力把其中精義挖掘出來。

紐約，再見了。燈火起處，再見臺北。

（原載於74年11月「張老師月刊」）

合與分之間

不是合也不是分，是合也是分

撥雲見月，好一個朦朧的月啊！

香港和九龍清清楚楚讓海水分隔成兩片陸地。水面之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有條隧道把兩地緊密連成一氣。我坐在渡輪上瀏覽風光，腦中思索著這些天的際遇以及分合之間暗藏的玄機。

台北有位十幾歲的小妹妹據說「天眼」開了，有天在我沒防備下猛地抓起我的手看相。

「胡姐姐，妳這次去香港要小心，去之前千萬打通電話給我。」

我辜負了她為我「消災解厄」的好意。如果陷入那樣吉凶的思考模式裏，我

最好是立在原地不思不動，否則難保不出事。

果真「出事」了。在參加香港舉行的「現代化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的第二天，主辦人拿了份中共的報紙給我看，上面赫然出現我和一位北京來的女士在開幕茶會中交談的鏡頭，成為海峽兩岸學者「相聚甚歡」重點新聞的旁證。

對於發佈新聞的人來說，照片中出現的人是張三或李四並不重要；只要一個來自臺灣，一個來自中國大陸，臉上帶著笑，目的就達成了。

對於香港人來說，這個學術會議也不重要。「中國家庭及其變遷」的主題絲毫沒有吸引力，所有的記者著了魔般圍繞著兩位與會者——費孝通與雷潔瓊，因為他們是中共起草關係香港命運的基本法的委員。

對於我呢？這個會議有什麼意義？

曾經，非常想見費孝通，當面請益。在我心智成長的過程中，受到費先生早年「鄉土中國」、「鄉土重建」、「江村經濟」等著作強有力的激盪。他是我心目中最傑出的一位中國人類學家，不但在經驗層面作深入的挖掘，而且在理論層面力求提昇。他的文章有血、有肉、有骨架，呈現出一名知識份子的學術熱忱與鄉土關懷。

多方面的訊息告訴我，四人幫倒台以後復出的費先生政治味比學術味濃厚，

也因此沖淡了我想見他的念頭。

世間事就這麼妙，他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感到有點不可思議。已經過了偶像崇拜的年齡，但對於一個文字影響過我的人的實體，我是充滿了好奇。

歲月是什麼？照片裏面見到的費先生是清癯的書生。變了，變太多了。圓腫的臉，稀疏的髮，高凸的腹，多麼無奈！記者的鎂光燈一閃再閃地攝取這個重要人物的形貌，他輕描淡寫地談著「基本法」，聖誕老人似地安撫著香港人的心。

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中斷了這麼多年，沒有人寄望費先生提出什麼新論。他的「三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以及「九訪江村」，還是大陸與會者所提論文中最值得一看的，雖然遠不及他當年的功力。

確實很難得，這次會議集合了香港、臺灣、大陸及美、日、新加坡等地華裔學者，以及美國教授，共同談「中國家庭」問題。由於費先生輩份和年齡最大，會中「費老」、「費老」地把他叫得儼然成為大家長。不是我特別敏感，漸漸地「大家長」試圖擴展他的權威，也引起與會者的不安，中國家庭「合」與「分」的矛盾於是展現，和政治情結交錯在一起，構成精彩的一幕戲。

費先生的周圍總是有些畢恭畢敬的人伴著，我看著好玩，沒有興趣插一腳。那天會議中我對大陸學者發表的婦女就業率發生疑問，會後他們拉住我談婦女現

況，因此來到費先生邊上。費先生對我說：「問題問得很好，我並不贊成像這樣不明就裡地搞統計數字。」我向他請教大陸上房屋繼承的情形，以瞭解分家是否仍牽涉到分財產。他的思路清晰，語氣却是教誨式的，聽訓的人大都點頭如搗蒜。

「歡迎妳來北京看看。」他說。

「時機還不到。」我答道。

「快了！香港的情勢不是一下子就很清楚了嗎？」

「臺灣和香港不同，是很複雜的問題。」

「什麼事情不複雜？」他有些不悅，自然不願意聽我再講下去。我感受到一股壓力，呼吸不順暢起來。

那天主辦單位擺設的晚宴上，費先生的一席話讓更多的人坐立難安。他說，香港學術水準不高是因為受到殖民政府的統治，今後中國要把香港建立為世界學術的中心。他還說，他邀請臺灣學者隨時到大陸看看，而他也希望到臺灣訪問。

為什麼要在學術會議的場合講這麼膨脹的話？晚餐後他邀請臺灣學者「談談」，我們拒絕了。一位美國學者說：「也許費只是想和你們像一家人一樣聊聊。」我反問：「難道香港以及旅居美、日等地的華裔學者就不是一家人嗎？為什麼要請他們離開？」

這也許可用費先生自己的文字來解釋：

「自家人」可以包羅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親熱的人物；自家人的範圍是因時因地可伸縮的，大到數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鄉土中國，頁二十四）。

國家，國家，中國人真是可以把家的觀念推展到國。我對於中國傳統家庭的體認是，大家長多抱有「合」和「統」的理念，非不得已不肯放權。雖然「分家」也一直是中國家庭終極發展的趨勢，但以往分家多數發生於大家長去世之後。

「中國的傳統家庭理念，在變遷的現實環境中必須有所妥協和修正」，我在宣讀論文時說道。「合與分之間——臺灣農村家庭與工業化」是我這次發表的文章。我觀察臺灣農村家庭的變遷發現：以往家庭分合的界線清晰，不論是有田產還是沒田產的家庭，分家是一次完成的，分灶和分經濟權的同時，也分了財產。但當農村受到工業化衝擊後，只分灶、分收支預算，而不分財產的例子愈來愈多，產生介於合與分之間的家庭。換言之，家庭分合的界線變得曖昧不明瞭。

「合分間家庭」的產生，一方面顯示，做為家長的父親並不甘願在世的時候分家產，仍維持合的理念；另一方面反映出現代社會兒子媳婦尋求經濟獨立，家長權威削弱。舉實例來說，臺灣以都市為中心、內銷為主的工業化第一個階段，把許多年輕人帶離農村，對家長「合」的家庭理念是一大打擊。第二階段外銷導

向的工業化向農村擴散，農村子弟居鄉通勤人數增多，同時在家長「合」的理想支持下，農村小型工業迅速發展，使父子距離拉近，可是並不能挽回分炊分經濟權的趨勢。當兒子媳婦從事非農工作的所得遠超過家中農業收入時，就不樂意完全繳出薪資由父親統籌支配，而是以直接爭取或間接抵制的方式達到相當程度的獨立。

在封建閉塞的傳統中國社會裏，抱持大家長「合」和「統」心態的人想必很多。中國的政治傳統也充斥著「統」的理念，有點辦法的就想「統」別人。掌權國君稱「孤」道「寡」，緊緊抓住權勢，把「民」視為「子」統治。「統合」的意識過度膨脹便不能容忍異己，如果拉攏不過來就要動武以拔除眼中釘。中國政治上從來沒有出現類似英美的聯邦制度，因「聯邦」必須要分的各單位長久安於其位，並同意將某些權力交給中央。「聯邦」的形成是由分到合的過程，中國式的則是由統一走向分裂，分的單位再處心積慮地爭權，以造成統合的局面。

然而，統合的理念在現代崇尚民主的工業化社會裏即使存在也不能不修正。絕對的父權、君權行不通了。我們處於合與分之間是幸也是不幸。如果能明瞭自己的處境，不盲目因襲傳統或附和時髦，便有希望活得更有人尊嚴。

我並沒有喪失對費先生的尊敬。我永遠記得有那樣的清流從我心田流過，有

那樣的明月照亮茫茫暗路。可是，重重雲層遮掩的月偶一露面，却是如此這般的朦朧。

（原載於74年12月「張老師月刊」）

親密的陌生人

二〇〇一年的臺灣，大多數居民仍然在家庭與婚姻的圈子裏打轉，玩那古老的遊戲。雖然愈來愈多的人對家庭與婚姻的價值產生懷疑，並宣稱沒有必要結婚成家，但是「婚姻」與「家庭」觀念根植於潛意識裏，一有機會就溜出來捉弄他們薄弱的意志，擾亂心緒的安寧。

以往「傳宗接代」是結婚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二〇〇一年的新生代則很少提及，因這四個字帶有迂腐的氣息，讓人聯想到死亡與神祖牌。婚姻是什麼？是性也是愛，生殖只是附帶的，他們如此說。如果只是為性、為愛，為什麼要結婚成家？你如果認真地問，一定會讓另一股排山倒海的聲音壓倒：「為什麼不結婚？」「該結婚了！」「怎麼還不結婚？」——結婚吧！不為什麼，只為了消除這惱人的社會壓力。做一個拒絕婚姻的人太困難了，那些反覆追問的人偏偏是最關心你、

接觸最頻繁的人，你沒有辦法在他們的雙唇貼上橡皮膏。要記得中國人的「臉」或「面子」是侵犯不得的。

於是，許多人糊裡糊塗或不心甘情願地結了婚。當然，他們多少相信：結婚即使沒什麼意思也比不結婚好；有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比為結婚而結婚好。在極度重視效率的二〇〇一年，愛情與婚姻都是速成的。「愛情為瞬間爆發的火花，稍一拖延就會熄滅」的想法，取代了「愛情需要慢慢培養，長期考驗」的哲學。男女一接觸，如果有通電的感覺，要不了多久就正式結婚或先行試婚；如果雙方或一方沒有感應，很快就分手，沒有耐性磨時間。真可謂聚也匆匆，散也匆匆。講究實效的愛情觀，使得羅曼蒂克的情感減低，分手時灑脫得很，沒有那麼多眼淚與惆悵。有些人忙碌得把前幾代辛苦爭取來的自由戀愛權視為負擔，最簡單的辦法是委託電腦婚配所包辦一切擇偶事宜。愛情依舊是謎，只是無人費腦筋去解謎。追求永恒愛情者更是鳳毛麟角。

性與愛、靈與肉的二分法已經過時。婚前性行為日益普及。「開放的婚姻」這名詞從國外輸入多年，但很少人瞭解，「最後的處女（男）」却是一聽就開竅。新郎雖然不嚴格要求新娘結婚時是處女，婚後的貞操還是很看重，不容破壞。

結婚以後，近親是不是都變成最親近的家人了？理論上如此，實際不然。二

〇〇一年的家庭由親密的陌生人組成。親密和陌生，不是對立的名詞嗎？為什麼叫做親密的陌生人？

親密的陌生人，是法律、經濟、情感、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有密切關聯的人，但是彼此像陌生人一樣不瞭解、有隔閡。主要原因，是他們無法在過去的價值與未來的期望間取得協調。他們對親人的言行覺得陌生，不能解釋和預測。

二〇〇一年，人們談到家庭和家人時不再執著於父母子女房屋田地分了沒有，或是有沒有住在一起同炊共食的分家概念，只要是曾經生活在一起的親人並經常有往來者都是家人。子女結婚以後即使和父母合住，經濟上多半獨立，與往昔一切聽命大家長的擴展家庭不同。另一方面，已婚子女就算和父母分住也和西方的核心家庭不一樣，只要環境允許便住得很近互通有無。

像這樣的家庭成員，怎麼會是親密的陌生人？前面提過，男女由相識到結婚速度加快，再加上二〇〇一年臺灣島內人口流動更頻繁，使得不同城鄉背景、不同省籍的人通婚比率增高。婚前短暫的交往，男女雙方著重的是共通點，等到婚後才發現彼此的顯著差異，陌生感便油然而生。

過去父系家族，女子嫁入夫家與公婆同住是通則，一般人談到結婚大多用「娶媳婦」這個詞，是從男方父親的觀點出發。二〇〇一年很少聽到「娶媳婦」這詞，

結婚的重點由上一代移到下一代。家庭在多數人觀念裏維持著父系與從父居，實際上已不那麼清楚。娶入嫁出女子的觀念有所修正，婚後受到工作地點、妻子意願、子女照顧等因素的影響，與女方父母住得比較近的例子比比皆是。妻子進入丈夫的家庭是陌生人，丈夫踏入妻家的領域亦是客，都會遇到調適上的困難。男方的父母期望媳婦以夫家為主，孝順公婆；但媳婦受現代教育，對夫家沒有強烈認同感。媳婦如果有工作甚至會把薪水拿回娘家，對於婆婆的話也不完全順從。她在家人眼中是一個若即若離的「親密陌生人」。

同樣地，丈夫要融入妻家並不容易，必須不斷和腦中的舊觀念抗爭。他不但在岳家是「親密的陌生人」，他的作為同時也違反父母的期望，父子間的隔閡加深了。

再推測一下夫妻的關係。中國親屬結構裏，夫妻軸一直屈居於父子軸之下毫不突出。也許正因為以往男女結婚的最重要功能是養兒育女、傳宗接代，夫妻對彼此的期望並不高，因此也沒有很大的失望。二〇〇一年「傳宗接代」的使命感已減退，夫妻把注意力移到對方身上，追尋理想的婚姻伴侶。但他們不能夠明明白白描述理想的妻子或丈夫的類型，以及該具備什麼特質。理想人物是模糊又矛盾的混合體。在現實生活中，做丈夫的愈來愈不瞭解妻子。她好像反覆無常，一

下子積極外出工作，高談男女平權，把薪資都存起來做私房錢，一下子又成天待在家裏學烹飪插花怡情養性。做妻子的也愈來愈不懂丈夫。他工作之餘，不是在外交際應酬就是回家低著頭看書報，和她沒有什麼話可說。婚姻太乏味無聊，製造了兩個「親密的陌生人」。二〇〇一年不是先有「外遇」才發生婚姻的問題，而是先出現滯悶的婚姻關係才有人去尋找「外遇」的刺激。離婚率一直上升，再婚的也很多，因為人們還是相信結婚比不結婚好。

孩子呢？每天在出生。二〇〇一年的父母把性和愛混合，却把生和養分開了。許多孩子生下來後只和父母偶爾見面，平時不是請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帶，就是寄在別人家裏或育幼院。父母真的從小就不親近不瞭解他們的孩子，凡是繁瑣的工作，像換洗尿片、沖牛奶都交給別人辦。上了學以後也是這樣，數學不好送去補數學，國文不好送去補國文，吵鬧的時候打開電視機錄影機讓孩子看……。從一開始就培養二十一世紀的特產——「親密的陌生人」。對待家中年老體衰的父母，自然也是採同一方式，有錢的請專人照顧或送到設備較好的養老院；沒錢的，往公立養老院一放。只要你肯親自照料父母，一定可以登上好人好事的榮譽榜。也有人稱讚「親密的陌生人」，說他們冷冷淡淡地保持親人間的距離。就是最憤怒的時候也不輕易毆打老婆，趕老公出門，或拿雞毛揮抽小孩。二〇〇一年的

確有婚姻和家庭問題，可是親密的陌生人却不認為有什麼嚴重。他們的經濟能力比較好，相信大多數的事情可以用錢解決。

（原載於74年12月29日自立晚報）

青島學生

第一次走進教室的感覺是充滿了聲音和動感。有隻鸚鵡從一個學生的手臂飛到另一個學生的肩頭，把我帶入童話中青島的世界。我所以會接下這門別人已教了上學期標著「文化人類學」的課，完全是基於一種追尋青島般的奇想。我和這二十幾個藝術學院戲劇系第一屆的學生相互驚奇地打量，他們響亮的笑聲、豐富的表情，鼓勵我作新的嘗試。我要和他們玩一場人類學遊戲。

這遊戲要怎麼玩？在課堂上拋擲觀念、刺激思考，讓他們逐漸熟悉遊戲的形式與內容。課堂外，他們投入個人感興趣的某個現象中盡情盡興盡意地遨遊。

閱讀他們期末的遊戲心得報告，是莫大的享受。他們的一些玩法出乎我意料的新鮮，那樣活潑的想像力，是許多受了嚴格學科訓練的學者欠缺的。

譬如，立華對現代人自願用錶把手銬起來感到不解。爲了發掘手錶的祕密，

他先試著幾天不戴錶，觀察自己和別人的反應。他體會出，在工業化的社會裏人對外界的依賴程度加大，藉著手錶來服從社會要求的規律。而鐘錶的「刻度」、「劃分」、「統一」的理性思考方式，也侵入我們的認知層次。他懷疑戴錶的人大多數時候看錶是爲了得知相對時間以計畫下一件事，而非得知絕對時間。他在等候公車的人羣中作測驗，詢問剛看過錶的人時間，而對方往往要再看一次手錶才能回答。人們遇到涉及時間因素的事，已養成在錶面上作思考的習慣。

鴻亞喜歡寫日記，他報告別致地寫在一本日記簿上。他探索的主題，是人們爲何寫、如何寫日記。他訪問一些熟識的朋友，發現他們都怕日記被人看到，有的妥善保存起來，有的把日記撕毀或燒掉，有的因最親近的人不能「佔有」他的日記而惱怒，使他不安而停寫。鴻亞收集的細密個案資料令人驚覺到寫日記這樣的儀式行爲背後有很深的意義。每個人在人前表露的「我」都不是完全的「我」；「真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壓抑，要藉別的方式發抒出來。有一部分「我」是不適於公開的，而鴻亞在這本日記報告中選擇性地披露了幾則他自己的日記，我已經不是在讀報告，而是在讀「人」了。

克新探究「愛情時空」的靈感，來自他和一個韓國女孩的戀愛經驗。二人交往的時空，由分隔到重疊產生調適與衝突，這涉及了文化背景與價值觀等因素。

他在藝術學院四個系的同學中作小規模訪談與歸納，其結果相當有趣。譬如，戲劇系的樣本顯示男女約會的時間間隔約二、三天，接觸時間較長而密切，戀情進展的速度快慢不一，呈現極度「閃動」，戀愛維持的時間，短期的居多數；音樂系約會大致間隔一星期，相聚時間較短，雙方平均交往半年後才有親近感覺，戀愛維持時間較久給人極安全的感覺。空間方面，戲劇系無特別尷尬的相處空間，不限定在什麼地方較適意，半數以上認為婚前「可以」發生性行為；音樂系要在熟悉的環境中約會才感覺適意，見到熟人會緊張，婚前性行為壓倒性地不贊成。果其然乎？原因值得進一步追索。

雪枝交來的是近三十份相當感性的「第一次戀情」檔案與分析。她這回「玩」得很樂也很苦。原先是想發掘「第一次分手」的戀愛經驗，結果害幾位受訪的女工流淚，不得不修改訪談主題與技巧，也在無意中觸及了人類學田野工作最纖細敏感的一面。雪枝在田野日記中寫著：「我才知道我在做一件很殘忍的事，在挖別人結了痂的傷口……我愛聽故事，尤愛悲劇，但這不是故事而是事實啊！」據她小樣本的統計，第一次戀愛大都發生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戀愛的失敗，對多數人有從輕微到嚴重的不良影響。雪枝還別出心裁地請幾位同學到她家中，在優美音樂陪襯下錄了一卷敘述各人戀情的錄音帶，我感

謝他們讓我分享這樣的經驗。

「卡拉OK店對我而言，一直是陌生而神祕的地點」。那個每次上課穿不同服裝的趙璋，爲了揭開卡拉OK店的神祕，參與觀察了五家「私人型」以及「同樂型」、「東洋味」以及「西洋味」的卡拉OK店，然後作了這樣的結論：「人們到卡拉OK店去唱歌，並不是純粹爲唱歌，而是想在一個忘記他的地方尋找一些失去的非理性，或者說在一個非理性的社會中尋找遺失的自我」。愛唱民歌主持過音樂節目的學理，也對卡拉OK伴唱機在八十年代以後的流行趨勢感興趣，想一探人們圍著卡拉OK唱出現代的里巷歌謠的究竟，並探討八〇年代，這項日本產物所以能打入臺灣社會爲餐飲業及大眾普遍接受的原因。他們的報告，激起了我到卡拉OK店高歌一曲的慾望。

培能和秀玲對學校搬進的新環境蘆洲發生好奇。培能在一個村子裏租屋居住，常在榕樹下一家麵店吃飯，耳聞目睹了不少生活劇，因此開始探尋村中公眾聊天集會場所演變的情形。他發現，村口的三角街口從日據時代的春米店、光復後的雜貨店到今日的麵店，一直是村民意見交會的中心。怎麼沒有村廟呢？培能調皮地在村民中挑起建廟的話題，收集各種反應，發現當地沒有建廟的經濟與「風水」條件。秀玲見到小型工廠遍佈四周，不分假日與晝夜傳出嘈雜聲，她想知道

那些工廠在做什麼，為什麼沒人管噪音與排出的污水？她就這樣勇氣十足地進入一家家工廠，設法排除別人的疑慮，改進刻板問問題的方式，因為「我是利用別人上班時間作訪問，是在打擾別人……要讓別人接受自己，給他們工作中一個小小的驚喜與刺激」。她發現這些「地下」小工廠的老闆三分之二是蘆洲本地人，將原來的農村披上工業的外衣。但是小工廠不上軌道，沒有應變的能力；員工多來自中南部及本地，僅有在臺北大都會工作之名而無其實。嬌小柔美的秀玲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去關心周圍環境，特別令我驚喜。她還借用訪談經驗創作了一個劇本。

你喜歡唱國歌嗎？世信問。「一個人從三歲上幼稚園到二十三歲，在學校內至少唱了一六二小時八分十秒的國歌，這種生活中的儀式對各個人有何意義？」受訪者多數表示，唱國歌時很難把精神集中在國歌上，腦子胡思亂想或不想，唱國歌只是一天課業開始和結束的表示。有人提出：為什麼到餐廳看秀、聽演唱會不必唱國歌，而看電影就要唱？每天唱國歌沒有感覺，只有在特殊場合（譬如元旦升旗、在海外的集會）才會感動。有三分之二的人不喜歡國歌，原因是聽太多而不耐，以及曲調過於低沈平緩。世信提出的，是我們多數人習焉不察或不敢問的問題。

幼玲對留鬍子的男人很著迷，她選的題目便是「鬍子」。留鬍子對不同階層與

年齡的人有不同的意義。為什麼要把自然生長的東西刮掉？為什麼要留？由鬍子透視個人與社會心理，真是有趣。幼玲走訪了不少留鬍子的人，有許多感想。例如我們社會一般性地排斥鬍子，認為留鬍子「不潔」、「不規矩」、「兇狠野蠻」、「沒精神」，因此在學的年輕人常偷偷留一、兩根以滿足叛逆的幻想；老年人「沒人管了」才任意地留以「樹立權威」；藝術家留鬍子表示「與眾不同」，跳出既有模式追求變化與新奇。另外，鬍子可能是某一類人自我保護的「面具」，讓他們產生信心，增加成熟穩健感，甚至「改運」。

哎呀！舉不完了，還有權富對「養鴿人家」的觀察，把臺灣特殊的賽鴿「遊戲」描述得很生動。「養鴿人對鴿子的愛護與照顧，有如對待子女，像搖錢樹一樣寶貝」，文化與經濟關係的複雜奧妙，從這篇報告可以看出。國書企圖很大，想從「麥當勞」成功登陸臺灣探討速食文化與現代化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關聯性。靖夏從乘坐平快車與特快車的不同感受，串連起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變遷軌跡。德揚在他家附近的乩童廟壇做了二十天的田野調查，因而瞭解到「乩童所要解決的是人世間不易解決的問題，因此百姓需要藉更高層次神明的力量來解決」。旭峯創作了一齣反映空軍眷村祖孫三代關係的獨幕劇。北安描述他參與過的臺北熱門音樂圈，將組成份子分成隨波逐流型、炫耀型與原則型，並感嘆地說，第三類人

有理想但通常不得志又彼此排斥。重民到各系同學租的「家」串門子，觀察他們的居住環境與適應情況。慕義尋訪臺北市的新舊電影院，分析它們的特性與座落區位。貞儀則對近視眼鏡與社會轉型問題感興趣。主香在西門町，程慧在東區進行調查。

麗卿的報告「戲劇系是那些人」，幫助我瞭解這批學生。他們當初放棄大專聯招只報考藝術學院戲劇系，大多是受到「興趣」的驅使。他們在高中時的功課不一定很好，但很活躍有表現慾，理想主義色彩濃，不顧父母的反對，或對大專聯招不滿及沒把握考取。我一向是以「興趣」為前提的人，只要有興趣，可以廢寢忘食，任勞任怨。因此這班學生對了我的胃口，我讓他們從個人興趣出發來玩人類學田野工作的遊戲，這麼短暫的一學期，居然玩出了一點成績。教學相長，他們同時擴展了我的視野。

剛開學時出現的鸚鵡聽說不見了，學期末鸚鵡的主人不知從那裏拖來了一株樹放在教室外的走廊。我想念著那隻鸚鵡，恍惚中見到牠立在樹梢凝望一室青鳥學生。

（原載於74年10月「張老師月刊」）

淘汰邊緣

那天以後，基隆港在記憶裏，除了船啊，海水啊，綿密的雨外，還增添了一層令我悸動不安、揮之不去的陰影。

怎麼會說這樣的話？

是的，就有人說「他們有種的話，為什麼不效法李師科？」妳說，將來如果再發生幾件類似李師科的案子要怎麼辦？等出了事情，好了，都來了，都緊張了，請一些學者名流開會，放馬後炮。李師科還沒有到絕路的時候就做那種事，現在把我們逼上絕路，我雖然不會搶銀行，別人會不會這樣做我不敢保險。我們是將心比心，今天就是總統在旁邊，我也敢這樣講。我要把內心的話講出來，讓妳了解我們的苦衷。

來到飄雨的碼頭，那頓難受的午餐尚未消化。他們每個人的神情是那樣焦灼，落筷那樣遲滯，却不顧勸阻地不斷往我碗裏夾菜。

我們退伍軍人自卑心非常重，好像什麼都不如人，有話放在心裏也說不出來。可是現在威脅到生活，不想辦法不行了。民意代表、輔導會我們都找了，也打電話給省府主管，一下就讓祕書擋掉。妳在學術機關做研究，也許可以為我們反映問題。上面說這是政策，我們怎麼敢不支持？可是，淘汰馬達三輪車之後我們要怎麼生活？開了幾次協調會，年紀輕的可以輔導轉業，但他們說沒法給我們這些五、六十歲的安排工作。我們一個人的生活還好解決，年齡再大時可以申請去榮家。可是家裏小孩還在上小學、中學，要怎麼辦？一部車給三、五萬收繳費，兩個月就用完了，那時找不到工作，去自殺還是去搶銀行？逼上梁山嘛，要死也得死得轟轟烈烈。

碼頭邊停泊著一艘船，幾台馬達三輪車忙碌地進出船艙，把貨物載往倉庫。

車子的確不美觀，黑黑舊舊，發出不悅耳的聲音。車上的人見到我，疲累的顏面擠出笑容。他們辛苦爭取的，是這樣一份單調而且漲退潮時有危險性的工作。

其實用不著政令淘汰，自從光潔龐然的貨櫃車出現，基隆碼頭的馬達三輪車數量銳減，目前只剩下五十部左右，分成數班，輪流在碼頭運送散裝貨物。車主大都是歷經戰亂的退伍軍人，現在他們和車子一樣，都在淘汰邊緣掙扎。

我們的三輪車的確對國家的外貿有過貢獻。經濟最景氣的時候，你說要趕，請碼頭工人搬，幾天幾夜都搬不完，但是我們的車子兩天能裝一千多噸，貨船就可以順利開走了。累是很累，我們曾經七、八天在碼頭上沒睡過覺，一幹幹一、兩萬噸。現在工作量少了，可是每個月平均還可以工作二十天，收入一萬多，家裏大大小小的生活勉強能維持。以後工作量再減少，我們年紀再大，自然會淘汰。那時孩子也大一些，比較放心。我們當年退下來自謀生路，沒拿幾個錢。如今在基隆港區工作十幾二十年，和港務局沒雇主關係，拿不到一元退休金。現在說我們的車子是落後車輛，要淘汰。事實上，碼頭上裝運散裝貨物還是很需要這種車子。妳別看我們的三輪車外形簡陋，却比小貨車載重量高，而且迴旋方便。我們還有意志力，還有力氣工作，不需要別人接濟，政府為什麼要剝奪我們的工作？

淘汰的日期逼近，基隆市府答應為港區工作的馬達三輪車從業人員舉行一次協調會。

協調會前夕，港都夜雨落不停。濕淋石階邊的違建倔強地攀附著山坡，遙望基隆港口和見不著的彼岸。他們的家就散佈在這樣的地區。

我們退伍以後孤家寡人，總希望有個伴侶。中國人都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想法。但是現在想想很後悔，當初如果不結婚，那什麼也沒有，一個人好辦。我們最近心理非常不平衡，一直想到目前、未來。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家小的問題。我家裏有三個孩子，他家裏有五個，有的孩子還抱在手裏。聽起來好笑，想起來很悲哀，真的，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每次協調會他們不管你講什麼，反正要淘汰就是要淘汰。你看上面回覆的公文說「開會討論結果一致同意收購，未見有人堅持不同意。」我們讀書不多，對我們這些人要文字遊戲太沒道理了。在上面的人地位高、視野廣，也許認為我們的想法太狹窄。但是我們看的不一定不對。我們的青春都給了國家，到晚年，我們沒找國家，自力維生已經很厚道了，還要受這種苦。現在不讓我們工作，關係

到生死存亡的問題能提出來嗎？說得不好聽，我們政府官員有時好高騖遠，不考慮實際情形，強硬執行。雖說是我們一小羣人的問題，出了事就是社會問題了。

協調會結束，他們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來，以為事情有了轉機。省警務處的專員表示，淘汰馬達三輪車主要是為了維護市區的交通，只要港務局同意三輪車在港區行駛，可以不收繳。港務局代表說，收繳三輪車本來就是省方的政策，他們是照政策行事，只要省方不收繳又不要求港務局接收這批人員車輛，自然可以讓馬達三輪車照常碼頭工作。

好像沒有問題，怎麼又有問題了呢？因為協調會畢竟是協調會，沒有決策效力。還是在打太極拳，圓圓的，找不到頭，沒有始也沒有終，會議記錄發出就無聲無息了。

沒有答覆，沒有指令，等、等、等……收繳的限期到了。

是啊！我們的牌照都繳了啊！妳知道嗎？昨天差點出事了。有兩、三百個開馬達三輪車的跑到基隆市府把門堵起來，要找市長談判，還出動了警察維持秩序。我們在碼頭工作，沒有去。那些接受輔導轉開小貨車的，也還沒拿到駕照和貸款。

現在就禁止開三輪車，生活要怎麼辦？昨天雖然達成協議暫緩取締，但報上登著「馬達三輪車劫數難逃」。這些天我們都很忙，碼頭方面裝卸貨物實在需要我們。我們不敢多想，能賺一天就賺一天。妳問三輪車繳了怎麼還有車？不瞞妳說，大家都是這樣的，買部破爛不堪的繳上去，向政府拿個三、五萬收購費。否則自己好好一部車子怎麼會只值三、五萬？我們當初買部新的要十幾萬。去年監理所還要我們花不少錢把空氣污染比較嚴重的汽油馬達改成柴油馬達。唉！政府這樣辦事情我們實在很難過，吃虧倒楣的是國家啊！我們用自己的勞力吃飯，不想給國家社會增加麻煩，這種心意他們怎麼不明白呢？

●

基隆濛濛的碼頭呀！三十出頭的好友林君，在一個雨夜被碼頭內急駛的貨櫃車撞死，沒有人會因交通安全的理由禁止貨櫃車行駛。馬達三輪車却不一樣，它們不好看、不現代，因此有礙交通，危害安全。人老了要退休，東西舊了要淘汰，這是生存競爭的定律。可是退而不能休，不能安，就像隨處散置炸藥，輕輕一觸就有爆炸的危險。生於基隆，死於基隆的林君曾說：「我這顆時常敏感的心靈是多麼煩憂，我們此刻是在為後輩造蔭還是造孽？」

那天以後，基隆港除了船啊，海水啊，綿密的雨外，還增添了一層令我悸動不安、揮之不去的陰影。

（原載於74年4月21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劉必稼顯影

這間位於麥當勞上層的總經理辦公室明亮整潔，極具現代感。從大片玻璃窗望出，兩面跨國食品企業的旗幟中間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遠景是向灰濛天空努力伸展的高樓大廈，近景有一盆翠綠的鐵線蕨。我正想過去摸摸葉片以確定真假，一個好高的身影進入畫面。

「妳見到劉必稼？」他坐上總經理座椅問道。

「是的，我這次到花蓮收集資料，在一個農莊裏見到他。劉必稼託我帶兩張近照給你。」

他接過照片，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由於劉必稼的關係，我會見了這位二十年前攝製「劉必稼」紀錄影片轟動臺灣藝文界的導演陳耀圻。

「多少年來不少朋友問我劉必稼怎樣了，我無法回答。時間久了我不想問，



陳耀圻影片中的劉必稼二十年後在農場中現身。

也怕問，擔心他發生不幸。現在好了，知道他安然無恙，非常高興。妳給我他的地址，我要找他。昨天在電話裏聽到劉必稼，我激動得跳上跳下。」

「真想看看劉必稼這部影片，你手邊有拷貝嗎？」我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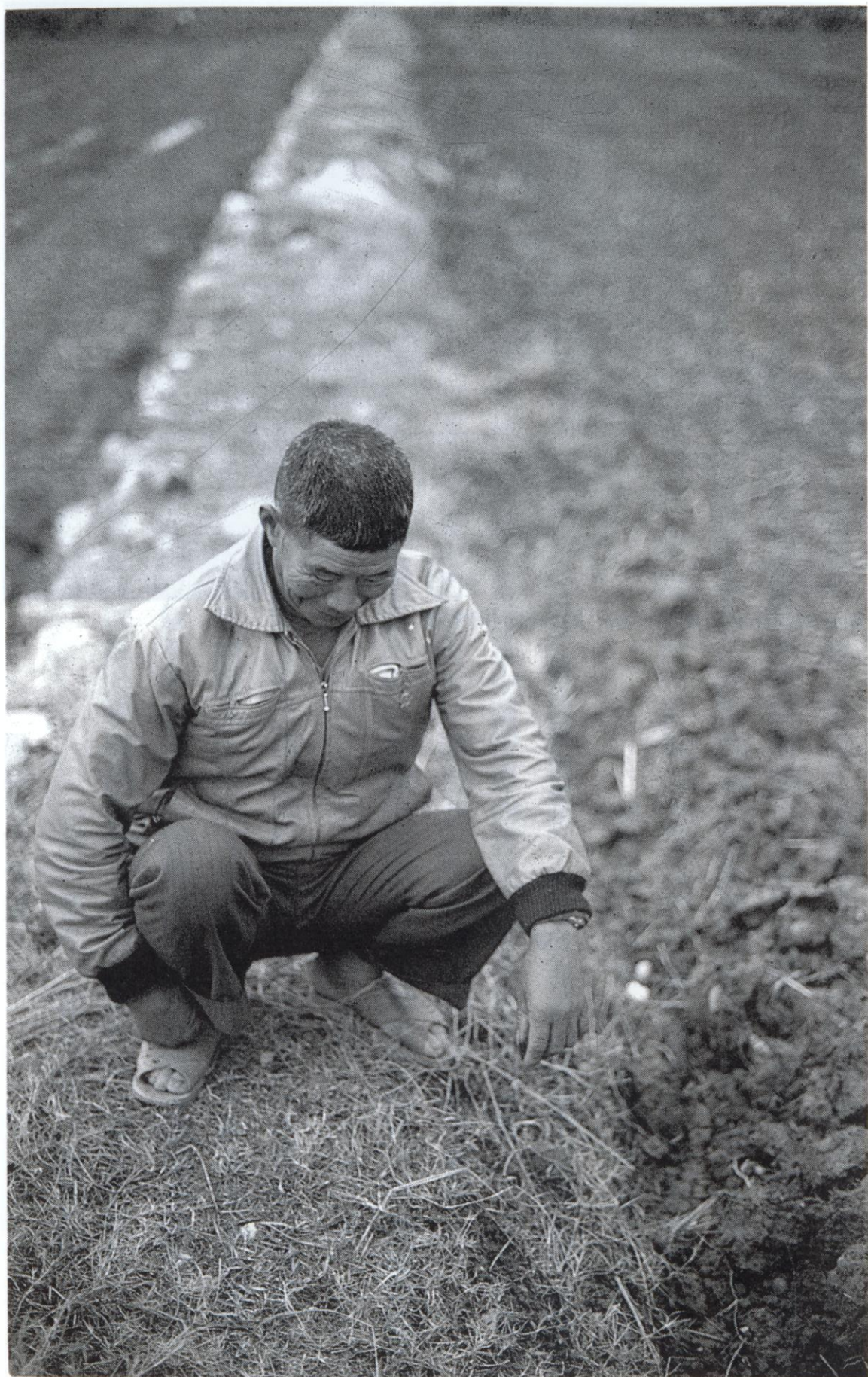
「沒有，過去的東西都扔了。人如果老想過去會活不下去。我現在也沒有準備好回到過去。」

我也是毫無心理準備。朋友知道我有興趣做榮民研究，又醉心於紀錄片的拍攝，就提起陳耀圻早年拍攝的「劉必稼」。劉必稼只是大陸來臺的數十萬老兵中的一個，不刻意找怎麼會碰上？

沒料到「劉必稼」這名字就出現在我打算訪問的這個村落的戶長名冊中。

春節過後，正逢農忙時節。我跑過許多臺灣農村，大都可以看見紅磚農舍，但這近百戶的村落裏找不到。紅色的春聯倒是發揮了功效，把整個村莊烘托得溫馨而有喜氣。遇見人打招呼，什麼口音都有。散在田裏推著耕耘機和插秧機以及垂首播花生、玉米種子的男男女女，在雨愈下愈大時奔回家。

劉必稼住屋緊閉的門終於開了。這是我第三次從他的門前經過，內心有謎底



劉必稼可以作為大多數沈默的、生長於農村的中國人的代表。

「我拍了許多年電影，劉必稼說不定還是最好的一部。這片子，當年使我得到許多讚譽。可是我總是有矛盾的情感，我覺得這部片子如果好是因為劉必稼這個人。是他在過那樣艱苦挑石頭的日子，是他在說話，在面對他的生活，我只是紀錄下來。回到臺北，我的世界和他完全不一樣。這部片子應該是屬於劉必稼而不是我陳耀圻的。」

臺北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真是夠複雜的。坐在我面前的陳耀圻只是初次會面，我已感覺到他的複雜。他曾是中國電影的希望，後來却退出影壇。二十年的歲月也花了他的頭髮。屬虎的，快五十歲囉，而劉必稼已近七十。

「你當初為什麼選擇劉必稼？他看起來是一個沈默寡言的人，一口湖南鄉音又容易懂。」

「那時候在臺灣各處跑，作了好些訪問錄音，最後選定在花蓮豐田開發隊中墾荒的劉必稼。我先試拍他們隊上十來個人，同時錄音，發現劉必稼最自然也愈談愈有味，不像那些話說個不停的人，什麼都浮在表面。劉必稼有古銅色肌膚，壯健有力，我覺得他可以作為大多數沈默的、生長於農村的中國人的代表。」



劉必稼還保存著當年介紹「劉必稼」的報紙。

揭曉前的緊張。

「幹什麼？」他出來了，見到陌生人，面無表情地問道。

「你是不是以前拍過電影的劉必稼？」

「有的，陳耀圻拍的。」這黑黑壯壯的漢子回答。

真奇怪，所有的陌生一下子化解了。我和他都沒有看過劉必稼這部片子，却因這部片子熟稔起來，一聊就聊了三個多鐘頭。

簡直難以相信，陳耀圻怎麼會不把他精心製作的論文片保留一個拷貝？這部據說是臺灣紀錄片史上最早、最出色的影片，竟在臺灣看不到！

也許他只是沒準備好面對過去。

劉必稼在離開家鄉前就是埋首田地的莊稼漢。

——湖南家裏有幾分田。我十三、四歲時爸爸死了，田都是我種，媽媽幫忙，春天種水稻，冬天種麥子。家裏原來有九個孩子，因醫藥不發達，死了七個，只剩下我和一個比我小十歲的弟弟。私塾唸了三、四年，爸爸死後就沒讀了。大陸上有太太，一個女兒，離家時兩歲。

——三十五年，年三十那天晚上媽媽去世，我被抽出來當兵，編入高射炮兵。三十七年開小差想回家，讓人抓回。三十八年隨黃杰部隊到越南富國島，四十二年來臺灣，在高雄休息三天，編入海軍陸戰隊。五十三年，也就是我四十五歲那年，到花蓮開發隊開荒。在開發隊工作兩、三年就可以退伍，否則在部隊上要五十歲才能退下來。

——在豐田挑河床地石頭時，陳耀圻他們來拍片。為什麼選我？因為我力氣最大，挑石頭比賽第一名。陳耀圻來過好多次，那時我訂婚了還沒結婚，陳耀圻不知道，他說要到花蓮為我找個小姐，我們還去花蓮火車站拍電影。

——開發隊在豐田一兩年再轉到光復做堤防。豐田的地很差，都是砂石，很

難耕種，沒有人留在那裏。我五十七年退伍之後來到這農場，共分到八分地。剛來時這裏的地也不好，都是砂，從山上拉土來填。我種的地相當不錯，灌溉便利。不過土地還是國家的，我們只有耕種權。

「必稼」是他父親取的名字吧！從田裏來，經歷戰火，再回到田裏去。

「你不知道劉必稼那時已訂了婚？」我問陳耀圻。

「不知道，我沒有深入挖，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拜訪劉必稼時，他妻子到臺北看女兒還沒回家，我只見到她照片。

「他太太是山人嗎？」陳耀圻問。

「這點我很難確定。他告訴我他太太是閩南人，可是他的鄰居們告訴我是阿美族人。他有意隱瞞嗎？可是，他看起來是多麼誠實的人。」

「這證明劉必稼是人不是神，一個人如果完全說真話，他一定有問題。我想起影片裏面劉必稼報過姓名、年齡、身高體重，然後他說，以我這樣的體重再高兩公分就好了。音帶經過過濾，留下這句話聽起來很特出。劉必稼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希望，如果說一些掩飾的話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同意地點頭。

「你拍劉必稼時是用同步錄音嗎？」我好奇地問。

「沒有，用的是Uher錄音機，攝影部份百分之八十是用手搖的Bell and Howell機器，自己拍攝的。因為是加州大學的論文片，所以配上劉必稼聲音之後再加英語說明。」

堅實老型的戰地攝影機和垂老但仍壯健的劉必稼以及艱困開荒的場景，真是相襯的組合。

「劉必稼有孩子嗎？」

「有，但不是他生的。」

「這是小兒。」劉必稼指著牆上放大相片中一位英姿煥發的年輕人得意地說。劉必稼的妻子前夫去世，嫁給他時已有三女二子，最小的兒子改了他的姓。他們婚後沒再生孩子。

「大兒子不好，為一個女孩自殺了。小兒子來我這裏時還沒唸書。他國中畢業考上中正預校，再唸陸軍官校四年，現在在左營當輔導長，快有三條槓了。」談起兒子劉必稼很開心。

「你是不是要娶媳婦了？」

「有個小姐國中畢業當看護，我兒子看不上，希望她高中畢業，又嫌她家的親戚太多，滿房子都是。」

劉必稼村子裏的一位好友在旁插口說：

「有些小姐嫌他是阿美族不好，父親又是退下來的阿兵哥。」

我咀嚼著他們的話，體會劉必稼愛子之心。他與妻子的出身會影響兒子的幸福嗎？

「兒子娶媳婦你要不要給他準備聘金？」我問道。

「我會給他錢。十幾萬沒關係，幾十萬是不可能的。女兒出嫁的時候男方要給我聘金，我沒收，但我也沒拿錢出來。三個女兒都嫁到臺北，我常常去玩。」

「你娶這個太太有沒有付錢？」

「不要錢，因為她有好多孩子要我負擔。」

我發現這村子三分之二的婚姻，都是像劉必稼這樣寡婦或離婚婦女帶著孩子嫁開發隊退下的老兵。娶妻的同時，也有了傳承姓氏的後代。

陳耀圻的辦公室裏懸掛一幅精心裝裱的童畫，是他女兒的傑作。另外，在他兩個可愛女兒人手一杯可口可樂的合照旁邊，有個熠熠發光的獎座。

「我們公司為觀光局拍攝的影片，獲得去年支加哥工商影片展的銀牌獎，但是被金馬獎評審否決，理由不是說片子品質不好，而是說它不是記錄片。」陳耀圻憤憤不平地說。

看不到「劉必稼」能觀賞陳耀圻策劃製作的「山河錦繡」影片也是好的。他請史惟亮之子環島旅行作曲，交響樂團演奏，然後由編導按樂章節設計畫面，安排在古厝、漁港、山邊作服裝以及現代與山地舞蹈等的演出。全片約半個鐘頭，只有音樂沒有一句旁白，的確是臺灣觀光宣傳片中意念新穎的作品。

「現在年輕人是用cinema vérité（真實電影）的觀念來談記錄片。他們說要為國內記錄片下重藥。我這年齡還要人來下重藥！我花了許多工夫說服觀光局拍這部沒有旁白的影片。音樂、攝影、剪接、風景等都是道道地地臺灣的，並在國際影展得到榮譽，觀光局很高興。」

「這部片子花費多少？攝製時間多久？」

「三百萬，差不多一年完成。」

「劉必稼」無疑是記錄片，「山河錦繡」則引起爭議。「劉必稼」受當時文化知識界褒揚，「山河錦繡」却被評為有創意的宣傳片，可是未能符合記錄片反映現實真相的精神。

「我年輕時受年紀大的排斥，年紀大時受年輕人排斥。」他啜了一口茶，似有無限感觸。

「沒有用的，妳拿去好了。」劉必稼慷慨地說。我嚇了一跳，遲遲不敢接受。「我影印一份再還給你。」

這張發黃的臺灣新生報副刊，日期是民國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整版都在介紹陳耀圻的論文片「劉必稼」及另一部短片「上山」。撰文者有俞大綱、姚一葦、黃仁、董炎良。

「部隊裏一位長官寄報紙給我，我一直放在箱子裏面。」

劉必稼留了二十年「沒有用的」報紙，陳耀圻說他沒有保存。我仔細讀了一遍，在今與昔、理想與現實的夾隙中沈思。

對劉必稼而言，什麼是有用的？

近幾年他利用農作和在外打零工的積蓄，加上補助款共約三十萬增蓋了新房。大廳佈置得清爽舒適，並請師傅看日子設立祖先牌位和土地公像祭拜。房間的門簾以及沙發座墊都是他妻子編織的，有女人的屋子氣氛就是不一樣。臥房內貼了一排裸體女郎艷照——

「買錄音機時送的。」日曆畫片自然有用，收到箱裏可惜。

「剛來臺灣的時候一天到晚想家，現在比較安定好些了。反攻大陸當然想回去看看，如果家鄉沒辦法，還是回臺灣。」

他說妻子是O型，脾氣不是很好，可是對他不錯。他穿的衣服都是太太買的，平常有錢都繳給太太保管。他不抽菸，喜歡喝點酒，妻子也會爲他準備。

屋後做了一個魚池，有花木相伴。裏面養的是可以食用的吳郭魚。

劉必稼真是有他自己的世界，獨特的性情。雖然他和村子裏其他人一樣述說著農業的不景氣，去年的稻作收成很壞，連本都收不回來，但他的語氣神情沒有恨怨。

「兩個人吃飯，生活可以過。」他說。

雨歇止了。我們步出室外走向田地。這一季劉必稼除了自己的田還替別人耕

作。六分地種水稻，花生四分，包穀四分。一畦秧苗爲他的田地亮起新綠。遠山默默，近水悠悠。

「這田能放領給我們就好了。」他的眼溫柔地注視血汗凝聚的土地。

二十年的歲月流去，鏡頭拉近再推遠，劉必稼的身影在暮色中消溶。

（原載於75年3月6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願嫁山地郎

心上人

我爲你頭痛，我爲你感冒，我爲你發高燒
送到屏東仁愛醫院，原來是相思病
想你相思病，愛你愛到老，我的心上人
嗨，心上人，他在笑啊，笑得甜蜜蜜
穿著一件山地衣服，一陣一陣鈴鈴響

沒錯，來到羣巒疊翠的山地了，你忍不住跟著哼唱新鮮有味的流行歌。八成是平地生活過得煩膩了吧，你汲汲於尋求異文化的浪漫刺激。山地，玩個三、五



山上的俊男美女唱起動人的情歌。

天很過癮；定居，你是在說笑吧？遇見山上俊男美女談個戀愛詩情畫意；論及婚嫁，你是不是腦筋有問題？

「我要和什賀結婚。」她認真地說。

什麼？聽到這消息的人都難掩驚訝之色，我也不例外。華決心嫁到山地？她不是爲了寫碩士論文才去山地收集人類學田野資料，怎麼會在學位拿到以後作這樣的決定？曾聽有位美國女人類學者爲收集資料之便嫁給一個部落頭目，可是研究一結束就要求離婚。華居然動了真情！她要嫁給山地人。

你對這件事的好奇心有沒有點燃？坐過來一點，環繞的羣山已爲黑夜吞噬，營火即將升起。華穿著一襲粉紅色的洋裝坐在石階上。婚禮前夕，四野的蟲鳴伴著她講述這段愛情故事。

姻緣

第一次來茂林的時候下著雨，屏東縣政府的陸科長幫我忙，坐文化工作隊的車上來。雨篷遮著，看不見外面。

茂林是魯凱族下三社羣所在地，我研一時參加李先生主持的山地行政評估計劃，接觸到魯凱族，發現魯凱族已斷了十幾年沒人研究了。我對自己期許很大，

論文打算做魯凱族，希望建立某方面的權威。我便在正式田野工作開始前來茂林探測。有位朋友來過茂林，建議我找什賀幫忙，說這個人很熱心。

一大早，他蹲在房門口繫球鞋帶，好清新的感覺。那天我趕著去多納，沒有多談。第二天下來和他聊了一、兩個鐘頭，彼此都很愉快。我記得他倒開水時開玩笑地說：唉呀，希望你下次來的時候有人幫我倒水請你喝。

我覺得他態度很好，很自然，像是樂意付出不計較報償的人。我以前遇到一些田野報導人給我一點幫忙，但期望許多回饋，令我心存戒懼。我判斷什賀不是這樣的人。他的頭腦也很清楚，對於我提出的問題能抓住要點回答。

我告訴他我是基督徒，這是我的田野工作策略之一。他那時還沒被聘爲牧師，是傳道人。我知道教會是山地社會的重要影響因素，我想用基督徒的身份進田野，如果能攏絡到這個人幫忙，會有利於資料收集。

我高二參加教會，大一才受洗。但是後來對教會的人與事有意見，就脫離教會。另外，我想自己去尋找其他生命意義，不太願意接受神是唯一生活意義的觀念。

下三社中，我選擇十七世紀形成部落至今未遷移的多納村，研究魯凱族的貴族制度與演變。什賀爲我介紹多納的一些領導人物，我就在那裏住下。老實說，

剛開始的時候心情比較孤單，有點壯士行，西出陽關的感覺。

半個月之後，我搭一位傳道師的便車離開多納，打算到屏東看場電影輕鬆一下。他有事找什賀，我便跟著去聊天。我和什賀聊得很愉快，彼此很能溝通的感覺。我以研究者的身份和他相處，很坦然。後來，又有一次機會參觀春日鄉一位牧師的聘牧儀式，什賀和我聊到很晚，好像捨不得結束。第二天我回臺北，感覺自己怪怪的，意識到有感情在發展。這是我當初沒想到的，因為我那時已經有個固定男友，在新加坡，等我畢了業過去。

再返茂林，我們聊得更愉快啦！他說和我在一起他變得很聰明，我也覺得跟他實在很投合。當年進臺大就想結識各方豪傑，也和不少男孩交往過，但都沒有像這次溝通得這麼好。

我知道我這個人一向有點理想主義。做論文選擇與階層有關的題目，是因為看到兩篇報導文章，一篇是談山胞雛妓問題，另一篇是農業問題，都涉及階層剝削。我做論文，包括談這個戀愛，是含有相當理想主義色彩。我覺得跟什賀在一起很可以做一些事情。

對人生，我不是追求一種答案，而是追尋一種觀察瞭解人與世界的態度。認識什賀以後，我覺得他提供了一種我很能接受的人生觀、價值觀。我真的被他那



神接受他們，人也接受他們為夫妻了。



這位儀態萬千的魯凱新娘真的是華嗎？

種特質吸引，後來慢慢體會，他的價值觀、人生觀來自他的信仰。我又重新去體會這個信仰，像是上帝透過他把我找了回來。

火光

理想主義、宗教信仰……戀愛故事談到這裏太嚴肅了吧！營火已經耐不住地躍動，讓我們依照魯凱婚俗，圍住新娘，向她的未婚年月告別。

經常出入排灣、魯凱村落，有多次惜別會經驗的蔣，灌了一口啤酒唱道：我從來沒想到過離別的滋味是這樣淒涼……

我說過我不會哭，
在不知不覺中淚成行——

火光煽動著快樂和哀傷的情緒，枯枝在輕笑又似呻吟。我如果不知道婚前的波折，絕不會在華洋溢著笑容的臉上捕捉到一絲辛酸。偶爾，她的眼光注視營火。這堆火和靈骨塔前熊熊燃燒的火有什麼分別？

什賀來臺北迎親，一下國光號車就和華轉往第二殯儀館向華的母親致祭、道別。

這麼不巧，華的母親在她訂婚後第三天突然跌一跤去世了。有的親友猜測華

的母親可能不滿她的婚事，心情不好才會過去。也有人說華與母親犯沖，或認為是男方訂婚時連司機共來了十三人造成的。這些都帶給華心理上極大的壓力。她雖然不信這些，但因為是漢人，難免受影響，有些自責。

華曾經對我說：

我母親原來很反對這件婚事。她雖然知道什賀是好人，可是一直覺得他是山地人，沒錢又沒技術。在她的觀念裏，女兒最好找個有錢有地位可以依恃的人。她問我到底圖什賀那一點。爸媽覺得，我以前男友的條件比什賀好太多了。

我沒有和父母發生言辭上的衝突，在我日常行為表現中沒有退讓的意思。很長一段時間我和什賀約定每晚為這事禱告，希望上帝促成。

他們來求婚的前一天媽媽問我：妳說我們該怎麼辦？我說看你們啦，我不想勉強你們。我父親是山東人，軍隊退伍，在臺灣沒什麼親戚，我請爸媽找幾個老朋友商量。男方來求婚的人，包括鄉長、一位山東籍的鄉民代表和一位國小老師。沒想到爸媽沒什麼阻難，很快就答應了。

訂婚那天媽媽心情相當不錯，只有在我和什賀離家去茂林時她十分激動，還掉眼淚。

直到現在，我還沒辦法除去母親死亡造成的陰影。我們處理婚事戰戰兢兢的，

儘量尊重父親的意思。

什賀他們原希望過年期間結婚，因山地人口外流，年節放假才比較熱鬧。漢人習俗是百日內要結婚，否則得等三年。妹妹結婚不久，媽說過一年內不可以嫁兩個女兒，我們便把婚期延到四月。

魯凱族的習慣是結婚時先在女家熱鬧，新娘接到男家再熱鬧一次，但我們這邊是女方請回門酒。什賀父母打算和他一起來迎親，我父親說路太遠了，而且我們不可能熱鬧，怕他們失望。

殯儀館內一張張紙錢落入爐中。火愈來愈旺，通往另一個時空。

營火映照著一張張年輕的臉，情歌一首首出籠。火一直燒到夜盡天明。

我願意

嵐霧散去，山村教堂內的風琴奏起結婚進行曲。

你一定想見見新郎。這位令華傾心的男子，想必有白馬王子的俊姿吧！

我只能說他容貌端正、態度誠懇。但是皮膚偏黑，身材中等，不是令女人一見傾心的類型。

他說：「妳想知道什麼儘管問，生活本來就很真實自然。」

他還告訴我，剛見到華時只當她是個活潑的女學生，雖然自稱是基督徒，可是並不覺得她很有信仰。沒料到，現在好像比他還積極。

這件婚事，他的父母和親戚開始也激烈反對。他們家在萬山屬於貴族頭目系統。頭目家的男子如果與平民結婚是很失顏面的事，而且子女的身份會降為平民。現在雖然沒這麼嚴格，但繼承家屋家名的長男還是一定要遵守。什賀是次子，但是他表現傑出很受父母看重。他母親哭著對他說：老二，你一定要找頭目，你不是有好幾個女朋友是頭目家的嗎？

他說動一些親戚幫他開導母親，告訴她華是平地人不分貴族、平民階級，不必管她是不是頭目。母親慢慢想通了。

什賀非常體諒華父母的心境。他說他瞭解華的父母，因他是山地人並且神學院畢業沒正式學位而反對他們交往。他接受對方反對的事實，然後努力讓他們認識他，改變對他的成見。

在悠揚的樂聲中，一身白紗禮服的華由父親帶領走在前面，什賀由父親陪伴在後，雙雙穿過花葉結紮的拱形廊道，步上教堂內的紅氈。

我沉醉於小教堂裏村人齊聚一堂的溫馨氣氛，牧師的冗長致詞反而沒聽進幾句。彩帶纏住頭頂的吊扇啞啞作響，燭光搖曳，講臺前還有一顆鮮紅的心形裝飾。

「我願意——」，「我願意——」，神接受他們了，人也接受他們爲夫妻了。真好看哪！那些穿著黑底黃圖案魯凱服飾的年輕男女。他們撥動吉他唱出美妙的詩歌。等唱到「你儂我儂」時，調子更爲輕柔舒緩。

教堂外，金色陽光遍灑茂林村的小街小巷。

蛻變

眾人都等待著，等待婚禮掀起另一個高潮。

華和什賀正在蛻變。

褪除西服的什賀，搖身一變爲魯凱頭目的打扮。黑底綴著黃綠色人頭及蛇紋珠飾的短衫外披條白貝肩帶；頭飾正中嵌了一圈虎豹牙，再插兩根鷹羽，立即有飛揚之姿。

這位儀態萬千的魯凱族新娘，真的是華嗎？白紗禮服相形之下太單調了。華依照一套她非常喜愛的古式禮服，訂製了墨綠底繡著白花的連身袍裙，胸前是黃色亮麗的肩飾，並掛著幾串琉璃珠鍊。頭飾有三層，最頂端包條紅絨布，外圍一串祝福早生貴子的檳榔，還有一圈花環。她將被迎入什賀家的所在地——萬山村。

萬山村口的歡迎行列相當壯觀，禮車就在歌舞聲中滑入。啊！兩個年輕人分

別把新娘和伴娘揩起來了。幾位歌聲嘹亮的男士領頭，新娘和伴娘浮在人羣之上，遊行隊伍快速地步下長長的石階。接近男家時，什賀抱起華衝向門口。等一等，新娘得用雙手觸摸一把家傳寶刀才能入門。什賀的母親蹲跪親吻華的手，再掀去她頭上的紅巾。

女家這次沒有收聘禮，但門外還是象徵性地展示兩個陶罐、琉璃珠飾、圓貝肩帶……還有一條被。

「今後他們夫妻生活，新郎單身時的被子要收起來了。」圍觀來賓聽到這解釋哄然大笑。

我身旁的幾位魯凱婦女認爲，這婚禮算是相當隆重。由於男方是頭目身份，而華的學歷很高，他們尊重她，把她視爲頭目。

聽說老人家商量爲華娶一個頭目的名字，這樣在稱呼上溶入魯凱的階層社會裏，更容易接納她爲魯凱媳婦。

宴席設在國小籃球場。華與什賀容光煥發地走到麥克風前合唱一曲娛賓，歌聲與舞聲伴著一道道菜源源不斷。

入夜了，歌舞更加熱烈，鄰近的男女青年盛裝赴會。新娘、新郎一直隨舞圈轉，華的父親、弟妹也應邀共舞。

什賀說早上他母親流淚了，是感激與欣慰的淚。她說沒有出什麼力，竟可以看到這樣的場面，很滿足了。

華在婚禮過程中沒有流淚，當地人感覺是唯一的缺憾。魯凱新娘很少不哭泣的。

「昨天，華姐姐沒有哭。我們這裏的小姐即使是嫁給自己最喜歡的，還是會難過。一想到以前不少追求者對她那麼好，結婚後身份不同，再見面時和以前態

流淚

原來這舞會有相親的味道。未婚的女孩耳旁垂著銀飾吸引男孩的注意。跳到後來，男孩會插到他看上的女孩身邊。年紀大的蹲坐在舞圈外，暗暗注意自己孩子屬意的對象是誰。

清晨三、四點他們盡興而歸。萬山只剩下一片蟲鳴。

四步舞誰不會跳？可是我們這些臺北來的女賓受到糾正：女子跳舞上身要儘量挺直不動，保持端莊肅穆。

我跳一下就不敢跳了，因身旁的魯凱女孩建議我換位置：「你個子高把我比矮了。」



接近男家時，什賀抱起華衝向門口。



新娘被揹在背上需上身挺直，等於是跪在那裡。

度完全不一樣了。想著想著會傷心的哭起來，有的哭得聲音都沙啞了。」

也許是魯凱族未婚男女交往的形式太美太浪漫，結婚對象的選定却太嚴格、太遵從傳統階級觀念，因而特許女孩子婚禮前到以往經常在她家歌唱聊天表示愛意的男友家哭別，抒解內心的哀痛與惆悵。

「普通情況下，新娘在晚上的舞會中一定會哭。她會扶靠在過去男友肩上邊跳邊哭訴。大概是說：今生和你沒緣，下輩子如果有緣再嫁給你。或者說你雖找過我但無心娶我，現在我嫁給別人，我知道你心裏很難過，可是我比你更難過。她的哭聲讓人聽了很心酸。」尚待字閨中的蓮花閃著迷人的大眼說道。她是晚會的主唱者之一。

淑美是華的伴娘，從頭到尾觀察著華的表現。

「我們魯凱新娘很不好做。大家都說華姐姐昨天表現得不錯。譬如說，那個好幾層的頭飾非常重，一個晚上跳下來不頭昏腦脹才怪。我們戴一、兩個小時就受不了，拿掉一層。華姐姐一直戴著。老人家說山上長大的受不了，都市長大的却不吭一聲，我們很佩服華姐姐。」

還有，被揹在背上也不好受。女孩要上身挺直，等於是跪在那裏，腳好酸喔！華姐姐努力做好，可是背有一點駝。」

回望

老天！昨天一天華是怎麼熬過來的？是什麼力量使她帶笑撐到最後一刻？

茂林滿溢著都市中難得一聞的草葉芳香。賓客散去，石階清冷。我不是十分安心地回望這寧靜的山村。

華就這樣留下當牧師娘了？

理想遇到現實，會不會變成空想？

茂林村內她是第一個平地嫁入的新娘，另有十來個外省籍退役軍人娶魯凱女子定居當地。

什賀的心在茂林。他小學四年級時接觸基督教，畢業時本有機會免費保送中學，但父親不贊成。他先在外面做了許多年勞力工作，當完兵決定讀神學院，共唸了十年。取得牧師資格後決心回鄉奉獻。

目前，茂林青年大都在國中或高中畢業以後進入平地工廠做技術性不高的工作。華與什賀如果有孩子，必定遭遇比平地小孩困難的求學環境。

什賀的理想是擴建教會，蓋兩層樓，一層禮拜，一層做教室與圖書室，可以輔導青少年課業。他說：

「教會在山地社會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無論在價值觀還是生活方面。譬如說我們這個地方酗酒很厲害，感謝上帝，許多人信主後這現象減少了。這個工作雖然辛苦，但我滿喜歡的，有實實在在做事的充實感。」

華願意協助什賀，最好還能找份教書工作並繼續人類學研究。假使生了孩子，她覺得至少可以在山地唸小學。

回望再望，茂林在視線中遠去。我輕輕哼起：

「我為你頭痛、我為你感冒、我為你發高燒……」

（原載於74年5月26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後記：華與什賀的婚禮距今已一年。華現在參與屏東山地園區的籌備工作。謹以此文為他們的結婚週年與即將出世的寶寶祝賀。

《附錄》

虛懷若谷的善意

王桂花

——訪人類學者胡台麗

原本，一個幸福順遂的生命，要去體察另一些截然不同的生命，就不是件易事；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的人類學者胡台麗，却本著人類學的基本信念——參與及觀察，細膩地關照處於不同文化的人。

胡台麗有副高挑的身材，削得短短的頭髮，加上怡人的笑意，予人輕鬆、自在的感覺。望著身著牛仔褲、平底涼鞋的她，不難想像她在《媳婦入門》一書中描述自己在做田野研究時，與村婦們一塊兒在溝邊洗衣、田中插秧的模樣。是怎樣的生活磨練，使她輕易卸下學者的矜持，全然融入這種懸異的文化中？又是怎樣的心意，使她欣然接納不同層面的人們呢？

「其實，人的問題一直最令我困擾，每當我以為是這樣的，外面的世界却總

是告訴我並不是這樣。」循著這次訪談的主題，胡台麗談起她的經驗和看法。

在家裏，胡台麗是長女，從小求學便很順利，因此家人也對她予厚望。而在學校裏她更是一位乖巧可愛、深得人緣的學生。在她純淨的心靈裏，一直認為世界上每個人都是好人，直到九歲那年。在她過九歲生日時，興高采烈地邀請許多小朋友來家裏玩，並央媽媽為她準備很多好吃的東西，她期待每一個小朋友都會來。結果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出席，她感到很失望，也很難過。為什麼他們不來呢？我對他們都很好啊？年幼的胡台麗發現，自己的期待和別人是這麼不一樣，於是，她第一次開始對「別人也和我一樣」的觀念產生質疑。

她又憶起發生在大學的另一樁事。和多數大學生一樣，胡台麗也有社團活動的經驗。有一次參加慈幼社辦的活動之後，碰到一位同學。對方對她說：「妳怎麼會去做那種假慈悲的事？妳以為把愛心施捨給別人，等到不想參加時又任意把愛心收回，會帶給別人更多快樂嗎？」原本愛心洋溢的她，忽兒被澆了盆冷水，愣住了。她不明白，想為人服務的心意何以被扭曲至此？不過，這種嚴苛的提醒讓胡台麗重新思索當初參與社團的動機是什麼，當她想清楚後，反倒更坦然地參與活動。

「我相信人之所以會產生挫折和打擊，一定是自己缺乏某些東西，而那些東

西又是很重要的。每當處在逆境時，我總是極力想把那些打擊轉化為正面的助力，讓自己更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走，怎樣去擴大思考層面。」

基於這種喜好向逆境挑戰的個性，她認為每件事情的背後必有因果關係。就在她不斷地問「為什麼」、不斷地挖掘事象的因果時，她深深地喜歡上人類學。臺大歷史系畢業後，她便赴紐約市立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

在嚴謹的學習歷程中，胡台麗接觸更多「人」的問題、「人」的文化，也更看清人是複雜的。每一次田野研究，也正是她深切反省自身的機會，逐漸形成了對自己、對人的信念。

唸高中的時候，胡台麗曾讀過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1903—1950) 所寫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書的大意是描寫一羣飽受壓迫的動物，為了反抗人類的統治起而革命。革命成功後，動物們要自行管理農場，便推選一隻豬為新的領導者，大家以為恐怖悲慘的夢魘已渺然遠逝，美好遠景即將展現眼前。誰知道，豬的統治方式愈來愈接近人類的統治方式，不但住進人的屋子、睡人的床鋪，最後甚至握著皮鞭，立起後腿學人走路的模樣。

作者用許多動物表現不同的人性，每個角色都很鮮活，而胡台麗獨獨對其中一隻著墨不多的驢子留下深刻印象。這隻驢子自始至終參與著故事中每一個情

節、每一個變革，却一直保持著冷靜的頭腦，不會為追求理想而喪失理性，也不會為悲慘現實而痛不欲生，牠只是默默地參與著，靜靜地觀察著。

這隻驢子讓胡台麗過目不忘的原因，正是人類學所強調的參與和觀察。「當一個人融入一個環境中，既要有參與者的狂熱，又要有觀察者的冷靜，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我很喜歡這隻驢子的『冷眼靜觀』，也喜歡扮演這一種角色。」

但是，除了冷眼靜觀之外，驢子並沒有為整個故事情節出太多力氣，在「動物農莊」中也看不出牠影響了任何人或任何事，牠的想法是：「不論怎麼努力，結果都是一樣的。」難道胡台麗也持著相同的悲觀、消極嗎？

「我欣賞牠的『冷眼靜觀』，但現在的我，更希望自己是個『冷眼熱心』的人，為一些可爭取、可改變的事情努力。」在胡台麗的眼中，世上並沒有那麼多的「不可能」，每當面對別人認為不可能時，她總要想盡辦法使它變成可能。她堅信：若要不被挫折打敗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克服挫折。而在她的生命歷程裏，也的確因著這樣的信念征服了許多不可能；每征服成功一次，便增加一分力量，也更促使她在日後面對困難時，以這種方法去處理。

就以去年計畫拍攝排灣族五年祭的紀錄片來說罷！拍攝一部這樣的人類學紀錄片，一直是胡台麗的心願，當她把這個構想告訴友人時，並未得到太多的附和，

原因是：沒有任何電影公司或電視公司願意資助，也得不到有關單位的支持；況且連攝影人員、攝影器材都毫無著落，怎麼完成呢？此外，也有人對胡台麗的能力表示懷疑，在紐約時，她只修過一門有關電影的課程，也只和別的同學合拍一部三分鐘的影片，這樣的經歷足以拍攝長達半小時以上的紀錄片嗎？

「不可能」的預測從四周響起，而她就偏不信這個邪，繼續推動這件事。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最後還是把民族學研究所裏那部二十多年前的老攝影機請了出來，經過一番清理，再向朋友借來鏡頭，總算讓事情的進展有了點眉目。就在此時，幾位朋友也都伸出援手，終於促成了這部紀錄片的完成。當片子拍成後，得到了同僚及友人的回饋，也得到排灣族山地朋友的熱烈反應，胡台麗深深感受到：當初的堅持是有價值的。

為什麼她要這麼堅持自己的看法？倘若胡台麗願意在困境重重的境遇下和現實環境妥協，又何需日夜奔波，為一部影片承擔如許的壓力和掙扎呢？是好強？是叛逆？還是尋求突破、創新？

「和西方社會比起來，我們的社會顯得保守了些，不能很快地接受創新的事物，有時反倒希望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做聽話的乖寶寶。但我覺得很多事情需要我們去爭取、去突破，否則便只有屈服於現況，承受著『不可能』的後果。」然而，

胡台麗是個不甘心告訴自己：「算了！爭什麼呢？現實就是如此」的人，在尚未為一件事努力之前，她不會認為是不可能的。

縱然，這番話語是如此豪氣萬千，她却仍以她那慣有的笑顏輕柔道出，非但不讓人乍感突兀，反而心生傾羨，這個女子的內心世界原是這麼坦闊雄偉。

人類學家最需接近的便是人羣，然而每個研究主題和對象都相當迥異，一會兒工廠、一會兒農村、一會兒是山地。我們每個人都馱負著自己一生的經歷和文化習性，如何拋下原有的一切，重新接納另一羣人、另一種文化呢？

「人的事情常帶給我很多困惑，而人類學讓我懂得如何從多個角度來分析問題，以心平氣和與諒解的心去思考，讓我將整個人世重新做一次排列組合，包括我自己。」

基本上，胡台麗相信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個人也都是可以被了解的，只是有些時候，人們會畫地自限，把自己拘限在某一種生活圈子裏；事實上，她也很不願意別人把她畫定在某一個圈子內。

「時常我不願拿出自己的名片，怕別人一旦發現我的身分以後，便以他們對那個圈子的刻板印象來待我，相處起來便不自然了。雖然每個人多少都可歸於某一種生活圈，而這個圈子也會把人塑造成某一類型的人；倘若自己也認定自己只

屬於這個圈子的話，便很難突破自己，更不能了解生活在不同層面的人們了。」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到六十七年初，胡台麗曾在臺中南屯劉厝庄做田野調查，為了實際體會鄉間生活，並收集農村社會變遷的資料，她遷入了一個位於中臺灣、只有一百多戶人家的小村落，透過溝邊洗衣、騎車買菜、觀摩學習家事和農事、參與婚喪祭拜活動、日常閒聊、正式訪談等方式，她結識了村中每一戶婦女，也被接納為她們的一分子。在一年多的觀察中，胡台麗探索農村從過往到今日的生活軌跡，發現這小小的農村社會在近二、三十年來，經歷了顯著而深刻的改變，多篇真切而具體的報告於焉產生。

當她遠赴新幾內亞、斯里藍卡、泰國等地旅遊時，她也能很快地卸下學者的矜持，任自己肆情縱意地進入當地的文化裏，向那兒的人們學習所不懂的事情。雖然每次和陌生人接觸時，心中仍免不了些許衝突，但她總是有決心地克服了這些。

「人生有許多可能性，每個人也同樣有許多可能性。我喜歡對自己做這樣的考驗——每當遇到和自己不同圈圈的人時，我要看看自己究竟可以放鬆到什麼程度，緊張到什麼程度，用什麼方法、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去縮短自己與別人之間的距離，這些都是一種考驗，也是一種藝術。」

就在向自己挑戰的過程中，胡台麗的胸襟逐漸寬闊了，她不斷修正自己的想法，並思考以前為何會做那種錯誤的判斷、之後為何又有這樣的修正、自己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別人又怎樣想自己。一遍一遍地纖膩反省，胡台麗為自己勾勒出愈發鮮明的自我形象。那麼她對於別人又是怎麼個想法呢？

「我的確接觸了不少人，愈接觸愈覺得沒有不能交往的人。」胡台麗的想法是，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沒有令她特別崇拜的人；世人也沒有全然一無可取的人，因此她也不覺得要去輕視誰。她只是平等地、很自然地、很放鬆地和別人交往。這後面是怎樣的理念在支持著呢？

「基本上，我是從性善的觀點來看人性，假設『每個人都是可了解的』。我相信人都是有良知良能，一分善意的付出，當可獲得一分善意的回報；縱使得不到善意的回報，也不至於是惡意的對待。」她相信人都是可以被了解的，人也是可好可壞的，因為具有相當大的可塑性。而使人變好或變壞的關鍵，常在於人與人的溝通上。有時候一個表情，對不同文化或不同背景的人代表不同的意義，很可能會造成誤解。胡台麗認為，只要自己夠誠懇、夠坦白，以對方能夠了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善意，就可避免溝通上的挫折了。每個人對萬事萬物的了解是有限的，要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需要經驗和知識的累積，才不至和陌生人或陌生的文化

有太大的差距。

雖然，胡台麗也深知「人性本善」的觀點，往往讓她把人性看得過分天真、過分單純，她却寧願在天地萬物之間保有這分善意。人與人之間的瞭解本屬不易，若再放進更多的複雜，豈不造成更大的阻隔？就像每一次做田野研究時，一開始抱著某種假設或成見前往，往往和後來的研究結果有著很大的出入。每遇這種狀況，胡台麗便靜心地和自己溝通，洗滌內心的成見，重拾虛懷若谷的心境去親近外界的人和事。

潛心於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十多年，胡台麗所希冀的也不外是幫助人們了解另外一羣人，縮短人與人之間的鴻溝，讓每個人的善意在人世間流動著、交融著！

（原載於74年2月「張老師月刊」）

性與死 / 胡台麗著. --初版. --臺北市：張
老師，民82
面； 公分. --（文化顯影系列；13）
ISBN 957-693-075-8（平裝）

1.巴布亞新幾內亞—社會生活與風俗

536.36

82002132

〈文化顯影〉系列 13

性與死

作 者／胡台麗
攝 影／胡台麗等
執行編輯／溫敏麗
美術設計／葉文苓

發行人／劉安屯
總編輯／王桂花
出版者／張老師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三一號
郵撥帳號：0113368—8張老師月刊雜誌社
電話：(02)7130281 傳真：(02)7131267

排 版／天翼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長城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印／中華民國82年5月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586號

定 價／220元

I S B N／957-693-075-8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